

西風

第五期
正月號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本期要目

- | | |
|------------|-------------|
| 姚穎：關於外人 | 李心永：性變奇談 |
| 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 | 謝士非：個性與職業 |
| 黃嘉德：蕭伯納情書 | 府炳麟：甘地與山額夫人 |
| 羅一山：女職員戀史 | 金安人：西班牙內戰慘景 |
| 默然：文明國的酷刑 | 胡悲：海底歷險記 |
| 史丁：割腦妙技 | 黃嘉音：粉筆生涯 |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西風之刊報及 風創以各報之判

林語堂西風發刊詞節錄——「四風」與世人相見在「宇宙風」之後，而發端在「宇宙風」之前。我每讀四
洋什誌文章，而感其取材之豐富，文體之活潑，與範圍之廣大，皆足為吾國什誌楷模。又同讀我國什誌，而嘆其
取材之單調，文體之刻板，及範圍之拘束，因每憤而有起辦「四風」之志。所憤者何？一、憤吾國文人與書本太接
近，與人生太疏遠……二、憤文人之架子十足……三、憤文字成為讀書階級之專技。然非另辦什誌，專譯西洋什
誌文字，不足以見中西什誌文字與內容相差之巨，而為將來中國什誌開一蹊徑。

各報對西風創刊號的介紹及批評——本期「四風」充溢精華流暢的趣味文章，題材必能吸引大批中國青
年的注意。與一般中國小冊式的什誌對比起來，此新刊物之內容豐富多矣。「四風」編排醒目，選載西方第一流
藝術家之漫畫，尤為特色。「四風」取材豐富，文體活潑，範圍廣大，為中國什誌開一新紀元。——大誌報。

昨天收到黃氏昆仲編輯的「四風」月刊，翻看一遍，正是我個人所需要的一種什誌，其中最好的文章當數「父
親的後悔」，「鐵肺的故事」等篇。「四風」出世，能夠「不厭而走」，自然很好。雖然只銷五本，也無損於它的價值
。——立報「官林」級純君。

給予讀者一個好讀物。……這一期「四風」的內容，是使人相當滿意的，我們讀來有如讀「Living Age」或
「Reader's Digest」的感覺，覺得其材料選擇的豐富得當。其中像：「洋鬼子眼中的中國人」，「父親的後悔」，「星
球旅行」，「女教員做人難」，「破壞罷工的機關」等，都是有趣味的好文章。我們被空洞不着邊際議論的一般什誌
纏得頭痛久矣，得此冊，真是喜不自勝。……本期的文字中，有好幾篇是「特寫」，如「罪犯與微塵」，如「醫院探
疾犯」，如「汽車賊」，讀來都叫人如身歷其境，津津有味。「四風」還有一個長處，所載各文的譯筆，都極流暢明
白，一向怕看那等奧妙費解的翻譯的，儘可放心。——華美晚報副刊，達君書報介紹。

訂閱本刊 四大利益

- (一) 定價廉 本刊月出一冊，定價國幣二角，預定全年，祇收二元，半年一元。
- (二) 發書早 本刊於每月月初出版，定戶概於出版前四天發書。
- (三) 材料富 本刊為各西洋雜誌之精英總匯。訂閱本刊，等於訂閱大量西洋書報。
- (四) 長篇好 本刊按期連載林語堂英譯浮生六記及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訂閱本刊，可以同時閱讀兩本名貴譯作。

談風

廿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出版
幽默半月刊第五期內容

半月志異

編者輯

談鋒

悼黃郛
打！打！
緘默為妙！
今昔
嗚呼英雄

憲 渾 黎 力 吉

古槐夢遇

俞平伯

通訊

綏遠戰中之南京
請看今日之華北
紀念魯迅先生者

萃 等 鄭庭椿 一 凡

无定室詩

海 戈

長篇

尋心 (創作)
工犯日記 (生活記錄)

老 向 許欽文

幽默散文

懶的辯護

林憾廬

到上海去

謝冰瑩

賞桂記

施蟄存

論臭皮匠 (偷寫章)

渾 介

胡適之與鄒韜奮

關西文

章太炎先生軼事

周 劭

捉放曹小記 (月旦菁華)

曹聚仁

卡 握手言歡

荆 森

吞 以壯市容
徵捐修路

華君武

每冊大洋一角全年二元半年一元
宇宙風社總經理代定

西風

第五期
第六年一月一日

冷眼旁觀

揉核桃的中國人

靈魂的按摩術

未來的世界

美術家的預言

雨絲風片

花花絮絮點點滴滴

專 篇

關於外人

談首都的外國人

凌 霜

(五四四)

夢 谷

(五四八)

編者輯

(五五二)

姚 穎

(五五四)

科學·自然

性變奇談

雄女人與雌男子

剖腦妙技

醫學界的新奇蹟

心理·教育

個性與職業

成功秘訣

記憶力訓練法

人定勝天

長篇連載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蕭伯納情書

兩個天才藝人的紙上談愛

李心永

(五五七)

史 丁

(五六五)

謝士非

(五六九)

凌 霜

(五七七)

沈 復著
林語堂譯

(五八二)

黃嘉德

(五八八)

婦女·家庭

女職員戀史……………羅一山

給家主婦的警告……………(五九七)

日本新娘的自白……………洪 鵠

西洋化的東洋女子……………(六〇三)

人物·思想

甘地與山額夫人談話……………府炳麟

印度聖雄的節制生育談……………(六一二)

科學家林白……………吳志鵬

飛到實驗室裏去的英雄……………(六二二)

遊記·冒險

海底歷險記……………胡 悲

龍王宮的奇觀……………(六二六)

土人殺鱷記……………田望中

馴鱷奇術……………(六三三)

軍備·戰爭

西班牙內戰慘景……………金安人

可怖的殘殺……………(六三七)

防毒面具……………王潛庵

願大家戴起面具來……………(六四三)

社會·暴露

文明國的酷刑……………默 然

野蠻的文明國人……………(六四七)

捉殺人犯……………許以牧

偵緝隊絕技……………(六五三)

保險騙子……………歐麗沙

保險公司的敵人……………(六五八)

文藝雜感

給未來的小說家……………陸 茜

大地作者的忠告……………(六六三)

西書精華

粉筆生涯……………黃嘉音

落後教育區的慘淡經營……………(六六七)

珍文趣層·名人雋語·筆花·

西洋漫畫選·補白



冷眼旁觀

揉核桃的中國人

凌霜

——Ernest Cordes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柏林柏林人日報——

如果你曾在中國渡過夏天的生活，你便知道北平炎熱乾燥的氣候給人一種甚麼感覺；寒暑表在蔭處升到一百度，黃塵蔽天，走起路來免不了汗流浹背。

在這麼一個熱天的晚間，近九點鐘的時分，天氣漸轉涼爽，太陽像一個血紅的大火球，在西山背後墜下去，我正在北平的城牆上散步。站在那邊所看見的城市景象，真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那平直和簡單的線條所構成的均稱而調和的背景，與暗綠、金黃和琉

璃藍的屋頂，組合而成一幅偉大而美麗的圖畫，使人一見永不能忘。這種景象使夏夜下的中國故都的夢境氛圍氣，更爲濃厚。

迎面有一個中國老人慢慢地踱過來。他一定是個高尙的紳士：他的灰色的長衫是用質地優良的山東綢做的，穿在脚上的是一對發亮的黑綢拖鞋。他那剃得光滑的頭，在太陽的餘輝中看來好像是銅做的。今日中國人的理髮樣式是剃光頭，這大概是要和從

前的辮子成個顯着的對比吧。

他好整以暇地踱着步，時或夢眼惺忪地望一望城中的景色。在他那種恬靜的自尊、威嚴和優越的態度中，他看來幾乎是一個超人。我斜倚在矮樹後的城堞上，使他看不見我。當他走過去時，我看見他把雙手放在背後，一手拿着兩顆黑而圓的東西，不斷用手指把它們又輕又慢地搬弄着，使它們一前一後地旋轉着。我突然記得有人曾對我說，這種玩意兒有一個更深奧的意義；不可抵抗的好奇心驅迫我去探索此中的奧妙。

我由矮樹後走出來，靜悄悄地跟着那個老人家走了幾分鐘；我乘他還沒注意到我的時候，把他的玩具細細觀察一下。那是兩顆很光滑的核桃，顏色褐到有點變紅。那在緩慢的旋律中轉動着的手指，似乎很親愛地撫摩着它們。核桃的外殼是凹凸不平的，因此

雙方的摩擦動作發出一種輕微的聲響，好像牙齒在咀嚼食物似的。

那個老人家終於發覺後邊有人跟着，連忙轉過身來。我向他微笑着，寒暄幾句，又讚美北平夜景之美。他的沉默而冷淡的態度漸漸消失了，臉上露出一陣微笑。「您的北平話說得多好！您一定在中國住得很久吧？」我答道，「不錯，我已經在中國住了許多年，在這裏住得越久越愛它。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像北平這麼好的地方。」

他這時已是笑容滿面；他那闊大的黃臉跟象牙一樣光滑。中國人不必天天刮鬍子，他們的鬍鬚長得很慢。頂多是在嘴邊長出幾根鬍毛來，看那樣子似乎不像真正的鬍鬚，而像蝴蝶的觸角。

我覺得這是向高尚的中國紳士發問的適當時候了。我鼓起全部的勇氣，開口說：「先生，您手裏玩的

是甚麼東西？」

他伸出手來，把手裏那兩顆核桃給我看。「這是普通的核桃，跟我們平常吃的一樣，不過外殼比較圓滑吧了。這兩顆恰巧是很古老的核桃。我的高祖活着的時候，就開始玩它們了。這種玩意兒是中國人一個很古的習慣。古到甚麼時候，我倒不能告訴你，可是一定有千年以上了。您也許曾在中國古畫裏看見這種核桃。它們是越舊越寶貴的。……不過它們須完好沒有一點毛病才行。爲達到此種目的起見，我們得天天拿起它們來撫摩玩耍。我們身上發散出來的氣息，浸透着它們的整體，它們終於充滿着我們的生命了。時光一天一天地流過去，它們不知不覺地變成我們的一部分，我們再也不願意跟它們分離。爲了這個緣故，要買到一對真正的舊核桃是最難不過的事。你曉得我們是迷信的民族，中國人如果失掉或弄壞這麼一

顆核桃，便以爲是兇兆。擺在古董舖裏出賣的舊核桃不是真的，而是仿製出來騙外國遊客的。當然，如果你運氣好的話，你偶而也可以買到一對真的。可是你得一花一筆錢啦；它們是跟真珠一樣貴的。……」

「請您告訴我：人家爲甚麼玩這種東西呢？」

這位東方的紳士露着玄妙莫測的微笑說：「我的朋友，一個人如果沒有做過這玩意兒，便不容易懂得其中的奧妙。這玩意兒有培養靈魂的功能。不錯，有培養靈魂的功能。」他一邊重復着說，一邊用手指着額部，好像靈魂的祕密便是藏在那裏似的。「這種揉核桃的有韻律而遲慢的動作，使一個人的精神感到鬆弛和舒適。當我精疲力竭，煩悶不樂時，當憂慮的念頭使我不能得所需的休息時，我總拿起這對核桃來。您瞧，我是這樣揉它們的：很輕地，很溫和地，很慢地，全神貫注在這兩顆核桃上，把一切俗務拋到九霄雲外

去；這樣地揉着，度過許多鐘頭。開頭您覺得手掌中有一種輕微的刺激。接着這感覺漸漸爬上您的臂膀，伸展到全身，最後您覺得您的腦經好像給女人柔嫩的手撫摩着似的。使您煩惱的事情一椿椿地消失了，您的身心沉浸在一種無限暢快的感覺中。您感到一種跟浴後一樣的輕鬆舒服。這揉核桃的玩意兒真是一種靈魂按摩術啊……」

那中國人很有禮貌地向我鞠一鞠躬，然後向城門那一方面走開去。我站立了一會，凝望着他，一直到他的影兒在地平線上消失，他的雙手依然放在背後，纖長的手指把核桃輕輕地轉動着，撫摩着。他又在繼續其按摩靈魂的工作了。

失却熱誠的人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破產者。除了熱誠之外，讓他失掉其餘的一切，他總會挨過重上成功之途的。——H. W. Arnold

嘉言集

蕭伯納有一次在演講的時候說：「恐怕你們不常想吧。在一年中想兩三次的人已經不多，我因每星期想一兩次而名聞天下了。」

每個人應該有一個頗大的墳地，把他的朋友們的錯誤埋在裏邊。——Henry Ward Beecher

英國電影明星克萊夫勃洛克自作墓誌：「恕我不站起來。」

舊金山某咖啡館中的告白：「我們曉得你的支票是好的，可是我們不信任銀行。」

好萊塢最近流行的請帖上註明：「祇准持券者與一夫人入場。」

很明顯地，他想成墳地中最富的人。

世上無所謂閒話，話講起來往往是最忙的。

他沒有一個仇敵——可是他的朋友都恨他。

美國滑稽明星 Eddie Cantor

一位好萊塢女明星請取護照，局中人問她結婚了沒有，她說：「偶然也結過婚。」

男人往往追逐女人一直追到她捕到他。



未來的世界

夢谷

本文係美國著名實用美術家 Norman Bel Geddes 五年前所作，用以預測一九四〇年的世界，原文刊載美國婦女家庭雜誌，篇名『十年後』。此篇雖屬遊戲文章，可是言之成理，而且有一部份目前已成事實。因譯登『西風』——譯者註

以下這些預言到那時將成爲陳腐的話，那時將有雙層街道，分成慢車的路和特別快車的路。

每個屋頂上都有一座花園。
飛機可以垂直昇降。城市中心整片整塊的地，將

用作建築飛機庫之用，屋頂便是飛機場。
各處的房子都要有平屋頂。
每層樓都要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露台。
爲要叫露台不至於遮掉樓下的光線起見，就是
小房子，樓上一層也要建得比樓下一層更凹進些，和

今日的摩天樓一樣。

工作室是在房子的前部；起居室在後部。

所有的房間都有避聲的設備。

建築房屋的鋼鐵將由另外一種合金代替，這種合金祇有一半重量，可是有同樣的載重力。

年紅燈管將代替白熱電燈。

窗門不必開，可是紫外光却可照射進來。

一切居屋都用人工的方法更換空氣；濾清的空氣，將由一個總廠供給，依季候而定冷熱。

由光電池支配的機器設備，將開門，送菜，把杯盤

污衣移到屋中的適當地點去。

一種用收音機與打字機湊成的機器將把打字

員淘汰。

課程與演講將以電

個鄉村分站去。

全國注目的隆重典禮，可以在舉行時用電視播送出去。

電氣將代替蒸氣開火車。

飛機速率每分鐘可達六英里。

一種數量極少而能發出強大力量的燃料，將取汽油而代之。

汽車的機器與導油器將合而為一，放在汽車的後部。

每星期工作四天，每天六小時。

女人的衣服將比現在的短；過後不久女人的衣服將比現在的長；過後不久，女人的衣服又將比現在的短；接着，女人的衣服又將比現在的長。

男人的衣服是合理的，舒適的，而且將時受批評。

種種綜合的料子在織布時將成為羊毛與棉花的補充物。

實用的東西將和我們

一樣美麗。

音樂與樂器將全部革命，把今日的全音分成十六份，以代今日的半音，因此增加了無量數的資料。

雨水將以科學的方法控制。

五穀將以科學的人工方法助長。

世界的文藝傑作每本一角錢便可買到。

紙將由另一種原料代替，不必靠樹木的遲緩生長去產生。

海底與星球空間的探險，將使氣候預測非常準確。

人類將利用海潮的力量。

那時還有殘酷，還有異教不相容的事。那時還有慷慨與不自私的事。那時還有工作者與遊手好閒者。

換句話說，那時候還是有男人與女人。

西風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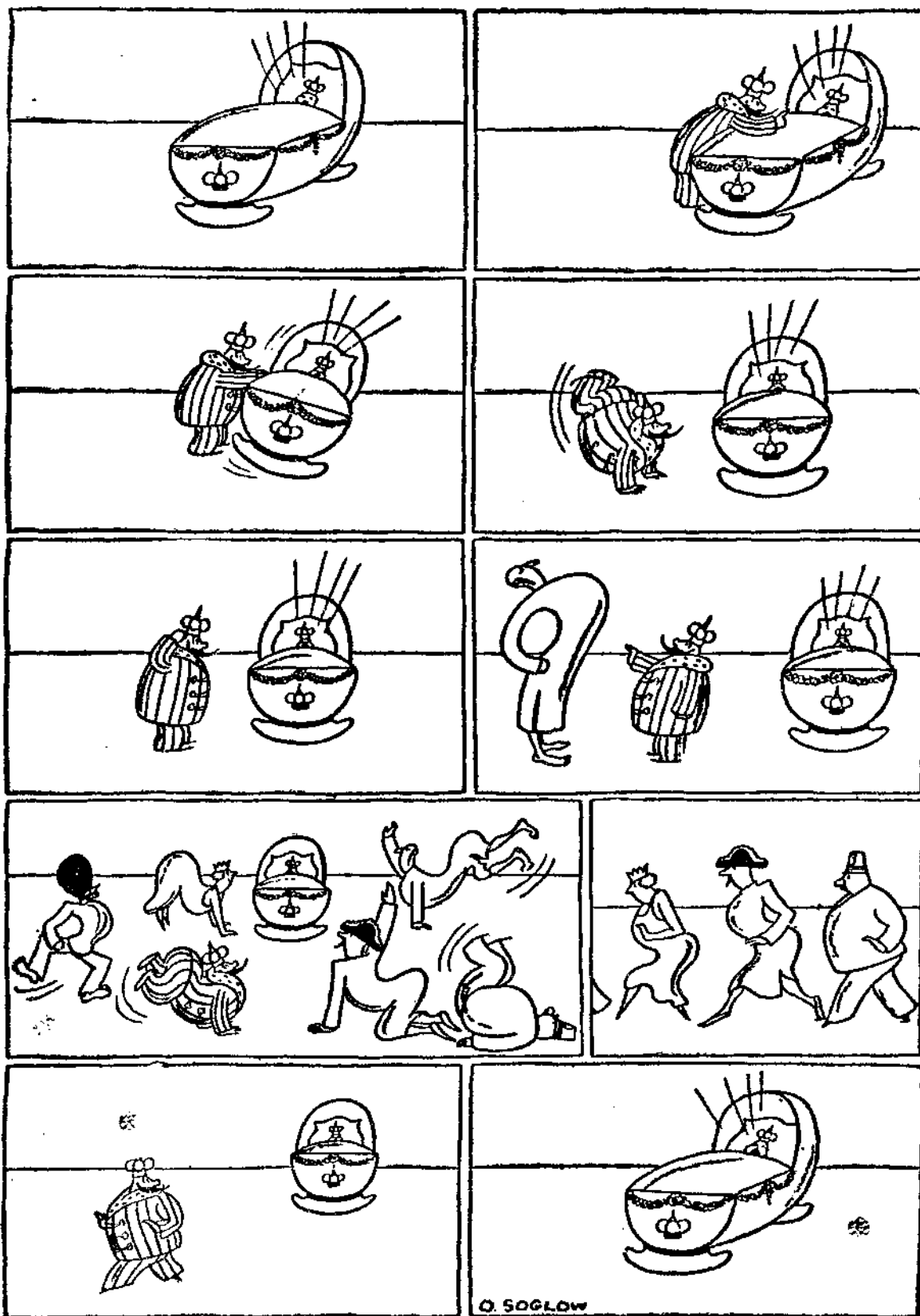
徵稿啟事

本刊以譯述西洋雜誌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提倡有思想有情感有個性有趣味的通俗文章為宗旨，內容分專篇，科學·自然·心理·教育·婦女·家庭·傳記·史話·遊記·探險·軍備·戰爭·社會·暴露·政治·經濟·藝術·文學·電影·戲劇·娛樂諸部門，另闢冷眼旁觀，雨絲風片，西洋幽默，書評，西書精華，筆花，名人雋語，漫畫，插圖，木刻等欄。凡與本刊性質相合之稿件，只要文筆清雋流麗，無論創作翻譯，均所歡迎。謹請海內外文友，多賜佳作。

西風月刊編輯部啟

徒勞無功

轉載紐約客



絲 雨 輯者編

○巴黎廿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路透社電，謂「衆議院今日開會，其擁擠景象，實所罕觀。各議員辯論至形激烈，卒乃通過信任政府案。今日所辯論者，爲內長薩朗格羅在歐戰從戎之舊事，蓋據某報載稱，薩氏在歐戰中實爲臨陣脫逃之懦夫。嗣由政府派澈查委員會證明此說虛妄。當某議員宣佈薩氏在歐戰前爲反對整飭軍備之革命黨時，四座大起喧嘩。於是總理白倫乃登演說壇，右黨議員作譏刺之呼聲曰：獲大勝利者將發言矣！左黨議員聞之大忿，擁至右黨議員席，擊登几案，揮以老拳。一時有議員五十人扭成一團，雙方實行毆鬥，拳打足踢，秩序大亂。議長不得已宣布中止會議。議員受擊自腫者，比比皆是；且有多人，胛骨受傷，須加裏治。」云。在二十世紀文明國堂堂政府議院中，諸位紳士大人先生，竟會出演此種全武行滑稽劇，可謂漪歎盛哉；吾固知我們貴國過去那些議員之打架藝術，不能專美於前也。

○西班牙內戰越鬧越兇，叛軍與政府軍舉行首都瑪德里之爭奪戰，雙方已至短兵相接時期。兩軍除用燃燒彈

互相轟擊外，政府軍更異想天開，命城中居民預備沸水，以爲攻擊敵人之用。西班牙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確是名符其實矣！

○瑪德里廿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路透社電，謂「著名門牛家貝浦現任國民軍軍官，日者在伐里拉將軍司令部塔上觀夜戰之際，言曰：「吾輩正如昔日尼羅王觀維馬大火，此言甚確切，蓋瑪德里城中各處火燄燭天，飛機擲下火傘數百具，悠悠下降，以便利轟炸機擇其目標。」」得意之狀，溢於言表。試問炸死燒死的是同胞，其互相煎有何神氣？

○日內瓦廿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國民社電，謂「據國聯一九三六年軍備年鑑統計，世界各國對於軍火戰艦及飛機等軍用品的費用較前更大。一九三五年全世界軍備費用總額，爲五十四萬萬美元，一九三四年爲四十九萬萬美元，一九一三年則僅二十五萬萬美元」云。國聯舉行軍縮會議，結果原來如此。

○瑪德里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哈瓦斯社電，略謂叛

風 片 輯者編

軍飛機於最近二十四小時內，襲擊瑪德堡三次，轟炸斃命者達百人，受傷者約三百人。又曰，「聞叛軍中本國籍駕駛員，均不願在京城上空擲彈，故從事轟炸者乃係德意兩國駕駛員云。」這也難怪，因為凡有一點天良及國家觀念者，誰願兄弟鬩牆，自相殘殺乎？

○廿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報載，前敦海約潛艇條款規定「戰爭人道化」云。夫戰爭而又人道化，根本何必戰爭；以戰爭而提倡人道，誰又不曾提倡？

○德意兩國政府聲明對於西班牙叛軍，並未予以物質上之援助，惟對於叛軍封鎖西班牙港口一舉，將予以「精神上之贊助」云。可見我中華之精神文明業已西漸，可喜可喜。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立報刊載一段消息，謂族京美人純蘭夫人（P.D. Twinn）近已得內政部許可，改入華籍。據她說改籍理由有三：（一）基於上帝博愛至理；（二）東方人精神生活遠高於西方肉慾及物質生活；（三）對外國在華享受治外法權及特殊權益

的一種反抗。盼其他各國外人亦改入華籍云云。假如世界各國外人，全數改入華籍，西風決定改名東風。

○柏林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哈瓦斯社電謂「關於諾貝爾和平獎金委員會，以上屆和平獎金贈予德國和平主義著名作家奧西埃資基一事，官方頃發表公報，內稱「奧西埃資基係一著名叛徒，曾於一九三一年以叛逆罪判處拘役十八個月。諾貝爾和平獎金委員會此舉，實係侮辱新德國之行為，跡近挑釁，是可忍，孰不可忍。」德國政府不久即當有所公佈，明白予以答覆」云云。按月前芬蘭某報曾竭力倡議此項和平獎金應贈予「現世最大政治家及人類史上最大政治家之一之希特勒」（參閱西風第三期本欄），結果竟未成功，實在可惜；當時提議若成事實，必可省掉今日這場糾紛無疑。

○但澤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電，謂「但澤國社黨領袖孚斯脫，今日在烟草業工會發表演說，自稱將以但澤獻給希特勒元首，作為耶穌聖誕節禮物；至於自由市反對派各黨，則當儘速肅清」云。如此慷慨，可謂難得。



在南京的外國人，最容易遇到的，是中國人的外國老婆，或外國人的中國老婆了。

關於外人

姚 穎

嘉音先生來函，要我寫篇南京的洋人，這最好請外交界的朋友們去動筆，較為妥當，我與外人往還既少，可說就沒有，偶然參加甚麼典禮，或參預朋友們的外賓宴會，也不過是開會如儀，或聊以充數而已，既未能深切觀察，自未便強充內行，所以將題目改變，作一點浮面的記載罷。

在南京的外國人，最容易遇到的，是中國人的外國老婆，或外國人的中國老婆了。其在後者，尚屬不易見到，其在前者，幾於數日一遇，或一日數遇。論其國籍，恐以「友邦」人數為多，法國次之，英美又次之，至於德俄意等國，則為數最少，這一點大約也是共存共榮的例證吧？她們學中國話，頗為吃力，據說，比我們學外國話，還要困難，可是，她們不會則已，一經學會，到是瓜瓜叫的「國語」，也可以證明教育的功效，勝過自然的習慣。

不知是抄外國人的法律，抑或是鑒於殷汝耕的背叛，在去前年的時間，政府曾經通令，以後不許軍官和外交官討外國老婆。自然，法律不究既往，以前討的，算是默許。不過，我們的軍官，和我們的外交官，雖然也有資格的

限制，但不一定受資格的限制，假使以法律家或美藝家的資格去討，一旦榮任了外交官或軍官又怎麼辦？所以政府通令，應將文字倒過來，討外國老婆者，不准充任軍官或外交官。

據討外國老婆的先生們說，最感麻煩的，是外國老婆之初入國境，遇事必問：『你要不對答嗎？失禮，你要一對答嗎？』有時又苦難翻譯，因為兩國間的風土人情，事事物物，均不能一定吻合啊。我以前曾記張道藩君故事，當其法國太太來華後，每次吃飯，輒舉中國菜名以相詢，張君遇有困難者，輒稱之曰『好吃』，及久，其太太微有所覺，乃質問曰：『爲什麼這也叫『好吃』，那也叫『好吃』，到底哪個『好吃』？』張君善言語，其難尙且如此，其他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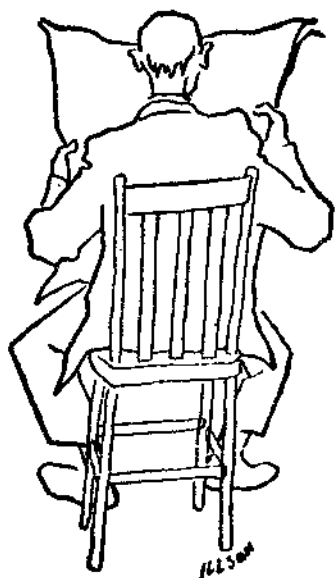
駐南京的外國人，就數字說，也以『友邦』爲最多，就是普通的外務，也以他爲最複雜。他們的總領事須磨，據說是一個中國通或南京通，他們使領館幾個職員，不僅能說我們一般的國語，且能說各重要都市的方言。他們若在街上行走，或和你談天，你簡直看不出是日本人來。須磨喜我國字畫，也富於鑒別力，每次有名的書畫展覽，常常見到『須磨總領事定』的紅簽。他們領館中有位五百木元副領事，據說係以善於吃酒調來南京的。他本來在歐洲服務，須磨鑒於南京奠都以來，應酬煩繁，而中國人又喜鬧酒，特電他們外務省，調一位善飲者來，五百木元便因此當選云。他們對於外交之注意，由此可見一斑。

關於日本人的姓氏，聞一位朋友轉述五百木元的談話云，相傳狠古時代，一位天神，降臨日本國境，見到大家都沒有姓，不便分別，乃囑大家不動，即就其所在地點或情況而賜姓之，如在田中者，賜姓田中，據三井者，賜姓

三井業主則賜姓有田或有野，五百木之祖先，大約當時在森林中，故賜姓五百木云。此說尙未前聞，故特爲介紹。不過，此亦一種神話而已，其實，日本人喜以動物爲姓爲名，如現在還有稱豬太郎龜三郎的，難道也是神話？

至於歐美人士與中國人士應酬時，通常有兩種的行爲表現，一能說中國話或在中國多年者，多喜表現他或她的博學多能，如豁拳或說笑話等，而且他們以爲所懂得的，一定是中國最普遍的或最流行的材料，所以他們每輕意的或很高興的就說出來，實則，有些材料，我，或者有許多中國人，都有同樣的情形，卽是，不一定知道。舉一個例罷，譬如豁拳，他一定說，「一個老翁七十七，再過四年八十一」這不知是何人教的，我已遇見好幾個這樣的外國人了！其實，我們吃起酒來，誰去管他七十七或八十一呢。二不能說中國話或初來中國者，大有孔夫子入太廟之神氣，每事問。記得馬超俊君宴英大使許閣生，其隨員某見了室中所掛吳稚暉君對聯，「華木一山，波濤萬里」他始而問其意義，稱贊美呀，繼而問花爲什麼作華，因譯者無以對，於是將美呀改爲怪呀！又見湯匙上有某某先生「雅玩」字樣，他又舉以相詢，譯者覺「雅玩」二字不好譯，乃曰：“To Mr. Ma”，殊意他竟認識玩字，他說玩，play，於是譯者又感覺困難，說明play包含for use的意義，但觀其臉色，仍始終表示懷疑。這些，或許讀者感覺不足以盡關於外人的記載，實則，我也學第一種歐美人士一樣，自以爲博學多能了；倘讀者果然不滿意，請學第二種歐美人士，去對他們每事問罷。

下期預告：來富的命名——姚穎著



布魯斯特教授以驚人的妙技，使有鬚鬚的女人變成美女，使柔弱如女子的男性變成雄糾糾的大丈夫，使天生的怪物變成常態的人類。大家街談巷議，都說柴里克魯斯醫院有一個魔術家，能使那些不幸的人類，重新過着男女常態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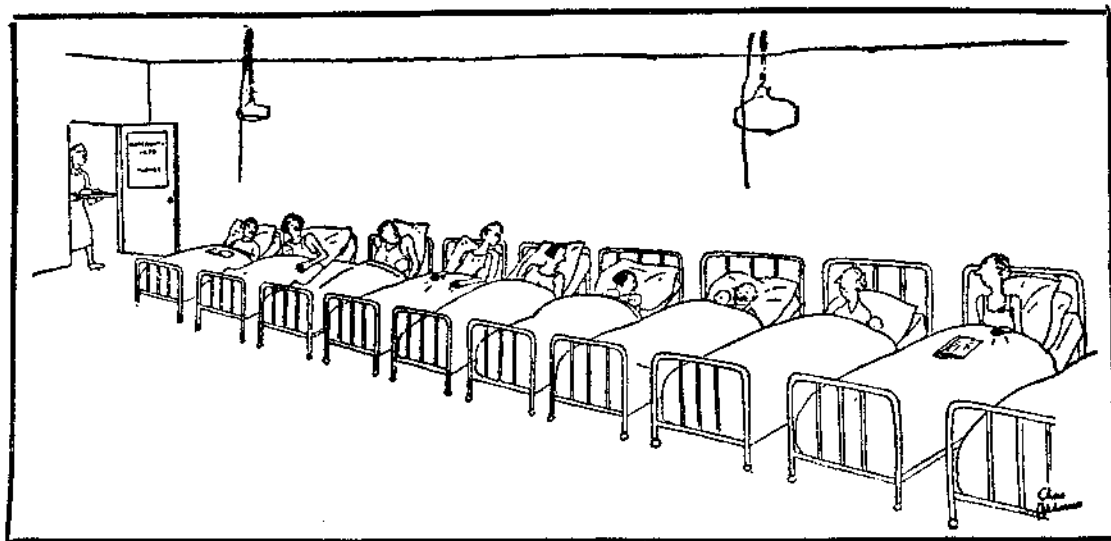
性 變 奇 談

李 心 永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上海字林西報及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倫敦新聞評論——

近年世界運動會中有幾個得錦標的女運動員，曾因性別問題，引起糾紛。國際亞林匹克委員會為杜絕流弊起見，不得已製定一種新規則，強迫今後參加比賽的女運動員，均須預先受詳細的體格檢驗，以判定其性別。這並不是甚麼前所未有的奇聞。我們叫那些性別可疑或半陰半陽的人做「陰陽人」(hermaphrodite)。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學作品中，就有許多關於這種人類的記載。古雅典人每每把半陰陽的嬰孩拋棄在大海中，因為他們相信這種怪孩是凶兆。

關於陰陽人的故事，我們可以提出幾個來說。有個美國人，名叫嘉娣蓮，生於一八二四年，在四十歲以前，完全是個女性，與男子結婚同居，顯然和一般女子無異。可是到四十六歲時，她的性格和外貌發生變化了。她變成男子，而且娶了一個老婆，生的時候是女性，死的時候却是男性呢。



從前醫學界對於這一方面的智識，頗為淺陋，所以甚至醫生的報告，也是疑團重重，錯誤百出。近年來科學進步一日千里，因此醫生在這方面的研究結果，發現了許多驚人的事實。

十年前，有個二十五歲的女人，走進法國一間醫院去，對醫生說，她小時總歡喜跟男孩子同玩，不願和女孩子在一塊兒。她頂歡喜的遊戲是打仗，強盜，偵探一類的活動。當她十一歲時，她和一個女小孩鬧戀愛，在十五歲時，又和男性一樣，做一個年輕的女孩的情人。可是當她二十一歲時，她遵家長之命，跟一個青年男子結婚，不上三月，她的丈夫便向她提出離婚的要求。她雖有女人的性格，然而她的情緒感覺顯然都是男性的，結果她跟丈夫脫離關係，開始穿起男子的服裝來。

她因為對自己的性別，疑惑不解，才跑來請教醫生。醫生把她詳加檢驗之後，居然發見她的女性器官下潛藏着男性的纖維。她在兩年間經過四次的外科手術，由醫生改造其性器官，使之與男性一樣；以後這個可憐的人，才得快樂樂做個男子。

幾年前，美國巴爾得摩爾地方有個男孩子，很喜歡打拳和棒球這類

運動，跟一般雄性毫無分別。可是當他十二歲時，他開始對女孩子發生興趣，喜歡跟她們跳舞。他常常跟女孩出外遊玩，甚得她們的歡心。後來年紀漸大，覺得肚子常常發痛，好像有沉重的東西向下墜似的。他於十八歲時跑去找約翰霍金斯醫院的醫生，檢驗結果，發見他的外器官雖屬雄性，却發育未全。醫生決定作進一步的檢查，企圖找出時常肚痛的原因。後來醫生在他的腹腔裏，發見他的性器官事實上全屬陰性，不是陽性。他自從脫離母胎以來，身體左部性器官的纖維，就是要他做個正常的女子的。

醫生們對此難題，覺得頗為棘手。這個外表正常的男子，具有雄性的本能，可是他的身體左部的性器官，却完全屬於女性。他到底是雌是雄呢？

醫生們決計作進一步的研究，以期找出一個圓滿的解決法。他們用外科手術，把他的身體右部割開，發見其纖維屬於雌性。因為這青年從來過着男子的生活，所以醫生們決定保存他身體右部的纖維，而把左部的纖維割掉，使他完全向男性方面去發展。據諸專門醫生說，這是人類同時具有陰陽兩性特徵的第一個例子。

至於男女兩種性器官發育不均的陰陽人，例子較多。

有個芳齡十九的女大學生，少時好像是個正常的女性；可是當她十三歲時，她的身上却沒發生一般女子那種生理變化。她年紀越大，越相信自己跟別個女子有點兩樣。她做孩子時也喜歡玩洋囡囡，跟女孩們在一塊兒時，也常常談到將來出嫁生子的事情。然而，十九歲的她，身體上的發育却和女人不同，胸部平坦，臀部細小，唇上長了鬚。

醫生在她的腹部施行手術，發見她的性器官很不完全，絕對不能生孩子，而且腹腔裏藏着一副男性的器官。這倒有點難辦！最後醫生決定使這不幸的少女，有機會終身做個女人。把她身上的男性腺割掉，又用巧妙的手術，改造其性器官的外表，使之和女性一樣。同時由心理學家向她解釋一切，叫她好好地做個正常的女性。十年後，這女人又回醫院來，對醫生說，她的本能和慾望現在已完全和女人一樣，只可惜不能生孩子，這倒是一個極大的遺憾。

捷克女賽跑家柯伯科伐女士(Miss Zdenka Koubkova)曾在世界運動會裏獲得錦標。她的外表和動作都是雄糾糾的，一點不像女子。後來經過三次外科手術，一變而成柯伯克先生了。

波蘭京城華沙有個名叫鄧能巴姆 (Nochmen Tenenbaum) 的人，在二十四歲以前是男性。他曾在陸軍中服役，以功升任軍曹，且以奮勇救活人命，獲得獎牌數塊。可是當他二十四歲時，他漸漸變成女性，而且愛上一個藝術家了。

不久以前，他跑進華沙一間產科醫院，預定一個房間，說他不久要生孩子，弄得醫生們面面相覷，驚奇不置。四天之後，鄧能巴姆小姐生了一個構造完全，眉目清秀，肥白可愛，體重九磅的男孩。那個藝術家——她的愛人——非常高興，逢人便說，「等她出院，我便要跟她正式結婚。」

近年來科學界和醫學界對陰陽人的問題，研究不遺餘力，華盛頓卡奈基學院的利多博士 (Dr. Oscar Riddle)、克雷留教授 (Prof. F. A. E. Crew) 和英國布魯士特教授 (Prof. Lennox Ross Broster) 都是

這方面的權威。我們現在試舉布魯士特教授的實驗來說。

布魯士特教授的實驗工作，一部分由他在倫敦柴里克魯斯醫院裏親自主持，另一部分由他的幾個同事在愛丁堡辦理。按期有一箱箱的藥瓶，在柴里克魯斯醫院和愛丁堡的科學實驗館間往來運輸不絕。這些藥瓶裏所盛的東西乃是「線分泌物」又名「內分泌」或「好蒙尼」(“hormones”)——決定性別的質素。通常是由布魯士特教授把醫院裏收集來的「內分泌」送到愛丁堡去分析，然後送回醫院，以作最後的決定。

布魯士特教授曾做過一種極有科學價值的外科手術；他把人身上那兩個位於腎臟前部的「副腎腺」(adrenal glands)割去，所謂「副腎腺」者，便是兩個形狀扁平，顏色褐黃，差不多兩吋大的東西。這兩個腺是無管腺，直接把它們的分泌物輸進血液裏，其功能乃在決定人類的性別，幫助人類在性方面的發展。如果這兩個無管腺發生了反常作用，其結果便是性之變態。它們也許會使女人的皮膚變得粗糙多毛，跟男子一樣；也許會使女人嬌柔的聲調變得沉重洪大；也許會使她喜歡避開男子，而和女性發生戀愛。

這兩個「副腎腺」在動物身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其功能跟生命具有很密切的關係；如果把它們割掉，動物便會於四十八小時內死亡。

布魯斯特教授十年前由紐西蘭到倫敦來，常常聽見醫生們說到陰陽人和男女性變的事件。他決心研究這種神祕的現象，於是便開始作科學實驗。

柴里克魯斯醫院來了一個變態的女病人，具有下列的雄性徵候：(一)臉上有鬚毛；(二)身體輪廓頗

似男性——肩頭闊大，盤骨狹小；（三）肌肉和骨骼過分發達，皮膚粗糙；（四）聲音洪亮；（五）性器官發育不全；（六）乳房發育不全；（七）對男子觀念發生心理上的變化。布魯士特教授剖開她的腹腔，發見有一「副腎腺」生得過大，遂於一九二六年五月以極巧妙的手術，把它割掉。過了不久，病人臉上和臂上的鬚毛消滅了，喉帶恢復女性的音調了，平坦的胸部也隆起了。這種破天荒的外科手術，真是科學界的奇蹟，醫學上於是又增加了一個新名詞，叫做「副腎腺割治術」(adrenalectomy)。

自從那時以後，這四十七歲的布魯士特教授，在柴里克魯斯醫院裏，再接再厲地幹着他的寶貴工作；他以驚人的妙技使有鬚鬚的女人變成美女，使柔弱如女子的男性變成雄糾糾的大丈夫，使天生的怪物變成正常的人類。

他一星期平均施行三次手術。這種新奇的消息，如野火般地蔓延着，不久傳播遐邇，婦孺皆知。大家街談巷議，都說柴里克魯斯醫院有一個魔術家，能使那些不幸的人類重新過着男女的常態生活，使他們不再感到羞慚不安。病人紛紛跑來求治，肩摩踵接，大有應接不暇之勢。當時懂得這種手術的，只有布魯斯特一人；今日全世界的外科醫生，都利用他的技術去造福人羣了。

病人入布魯斯特的醫院時，第一步是攝製身體各部的照相。第二步是詳細查察毛髮，牙齒，胸部，聲音，手臂，腿腳的徵候。病人服用一劑輕瀉藥，禁食一天；於施行手術的前一晚及當日早上，各以「含「乙烷基」的沃素」(ethyl-iodine) 搽擦皮膚一次；又於入手術至半小時前，注射百分之一「克冷」(譯者按：strain 係英國

衡量名，常衡爲一磅之七千分之一）的『顛茄精』（atropin）和四分之一『克冷』的嗎啡。施行手術之後，病人調養十天，醫生才將其身上的縫線除去。

具有男性特質的女子，有時在青春發動期之前，特質就會顯露出來，把弱女變成雄糾糾的男子。可是一般地說來，這種變化多數是在十八至二十歲之間，常態發育過後才發生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醫生祇須把一個『副腎腺』（常常是揀那個大的）割去，便可以消滅女人身上的男性特質，使之向女性方面作正常的發展。

恢復女性正常狀態的主要特徵，第一，是鬚毛的脫落；在施行外科手術幾天之後，這些鬚毛便可以成叢拔去，毫不覺痛。第二，是健康的女性新皮色的出現。第三，是女性普通趣味與觀念的恢復。

、男性特質在青春發動期前顯露出來的女病人，最難醫治，因爲青春發動期是身體和性器官發育的時候；當各種性格已經決定了之後，『副腎腺割治術』有時也無能爲力。

布魯斯特教授曾研究過『副腎腺』進化的過程。他在魚類身上發見『副腎腺』最初期的構造；在進化地位較高的動物中，此器官也較爲發達，具有較重要的功能。在人類及其他上等動物中，『副腎腺』便成爲一種與生命有關的重要器官。

人類在出世的時候，『副腎腺』達到最高的生長，其大小差不多等於腎臟的三分之一。人類漸漸生長，身體漸漸發育時，『副腎腺』經過吸收和新陳代謝的程序，日轉細小；到人類成年時，其大小僅及腎臟的三十分之一。如果嬰兒在出世的時候，其『副腎腺』的大小竟和成人的一樣，那麼，他也許會變成沒有腦經的怪物。這

點也可以證明「副腺」和生命的密切關係。

布魯斯特又發見下列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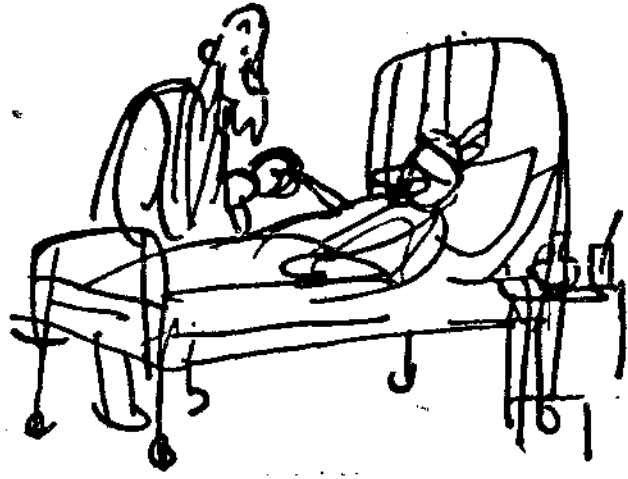
(一) 具有男性特質的女子多於具有女性特質的男子。前者似乎有日漸增多的趨勢，這一部分也許是由於婦女解放的結果。

(二) 這種變態的情形大多數是遺傳的。

(三) 具有男性特質的女子，大都不能生育。

(四) 女子具有男性特質，並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越出人類進化常軌的現象。

布魯斯特對他過去實驗的成功，還不覺得滿足；他現在依然孜孜矻矻地在研究「副腎腺」的功用，企圖進一步探尋大自然的神秘。那些按期在柴里克魯斯醫院和愛丁堡的科學實驗館間往來運輸着的寶貴藥瓶，便是貯藏着一些性別未能決定的人們底內分泌。如果科學家能夠把這些內分泌正確地分析出來，使雄性的質素和雌性的質素隔開，那麼，決定性別的工作就會比較簡單容易，因為只要觀察那一種質素較多便夠了。他們在這方面的新實驗，已經有顯着的成績。例如，他們拿這種性別不明的人底內分泌，去注射在閹雞的身上，結果看見這失掉陽性的雄雞，又開始生起雞冠來，就知道內分泌中的雄性質素多於雌性質素。當病人的性別已經決定了時，醫生便施行外科手術，把病人身上不必要的質素除去，使之恢復性能的正常發展。



腦醫學史上又增加一頁光明燦爛的歷史了。

剖 腦 妙 技

史 丁

——Frederic Damrau, M.D. 原著。節譯自

一九三三年五月號通俗科學月刊。——

在一九三一年，美國克里夫蘭醫院（Cleveland Clinic）的葛納醫生（Dr. W. James Gardner）把一個病人右半部的腦子全部割掉。病人是個女人，已經是兩個小孩的母親了，患癲癇症至十年之久。她將要盲目了，而且頭發劇痛。她頭裏生一個瘤，那瘤腫大的壓力要害死她了。

葛納醫生從病人那割過的頭部右邊，鋸下一塊直徑四吋半的腦殼。接着他割穿那保護灰色質的硬腦膜。他在那硬腦膜下看見腦面長了一些東西，把右半的腦子全侵蝕掉了。至於左半的腦，却完好無缺。左半腦是比右半腦重要得多的，因為談話中樞與寫字中樞都是在左半腦。左半腦並且管理身體的右半部。

葛納醫生曉得以前有過四個有名的醫生，把病人的右半腦割去，結果病人都死了。不過這女人也要開刀才有一絲生望。他敏捷地用腸線緊緊地束住病人的血管。這樣可以防止出血。接着他把病人的右半腦全部挖

去，連那一個大瘤也割掉。

他再用溫鹽液把那空洞注滿，把鋸下的那塊頭骨重新擺上，用絲紮住，然後再把原來那片頭皮縫回原處。手術便算完成了。幾小時後，那女人已經會認人，和她的朋友談話了。她身體復原得很快，在復原期間，已經會讀書寫字了。她的頭痛與癲癇病完全消失了。雖然因為右腦全部割去，所以左手與左脚行動有點生硬，不能自然，可是在開刀後三個半月，她已經會料理家務，看顧小孩了。

醫學者一步步增進關於腦經的智識了。在普法戰爭的時候（按為一八七一年），有兩個德國醫生刺戟傷兵的腦筋，從此醫學界才曉得用電流刺戟喪失知覺的病人這一法。用『電導子』（electrode）施用在腦子的一個地方，腳會動了；放在另一個地方，臉動了；又放在另一個地方，手指動了。由在狗與黑猩猩身上所作過的實驗，現在的醫生已經準確地曉得腦子的那一部份管理身體那一部份的動作了。由病人所患的病態，醫生可以曉得腦中那一部份有病，應該由甚麼地方開刀。在施行腦科手術的時候，用猜想的辦法是不行的。

有許多天才寫下遺囑，情願把他們的腦子，貢獻給醫學界，作為在顯微鏡下詳細研究的資料。俄國小說家杜格涅夫的腦子，大得打破紀錄。重量超過四磅，不過頭大的人，智力並不一定高深，因為有兩個癡子，腦子比杜格涅夫還要重。腦子雖有大小，可是單位數目相同，不過大腦子單位大點而已。

前額的腦子叫前腦葉，專管思想部份。腦子後部是視覺中樞。假如視覺中樞生瘤或受傷，人便變成瞎子。近耳朵的腦葉專管聽覺。在左右兩半腦將近接合的地方，有一片平面，是嗅覺與味覺中樞。我們用腦子的一部份

聽話；我們用腦子的另一部份認字，我們又用腦子的另一部份說話。

當這些中樞發生甚麼毛病時，就有奇事發生了。有一次，一位拉丁文和希臘文都說得很流利的教授，遇到意外事端，頭部被擊受傷了。當他復原時，他把拉丁文和希臘文完全忘掉了，一個字也記不得。這是因為保藏拉丁文和希臘文的腦細胞因被擊而受重傷了，其餘的灰色質都沒受影響。

還有一次有一位女病人，她腦中一條輸送血液到視覺區域去的血管閉塞了。隔了一夜，她竟變成目不識丁的人。她眼睛還是看得很清楚，可是一個字也不識。她是患了一種罕見的「字盲」病了，患「字盲」症的人看見印板字是一個也不識的。假使另外一個腦中樞出了毛病，結果就變成「字聾」症。這種人耳朵還是很銳利的，可是我們說話，他們聽起來是毫無意義的。在腦中有一片灰色質，祇有銀幣那樣大小，裏邊藏着我們所認識的每一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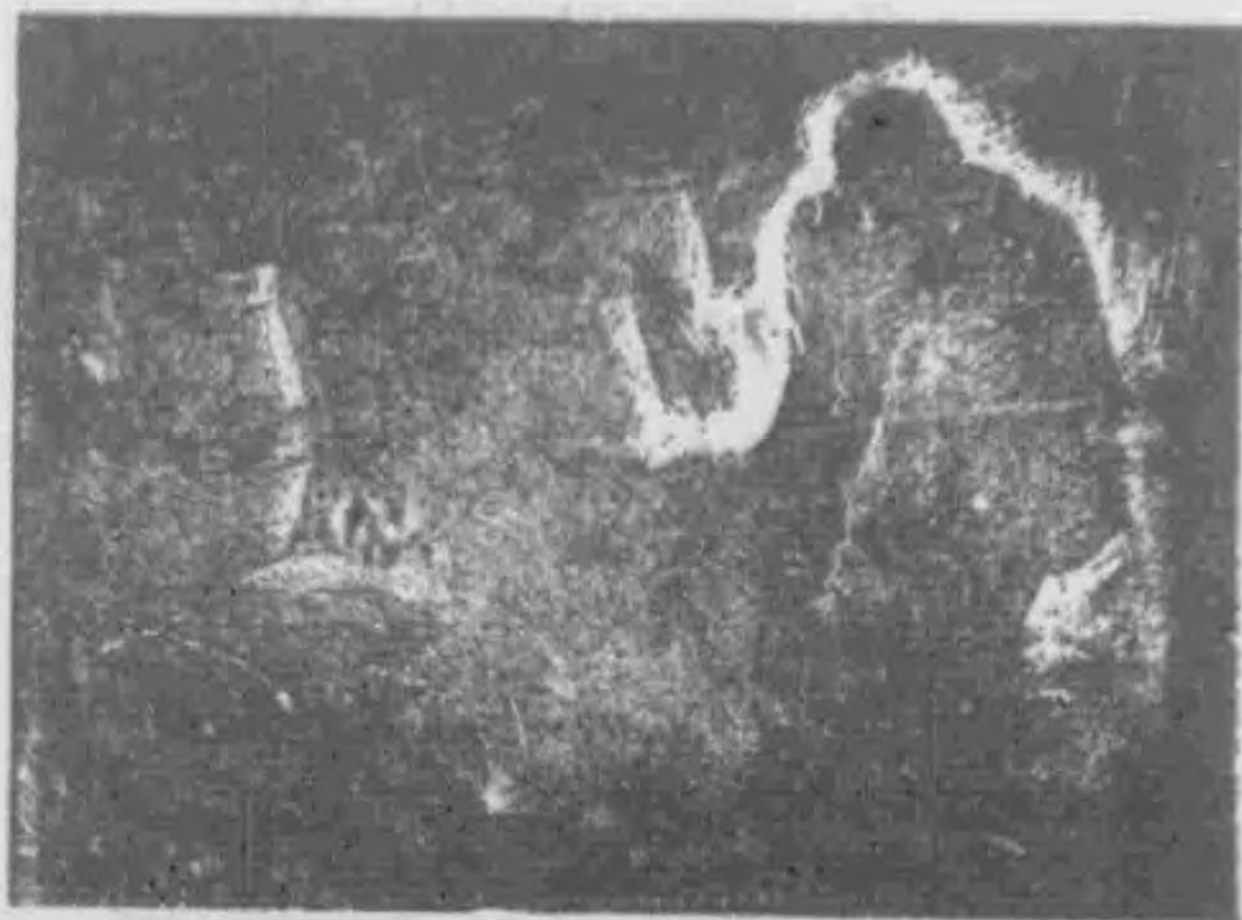
紐約著名的腦科專家奈博士(Dr. K. Winfield Ney)最近發明一種醫治癲癇症的新技術。據他說，癲癇病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腦子黏在頭殼頂部，變成鬆弛了的緣故。在這種病症發生時，腦子把黏住的部份往下拉。奈博士新發明的開刀法，是先把頭殼頂部的骨頭鋸掉，再用一厚片特製的假象牙代替割去的頭殼骨。這樣一來，把頭殼骨的形狀略為改變一下，同時也叫腦子的黏住部份不再有甚麼拉扯力。生長在那假象牙片外的頭皮，與生長在假象牙片內，穿過厚象牙片的小洞的硬腦膜纖維，叫那塊假象牙片不至於走動地位。奈博士已經這樣醫治過七十四個患癲癇症的病人，結果都很美滿。

大約百分之十的瘋狂症都是由頭部受傷而起的。奇怪得很，腦部受傷的最重要的病狀，往往在出事後幾星期才出現。有一個病人遇到意外的事，過十七年後才發現沉重的病狀。

有一個出世才十一個月的嬰孩，頭殼被磚頭打碎了。起先有一時期患驚風症，後來好起來了。到十七歲時，這小孩開始患癲癇症了。哈里斯醫生(Dr. Charles H. Harris)發現這癲癇症是由腦殼的碎骨對腦子所施的壓力而起的。他先用刀子在那小孩頭上切成一個九吋長的馬蹄鐵形，從左耳後繞過頭殼的背部，他把出毛病部份的腦殼提高起來。為要消除那種壓力起見，他在那小孩的腿部，割下一條脂肪膜來，擺在腦殼下面作為墊子。從此癲癇症無形消滅，那小孩也回校讀書了。腦醫學史上又增加一頁光明燦爛的歷史了。

下 期 預 告

- | | | | |
|----------|-----|-------|-----|
| 返老還童 | 李心永 | 盜屍 | 王貽謀 |
| 海草中的維他命 | 凌 霜 | 時裝潛勢力 | 羅一山 |
| 教育奇蹟 | 藍萍心 | 謊言檢察器 | 默 然 |
| 大學教授懺悔錄 | 程肇民 | 蘇聯的婚姻 | 杜 尤 |
| 十種最聰慧的動物 | 夏思侯 | 城市防空 | 陳未鳴 |



許多很有智慧和技術訓練的人，常常覺得奇怪：爲甚麼他們升遷那麼慢，爲甚麼才幹和技能比他們低的人，竟會獲得更高的職位？答案又是「個性」兩字。

個性與職業

謝士非

——美國威明頓大學社會科學系主任 Reginald D.

MacNitt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四月號現代心

理學家月刊——

當你到一個機關或商店去接洽事情或購物時，辦事員或店員有時會表現一種敵意，態度不遜，弄得事情不大順利，使你很覺不爽快。如果我們以心理分析的方法，把這現象研究一下，我們便會知道：那辦事員或店員之所以使人有這種不快之感，並不是因爲他缺乏能力才幹，而是因爲他不認識自己的個性，未將性格訓練一番。現代心理學家越來越相信一個人事業的成功失敗，大半是由於個性的發展，而不是由於智慧或訓練。

這種事實在教育方面已經有許多證據。學業成績優良的學生，不一定是最好的教師，教師訓練班的學生所得的分數，也和將來實際教授工作的成功，不大發生關係。在商業、工業，或專門職業諸方面，個人在研習時所

表現的能力和所經過的訓練，也不和將來事業的成功成正比例。在另一方面，心理學家的研究，都證明職業成功和個性發生很密切的關係。

個性分類的方法很多，可是最著名的，和最有效的，却是「向內和向外」的分類法。根據心理學家在各職業中的實地研究結果，著作家，古典音樂家，藝術家，建築家，會計師，檢查員，和表現性格的伶人，在個性結構上，比較近於向內的類型。成功的秘書，社會工作者，律師，工頭，捐客，銀行家，看護婦，醫生，政治家，和一般行政人員，比較近於向外的類型。

關於事業成功與個性的關係，勃蘭特柏（Branderburg）的研究結果最值得一說。他把一羣專攻工程學學生的個性，學業成績，和智慧，與他們畢業五年後的入款作一比較。這番研究，證明個性和事業的成功，確有很密切的關係。事業成功和個性的關係是 0.72 ，和智慧的關係是 0.18 ，和學業成績的關係是 0.32 。二（假定完全的關係為 1.0 ）。他以個性之適合與否為標準，把工程畢業生分為上中下三級，調查結果，發見上級畢業生平均收入為美金三千元，下級畢業生平均收入為二千零七十六元。他又以智慧之高低為標準，把他們分為上中下三級。調查結果，發見上級的平均收入為二千四百元，中級為二千五百八十元，下級為二千一百元。

許多很有智慧和技術訓練的人，常常覺得奇怪，為甚麼他們升遷那麼慢，為甚麼才幹和技術比他們低的人，竟會獲得更高的職位。答案又是「個性」兩字。你的個性適於某種工作，而不適於另一種工作；如果你所選

定的職業和個性不近，那麼，無論你的才能多大，訓練多好，你在事業上是不會登峯造極，達到最成功的地步的。這裏有一個機會，幫助你曉得你的個性是否適合現在或將來的職業。下面有一些問題，請你在每題之中，選答一項：

一、你喜歡到甚麼地方過暑假？

(甲) 到遊人衆多，時髦而熱鬧的避暑地嗎？

(乙) 到清靜的湖邊或山林中嗎？

(丙) 有時到清靜的地方，有時到熱鬧的地

方嗎？

二、你有幾個好朋友？

(甲) 很多？

(乙) 兩三個？

(丙) 不多也不少？

三、你覺得你所交結的朋友，

(甲) 沒有你起初所想的那麼好嗎？

(乙) 跟你起初所想的一樣好嗎？

(丙) 有時好，有時不好嗎？

四、當你參加茶會，宴會，或任何公共集會時，你

(甲) 喜歡自動加入各種活動，而且找出事

情來做嗎？

(乙) 喜歡站在一邊，讓人家去說話做事嗎？

(丙) 喜歡加入活動，因為你覺得人家希望

你這樣做？

五、當工作不順利時，你

(甲) 深信結果一定會十分圓滿嗎？

(乙) 有時掛慮着會發生的事情嗎？

(丙) 不管結果如何，只顧盡全部的能力幹

下去嗎？

六、當你幹任何工作時，你喜歡

(甲) 跟人家合作嗎？

(乙) 獨個兒工作嗎？

(丙) 跟人家合作，或獨個兒工作都可以嗎？

七、如果人家介紹你和一個陌生人認識，你會

(甲) 立刻信任他，到知道他不誠實時才改變態度嗎？

(乙) 很謹慎地和他來往，等到較了解他的

性情時，才親近他或疏遠他嗎？

(丙) 以爲他大約不是壞人嗎？

八、你普通怎樣做你的工作？

(甲) 隨興由一種工作轉換到別種工作，成績較好嗎？

(乙) 按部就班地把一件工作慢慢做完，然後注意別的工作嗎？

(丙) 對你所喜歡的工作，才有耐心做下去嗎？

九、當幾個人凝視着你，或笑你時，你

(甲) 覺得受人注意，頗爲高興嗎？

(乙) 面紅耳赤，覺得悶悶不樂嗎？

(丙) 不以爲意嗎？

十、當事情不順利時，你

(甲) 覺得總是人家運氣好嗎？

(乙) 覺得是自己的錯，希望下次運氣好些嗎？

(丙) 儘管繼續做下去，置不順利的情勢於度外嗎？

十一、假使你所加入的團體在討論一個非常重要的切身問題，你願意提出的

(甲) 口頭的意見嗎？

(乙) 書面的意見嗎?

(丙) 口頭或書面的意見嗎?

十二、當你和異性結交朋友時,你

(甲) 非常喜歡這種友誼嗎?

(乙) 對這種友誼不大介意嗎?

(丙) 對這種友誼有時覺得快樂,有時不大

介意嗎?

十三、關於社會,國家,或外國所舉辦的事情,你覺得

(甲) 有許多弊端應該改革,頂好自己會成

為一個偉大的改革家,把不好的事情

改良一番嗎?

(乙) 有些事情是妥善的,有些事情是醜惡

的,自己頂好站在善的那一邊嗎?

(丙) 唯一的辦法是隨波逐流,隨遇而安嗎?

十四、當你參加公共集會時,你

(甲) 是以成功者和勝利者的心情,盡量尋

歡作樂嗎?

(乙) 漸漸有點討厭自己嗎?

(丙) 不大注意週遭的事物,只管乘機會消

遣一下嗎?

十五、假使你所加入的團體籌開遊藝會,募集基金,

請你代銷入場券,你

(甲) 很喜歡推銷嗎?

(乙) 比較喜歡用別種方法幫忙嗎?

(丙) 不大喜歡推銷,可是也不怎樣嫌惡此

種工作嗎?

十六、當你要做一些非常喜歡做的事情時,你用甚

麼方法表現你的情感呢?

(甲) 快樂無比,做出種種身體上的動作嗎?

(乙) 心中快樂,可是外表依然很恬靜嗎?

十七、如果有一天下午放假，時間可以自由分配，你

(甲) 頂喜歡參加戶外運動嗎？

(乙) 頂喜歡坐在屋內看書，沉思默想，製定

將來的計劃嗎？

(丙) 有時喜歡(甲)項，有時喜歡(乙)

項嗎？

十八、人類每天總費一些時間在思想上的。你

(甲) 較喜歡實事求是地做起事情來，不大

喜歡儘坐着夢想嗎？

(乙) 很喜歡沉入深思中，想像一些永不能

實現的事物嗎？

(丙) 有時喜歡夢想一番，同時又想實地幹

起事情來嗎？

十九、當你閱讀一般書籍時，你

(甲) 注意故事內容或書中所供給的智識呢？

(乙) 欣賞其文藝形式和風格之美呢？

(丙) 同時注意形式和內容呢？

二十、如果白德少將請你跟他到南極或北極去探

險，你會

(甲) 欣然答應，預想着未來的偉大經驗嗎？

(乙) 婉言謝絕，對他說，你較喜歡等他回來

時，讀他的探險記嗎？

(丙) 接受他的邀請，不是因為你真喜歡去，

而是因為你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

會，失掉可惜嗎？

在上面二十個問題中，一般地說來，甲類是向外

的人所會做的舉動，乙類是向內的人的舉動，丙類是

介於向外和向內之間的折衷分子的舉動。如果你所

選答的以甲類佔多數，那麼你的個性便屬於向外的類型，多選乙類則屬於向內的類型，多選丙類則屬於向外與向內之間的折衷類型。人類的性格很複雜，有時當然不能把它一乾二淨地硬分得這麼清楚，可是這種分類法，在大體上是頗為準確的。如果你依照這方法，把上列的問題一一據實答覆，那麼你就可以由所得的結果，進一步認識自己的個性。這種可貴的智識對於你職業的選擇，一定有很大的幫助。你可以觀察個性所近，選擇一種最適當的職業，以為終身事業，獲得最大的發展和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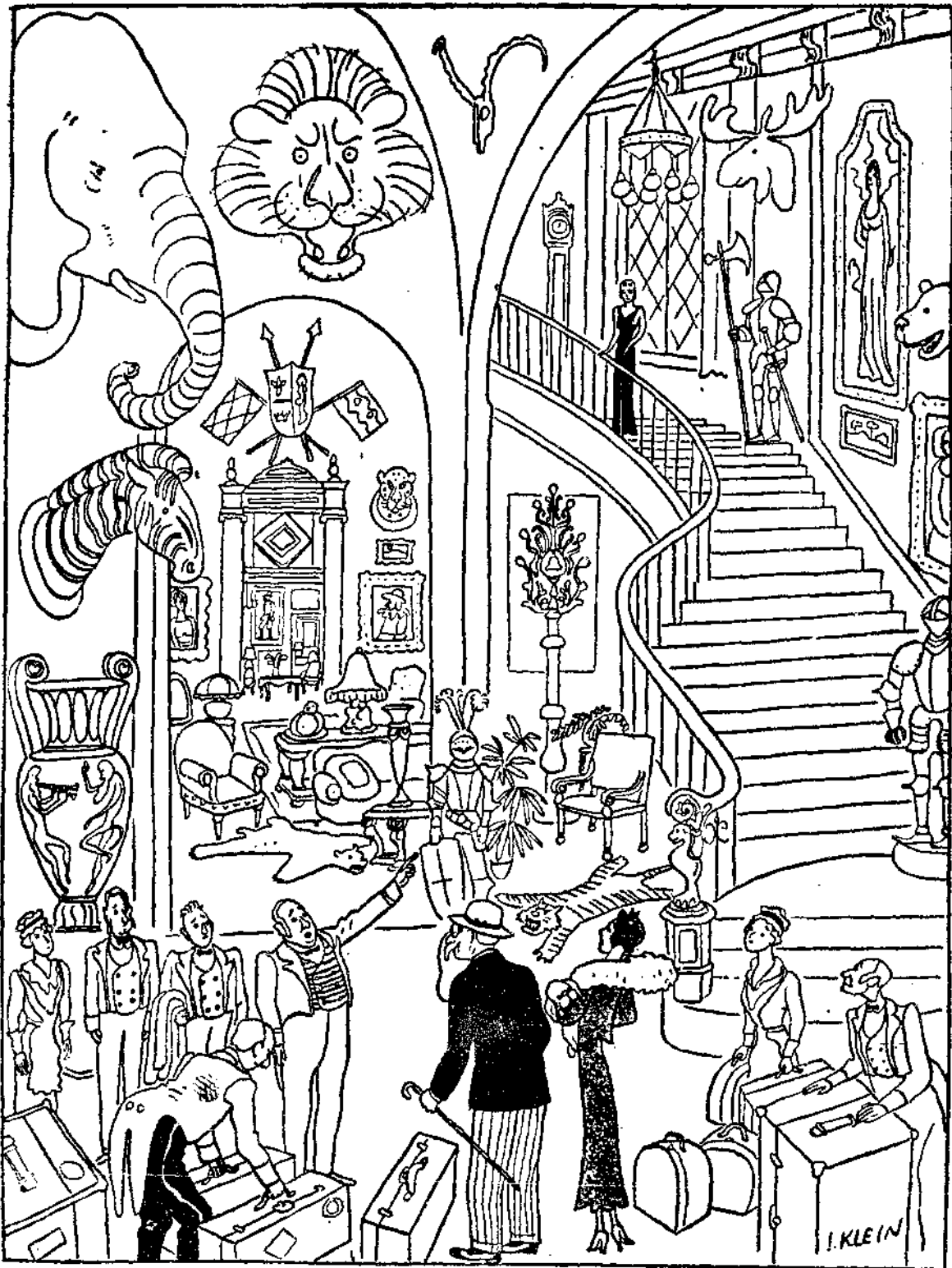
這三種類型都有其長處和短處，不能併為一談；它們對於人類都有其特殊的貢獻。不過，個性的發展不應趨於極端，過分向外或過分向內的人都很危險，因為他們的思想行為也許會反常，成為變態的人或「怪人」。如果你由上述自我心理分析的結果，知道你是屬於過分向外或過分向內的極端類型，那麼你應該從速把思想和生活重新調整一下，把短處補救一下，因為個性雖大半是先天遺傳的結果，也可以用有意識的訓練方法，加以相當改造的。

本刊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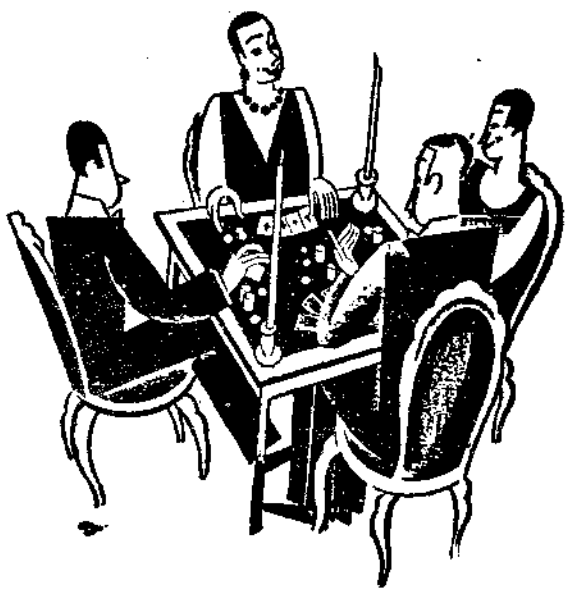
兩大長篇

林語堂譯：浮生六記（漢英對照）

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



“上次你旅行時也帶一位老婆回來，你忘了嗎？”



記憶力並不是少數天賦獨厚的人偶然所具的才能，而是可以由任何人根據科學的方法，專心而有恆地，按部就班地訓練出來的。

記憶力訓練法

凌霜

——John E. Lodge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九月號美國通俗科學雜誌。

據現代一般心理學家的意見，我們每個人如果經過一番訓練，都能表現出乎我們意料的記憶力。一般人忘掉姓名、容貌、事情、數目、或號碼，其原因乃在他事實上沒有記憶的必要。如果這些東西跟你的飯碗很有關係，或如果你的生活靠這些東西去維持，那麼，你就會驚奇你記憶力之偉大了。

華盛頓大學心理學家綏夫特 (Edgar J. Swift) 曾談到一個送牛乳的車夫的事情。這車夫志向甚大，對工作極為努力。他竭力牢記主顧們的姓名住址，結果把一種不需要技術的職業，變成技術高超的職業。因此，老板很看重他，把他升為「代替車夫」，其職務是代替那些因事告假的車夫送牛乳。他的工作範圍包括十區的主顧，每區有牛乳定戶三百個。他雖則沒有攜帶甚麼寫就的名單，可是他却完全記得三千牛乳主顧的姓名。

住址，不但如此，他還記得每個主顧定飲多少牛乳呢！這種技能使他的工資增加一倍。

波蘭數學專家芬克士坦博士 (Dr. Salo Finkelstein) 也具有驚人的記憶力。美國有一家無線電播音公司曾在一九三二年總統競選期間，聘請他擔任計算選舉票數的工作，因為他的計算比計算機還要快！六二四、七〇六、八四五、九八六、一九三、二六一、八三二，這個數目如果要你記在腦裏，需多少時候呢？芬克士坦博士在四·四三秒鐘中便記起來了，——比你出聲把這數目讀出來需時還要少啦。可是他的妙技並不能專美於前。美國沃海沃大學有一個名叫「H·W·」的學生，經過心理學家的一番訓練之後，竟打破上面的紀錄，把時間縮短：他牢記這個數目，祇需四·三七秒鐘！這是科學上人類記憶最速的例證。其他的大學生受過同樣訓練之後，記憶力也大為增強；可見一般具有中下記憶力

“等一下，等我把你的號碼抄下來。”



的人，進步的機會很多，似乎不必自暴自棄。

人類有各式各樣的腦力。有的較容易記得圖畫或照相，有的較容易記得聲音，有的由說話時口舌動作的「感覺」而記起過去的事物來。我們多少都具有這些才能，不過常常有一種才能較其餘的更好。無論你有那一類的腦經，你都可以改進你的記憶力；心理學家由多次實驗的結果，已經定下一些普通的規則，一方面可以幫助你在做某件工作時所需的記憶力，另一方面更可以幫助你訓練記憶力，使今後的工作更加美滿。

第一，當你在記憶一篇東西時，你應當把全部記起來，不要分段去記。例如，假使你要學習一首六節的詩，你大約以為一次學兩節比較容易吧。科學實驗證明這種方法是錯誤的，你應當把詩從頭念到尾，在相當時間內，你便會把整首詩記起來。這種方法比分節記憶法效率較高，因為你最後的目的是要記憶整首詩；如果你先分節記憶，過後又須把那幾節連貫起來，豈不是多費工夫？至於應念的遍數多少，那是視人而定，不能一概而論的。不要強記或「臨時抱佛脚」的方法。以記憶上述那首詩而言，如果你在一星期中每晚念兩遍，那是比一晚念十四遍更有效力的。

不要過分努力。根據科學實驗的結果，「過分努力」所產生的腦力緊張狀態，會使學習的程序更為延緩。你對你的記憶力應該有信心。英國心理學講師勞勒士 (Robert H. Thouless) 說：「有些人常常說，他們的記憶力好像一個篩箕，放上東西便漏過去。他們把這種話多說一次，便是在篩箕底多穿一個洞兒。」

不要用「智力上的拐杖」換句話說，不要用人造的方法去幫助記憶，例如，為企圖把某些數目記得更牢

起見，想法使它們和某些顏色發生聯繫。這是弄巧成拙的辦法，因為這使你的腦經做了一些不必要的工作，強要把兩種不相關的材料牽連起來。要單獨記起數目本身是十分可能的事。芬克士坦博士記憶數目的魔術便是根據了這個祕訣。他已經受過一種訓練，把一個長數目看做許多『三個數字』聯繫起來的東西；『三個數字』（例如『一二三』）在他看來，跟一個三字母的英文字一樣容易記憶。

最近的心理學試驗又發見另一個關於記憶的有趣事實。記憶東西的最佳時間是在睡眠之前。那些在睡眠之前記憶東西的人，和那些在別時記憶東西的人比較起來，分數始終是高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在這種時候，所記憶的材料似乎頂容易『沉進』腦經裏去。如果記憶東西的時間跟睡眠的時間相隔兩小時，成績就沒有那麼好。

新近各種心理學上的實驗，曾發見一個最重要的事實：就是記憶力並不是少數天賦獨厚的人偶然所具的才能，而是可以由任何人根據科學的方法，專心而有恆地，按步就班地訓練出來的。

西風徵求國外通訊啓事

敬啓者，本刊茲為擴張材料範圍起見，特徵求各國通訊稿件，特別歡迎法、俄、德、意、日等國精采雜誌文之譯稿。一經採用，報酬從豐。

筆 花

跟鄉間的雨天一樣漫長。——M. Rinehart。

早晨喝新聞的人們，正熱心地把濃烈的黑標題

呷下去。——O. Henry。

一片在陰影中沉思着的景色。——R. Littell。

像一顆鬆動的牙齒那麼玄妙的祕密。——Gell-

ett Burgess。

他承認每個問題都有兩面——他自己一面和

錯的一面。——Channing Pollock。

電話開始像縱容壞了的孩子那樣地叫起來，他

趕快跑去安慰它。——R. C. Sherriff。

沒有根的人，枯槁着，等待死神的來臨。——Wa-

rwick Deeping。

她的心思跟火車行駛時間表一樣，更改的時候

是不預先通知的。——A. H. White。

跟船塢裏的船舶一樣有用。——E. H. Young。

像躺在地毯上的金魚那樣地急喘着。——Ro-

se Macaulay。

他像宴會席上的女主人那樣地停下來向四週

一望。——P. G. Wodehouse。

山峯已經把太陽咬了一口，不久便要把它全吞

下去了。——Maristan Chapman。

他把他的世界渲染得跟初升的旭日那樣燦爛。

——Sheila Kaye-Smith。

紅髮的秋天。——Enid Bagnold。

擁抱着你身體的椅子。——美國傢具公司廣告。

跟小狗兒狂吠時一樣地勇敢。——D. Yates。

捉了一片白雲去裝在你的窗畔。——戴維士公

司出售窗帘的廣告。

浮生六記 卷一 閨房記樂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ONE: WEDDED BLISS

(Continued from the last issue)

I was asked by my friend to help in the decorations and so had the pleasure of taking part in it. When Yün heard me speaking about it at home, she remarked: “It is a pity that I am not a man and cannot go to see it.” “Why, you could put on my cap and gown and disguise yourself as a man,” I suggested. Accordingly she changed her coiffure into a queue, painted her eyebrows, and put on my cap. Although her hair showed slightly round the temples, it passed off tolerably well. As my gown was found to be an inch and a half too long, she tucked it round the waist and put on a *makua* on top. “What am I going to do about my feet?” she asked. I told her there was a kind of shoes called “butterfly shoes,” which could fit any size of feet and were very easy to obtain at the shops, and suggested buying a pair for her, which she could also use as slippers later on at home. Yün was delighted with the idea, and after supper, when she had finished her make-up, she paced about the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一 閨房記樂

——續前——

余爲衆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歸家向芸豔稱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爲男之法也。』於是易髻爲辮，添掃蛾眉，加余冠，微露兩鬢尚可掩飾，服余衣長一寸又半，於腰間折而縫之，外加馬褂。芸曰『脚下將奈何！』余曰：『坊間有蝴蝶履，小大由之，購亦極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及晚餐後，裝束既畢，効男子拱手濶步者

room, imitating the gestures and gait of a man for a long time, when all of a sudden she changed her mind and said: "I am not going! It would be so embarrassing if somebody should discover it, and besides, our parents would object." Still I urged her to go. "Who doesn't know me at the Temple?" I said. "Even if they should find it out, they would laugh it off as a joke. Mother is at present in the home of the ninth sister. We could steal away and back without letting anyone know about it."

Yün then had such fun looking at herself in the mirror. I dragged her along and we stole away together to the Temple. For a long time nobody in the Temple could detect it. When people asked, I simply said she was my boy cousin, and people would merely curtsy with their hands together and pass on. Finally, we came to a place where there were some young women and girls sitting behind the flower show. They were the family of the owner of that show, by the name of Yang. Yün suddenly went over to talk with them, and while talking, she casually leant over and touched the shoulder of a young woman. The maid-servants near by shouted angrily: "How dare the rascal!" I attempted to explain and smooth the matter over, but the servants still scowled ominously on us, and seeing that the situation was desperate, Yün took off her cap and showed her feet, saying "Look here, I am a woman, too!" They all stared at each other in surprise, and then, instead of be-

良久，忽變卦曰，『妾不去矣。爲人識出既不便，堂上聞之又不可。』余慙慙曰，『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卽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吾母現在九妹丈家，密去密來，焉得知之。』

芸攬鏡自照，狂笑不已。余強挽之，悄然徑去。遍遊廟中，無識出爲女子者，或問何人，以表弟對，拱手而已。最後至一處，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庭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芸忽趨彼通款曲，身一側，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旁有婢媼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爾！』余欲爲措詞掩飾。芸見勢惡，卽脫帽翹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與愕然，

ing angry, began to laugh. We were then asked to sit down and have some tea. Soon afterwards we got sedan chairs and came home.

When Mr. Ch'ien Shihcho of Wukiang died of an illness, my father wrote a letter to me, asking me to go and attend the funeral. Yün secretly expressed her desire to come along, since on our way to Wukiang, we would pass the Taihu Lake, which she wished very much to see. I told her that I was just thinking it would be too lonely for me to go alone, and that it would be excellent, indeed, if she could come along, except that I could not think of a pretext for her going. "Oh I could say that I am going to see my mother," Yün said. "You can go ahead, and I shall come along to meet you." "If so," I said, "we can tie up our boat beneath 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on our way home, where we shall be able to look at the moon again as we did at the Ts'anglang Pavilion."

This was on the eighteenth day of the sixth moon. That day, I brought a servant and arrived first at Hsükiang Ferry, where I waited for her in the boat. By and by, Yün arrived in a sedan chair, and we started off, passing by the Tiger's Roar Bridge, where the view opened up and I saw sailing boats and birds on the sandbanks. The water was a white stretch, joining the sky at the horizon. "So this is Taihu!" Yün exclaimed. "I know now how big the universe is, and I have not lived in vain! I think a good many ladies

轉怒爲歡。留茶點，喚肩輿送歸。

吳江錢師竹病故，吾父信歸，命余往弔。芸私謂余曰，『吳江必經太湖，妾欲偕往一寬眼界。』余曰，『正慮獨行踽踽，得卿同行固妙，但無可託詞耳。』芸曰，『託言歸寧。君先登舟，妾當繼至。』余曰，『若然，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與卿待月乘涼，以續滄浪韻事。』

時六月十八日也。是日早涼，攜一僕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輿至，解維出虎嘯橋，漸見風帆沙鳥，水天一色。芸曰，『此卽所謂太湖耶？今得見天地之寬，不虛此生矣。想閨中人

never see such a view in their whole lifetime." As we were occupied in conversation, it wasn't very long before we saw swaying willows on the banks, and we knew we had arrived at Wukiang.

I went up to attend the funeral ceremony, but when I came back, Yün was not in the boat. I asked the boatman and he said: "Don't you see some one under the willow trees by the bridge, watching the cormorants catching fish?" Yün, then, had gone up with the boatman's daughter. I followed her there, and saw that she was perspiring all over, still leaning on the boatman's daughter and standing there absorbed looking at the cormorants. I patted her shoulder and said, "You are wet through." Yün turned her head and said, "I was afraid that your friend Ch'ien might come to the boat, so I left to avoid him. Why did you come back so early?" "In order to catch the renegade!" I replied.

We then came back hand-in-hand to the boat, and when we stopped at the Bridge of Ten Thousand Years, the sun had not yet gone down. And we let down all the windows to allow the river breeze to come in, and there, dressed in light silk and holding a fan, we sliced a melon to cool ourselves. Soon the evening glow was casting a red hue over the bridge, and the distant haze enveloped the willow trees in darkness. The moon then came up, and all along the river we saw a stretch of lights coming from the fishing boats. I asked my servant to go astern and have a drink with the boatman.

有終身不能見此者。』
閒話未幾，風搖岸柳，已
抵江城。

余登岸拜奠畢。歸視
舟中洞然，急詢舟子。舟
子指曰，『不見長橋柳
陰下，觀魚鷹捕魚者乎？

』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
矣。余至其後，芸猶粉汗
盈盈，倚女而出神焉。余
拍其肩曰，『羅衫汗透
矣！』芸回首曰，『恐錢
家有人到舟，故暫避之。
何君回來之速也？』余
笑曰，『欲捕逃耳。』

於是相挽登舟，返棹
至萬年橋下，陽烏猶未
落也。舟牕盡落，清風徐
來，紈扇羅衫，剖瓜解
暑。少焉霞映橋紅，煙籠
柳暗，銀蟾欲上，漁火滿
江矣。命僕至船梢與舟
子同飲。

The boatman's daughter was called Suyün. She was quite a likeable girl, and I had known her before. I beckoned her to come and sit together with Yün on the bow of the boat. We did not put on any light, so that we could the better enjoy the moon, and there we sat drinking and playing literary games with wine as forfeit. Suyün just stared at us, listening for a long time before she said: "Now I am quite familiar with all sorts of wine-games, but have never heard of this one. Will you explain it to me?" Yün tried to explain it by all sorts of analogies to her, but still she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n I laughed and said: "Will the lady teacher please stop a moment? I have a parable for explaining it, and she will understand at once." "You try it, then!" "The stork," I said, "can dance, but cannot plow, while the buffalo can plow, but cannot dance. That lies in the nature of things. You are making a fool of yourself by trying to teach the impossible to her." Suyün pummelled my shoulder playfully, and Yün said: "Hereafter let's make a rule: let's have it out with our mouths, but no hands! One who breaks the rule will have to drink a big cup." As Suyün was a great drinker, she filled a cup full and drank it up at a draught. "I suggest that one may be allowed to use one's hands for caressing, but not for striking," I said. Yün then playfully pushed Suyün into my lap, saying, "Now you can caress her to your full." "How stupid of you!" I laughed in reply. "The beauty of caress-

船家女名素雲，與余有盃酒交，人頗不俗。招之與芸同坐。船頭不張燈火，待月快酌，射覆爲令。素雲雙目閃閃，聽良久，曰，「觴政儂頗嫻習。從未聞有斯令，願受教。」芸卽譬其言而開導之，終茫然。余笑曰，「女先生且罷論。我有一言作譬，卽瞭然矣。」芸曰，「君若何譬之？」余曰，「鶴善舞而不能耕，牛善耕而不能舞，物性然也。先生欲反而教之，無乃勞乎？」素雲笑捶余肩曰，「汝罵我耶！」芸出令曰，「後許動口，不許動手！違者罰大觥。」素雲量豪，滿斟一觥，一吸而盡。余曰，「動手但准摸索，不准捶人。」芸笑挽素雲置余懷，曰，「請君摸索暢懷。」余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無意間

ing lies in doing it naturally and half unconsciously. Only a country bumpkin will hug and caress a woman roughly." I noticed that the jasmine in her hair gave out a strange fragrance, mixed with the flavour of wine, powder and hair lotion, and remarked to her: "The 'mean little fellow' stinks all over the place. It makes me sick." Hearing this, Suyün struck me with her fist in a rage, saying:

"Who told you to smell it?"

"She breaks the rule! Two cups!" Yün shouted.

"He called me 'mean little fellow.' Why shouldn't I strike him?" explained Suyün.

"He really means by the 'mean little fellow' something which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finish these two cups first and I'll tell you."

When Suyün had finished the two cups, Yün told her of our discussion about the jasmine at the Ts'anglang Pavilion.

"Then the mistake is mine. I must be penalised again," said Suyün. And she drank a third cup.

Yün said then that she had long heard of her reputation as a singer and would like to hear her sing. This Suyün did beautifully, beating time with her ivory chop-sticks on a little plate. Yün drank merrily until she was quite drunk, when she took a sedan chair and went home first, while I remained chatting with Suyün for a moment, and then walked home under the moonlight.

(To be continued)

耳。擁而狂探，田舍郎之所爲也。】時四鬢所簪茉莉，爲酒氣所蒸，雜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余戲曰，『小人臭味充滿船頭，令人作惡。』素雲不禁握拳連捶曰，『誰教汝狂嗅耶？』

芸呼曰，『違令罰兩大觥。』

素雲曰，『彼又以小人罵我，不應捶耶？』

芸曰，『彼之所謂小人蓋有故也。請乾此，當告汝。』

素雲乃連盡兩觥。芸乃告以滄浪舊居乘涼事。

素雲曰，『若然，真錯怪矣。當再罰。』又乾一觥。

芸曰，『久聞素娘善歌，可一聆妙音否。』素卽以象箸擊小碟而歌。

芸欣然暢飲，不覺酩酊，乃乘輿先歸。余又與素雲茶話片刻，步月而回。

(待續)



蕭伯納情書

第六信 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蕭伯納：

一個人事業成功，便等於做完今世的工作，像雄蜘蛛完成求愛工作時，給雌蜘蛛咬死那樣。……請你注意，我只跟她戀愛，不跟她的百萬家財戀愛。

愛蘭黛麗：

如果你在大眾的心目中，把我表現做一個壞人，那也不要緊，只要你個人始終有一點喜歡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蕭伯納：

我將用不正當的手段，把你大大的讚美一番，甚麼都不管。……祝你大功告成，如果你沒有達到十全十美的境地，你便會使我心碎。
啊，你真好！……我無能為力，親愛的人兒。

當我想到你為伊摩真（註一）而勞碌時，我簡直氣得要發瘋了。你當然不能記得劇中的對白：誰能記得呢？如果你心中實在不想說劇中人所說的話，你的靈魂對之是不發生興趣的，沒有那種興趣，便也不會有記憶。

（註一）“Imogen”係莎士比亞所作劇本申伯賴（“Cymbeline”）中的要角。愛蘭黛麗此時正在扮演這個角色。

黃嘉德 編譯

力了。主教的老婆才會學會伊摩真的對白，你是辦不到的。我的天，當你覺得對白不能寫寫意地記起來時，你不是怕你的才幹和記憶力已漸喪失了嗎？這是因為莎士比亞由戲劇意義上說來，是寂然無聲的。你只有用耳朵細聽的方法，才有學會其對白的希望；因為他的音樂是不错的，不要讀你的對白，叫別人再三念給你聽好了。當你演完伊摩真時，跟莎士比亞決絕吧。韶光易逝，你在死神來臨之前，必須表演一些像樣的東西啊。

我不怨恨成功的人，我的態度恰恰相反。可是我懼怕成功。一個人事業成功，便等於做完今世的工作，像蜘蛛完成求愛工作時，給雌蜘蛛咬死那樣。我喜歡一種永遠在轉化的境地，目標放在前頭，不在後邊。同時，我也喜歡跟成功的人鬥爭，攻擊他們；激動他們；磨鍊他們的火性；踢倒他們的沙城堡，使他們建造石的城堡等等。這種活動可以發展人的肌肉。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學到許多東西：你不跟人家抗辯作對，他們是不會告訴你甚麼的。我怨恨失敗。所謂成功，必須是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本領，真正的才幹，真正的力量，不僅是報紙上的字衆望而已，也不僅是得金錢而已。我自己是個非常成功的人，我的一羣朋友（費邊社的老朋友們）亦然；可是除我們之外，無人曉得，甚至我們自己也沒工夫去管這種事情。我們在假期間能夠租住一座鄉間房屋，完全因為我們有個朋友的老婆，每年有一千鎊的收入。我們這次得到一位愛爾蘭百萬富女（註二）來參加我們的社團；她是個聰明而有個性的女子，不願養尊處優——誰能佔有她便是幸運兒——所以他跟我們這費邊社大家

（註二）『愛爾蘭百萬富女』係指夏綠蒂·潘旦女士，即後來的蕭伯納夫人。『百萬富女』是蕭氏言過其實的話，不過這位女士事實上確也頗為有錢。

庭很合得來。我要跟她發生戀愛，使心靈得到補養。我喜歡戀愛——可是，請你注意，我只跟她戀愛，不跟她的百萬財產戀愛；所以結果須由別人娶她，如果她跟我往來之後，還能容忍別個男子親近她的話。

這是一個多麼美妙的假期啊！我一生不曾這麼辛苦工作過。每日上午寫作四小時，下午乘腳踏車運動四小時。

我住在費茲洛方場一座頂討厭的房屋的二層樓，因為我為維持生計起見，不能住在更遠的地方。

你提起哈姆頓方場幹嗎？你在那邊有房子嗎？抑是你僅陪亨利歐爾文乘車到那邊遊覽過呢？我有一兩趟看見你跟他在利治蒙坊或鄰近的地方遊逛，像兩個坐在大搖籃車裏的小孩子；當時我很想一手捉住他，把他拋出車外，然後上車佔據他的座位，從容不迫地叫車夫策馬前進。如果你把門牌號數告訴我，我可以找個晴好的星期日，騎腳踏車到哈姆頓方場去，讀堪底達給你聽（假使你真的要聽的話——韋白太太說，潘且馨女士是個品性不好的女人呢。）

現在我們暫時不要再做這種寫信的笨事吧，等到你把伊摩真忘掉時，再繼續通信吧。我想我非到倫敦把

申伯賴譏評一番不可。

那麼，再會吧，有智慧的愛蘭啊！我們將在樂園裏，或在你所喜歡的別地方相會哟。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八月廿八日，塞曼漢斯特拉福聖安得烈教區區長住宅

第七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好吧，好吧，我要去繼續排練我的戲了（這種工作往往幾乎累死我）你可以一邊渡假期，一邊開「戀愛」——（如果你把戀愛當玩意兒，將來便不會當真了！）原來你和我正在從事世界上最好的兩種職業：戀愛與工作。此外再也沒有值得做的事情了。再會。我現在很掛心伊摩真的表演，可是我對這角色始終很感興趣。

E. T.（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三日，倫敦維多利亞堤岸塞伏亞旅館。

第八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甚麼是你的拿手好戲呢？你似乎甚麼事都幹得來。

我記得你會弄得我捧腹大笑，我看一個逃兵時，不禁大笑。而且，還有音樂（我恐怕是個頂不懂音樂的人了，可是我頂喜歡你戲劇中的音樂。）音樂是你的拿手好戲嗎？啊，懂得這麼多東西的人，一定覺得很無聊的！一個適當的伴侶也沒有，因為多數的人是一識之無的！我差不多要死了。替我禱告吧，替我「許願」吧！我的頭，我的心，我的身體，一切都在發痛，痛。我想我僅是受了驚了。

可是，歸根結底說來，那有甚麼關係呢？

G. B. S.（蕭伯納）寄來一封信。他真是個素食主義者嗎？我知道他喜歡穿傑格式的毛織衫，却不知道他喜歡吃紅蘿蔔和菜豆。

「發而不中」對啦，就是這句話。我的年紀一大，做起工作來總是「發而不中」的。我大約得放棄我的藝術工作了。你得給我一些忠告，增強我對自己的意見；無論在公衆或私人的地方給我忠告，都沒關係。你無論對我說甚麼話，我都覺得很榮幸。我想請求你一樁事情：不要在你的文章裏提到我的名字。可是，事實上這也沒有甚麼關係：如果你在大衆的心目中，把我表現做一個壞人，那也不要緊，只要你個人始終有一點喜歡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愛蘭是個很渺小的人。不會把這種事情放在心上的。

先生，接讀你的信已經成爲我的習慣了，我每天吃早餐之前，總把你當親愛的藥丸那樣吞下去的！

你的復信總來得那麼快，親愛的，其實你不應該爲這種不自量的瑣碎事，耗費精神和時間；這是唯一使我煩惱的事（雖則同時也使我覺得高興）。可是，我相信你無論如何一定可以得到相當的報答；在星期二以後，我便不這樣煩擾你了，至多是很久很久才煩擾你一次，因爲我的孫兒就要來找我了，我可以由他們獲得安慰。（多麼自私的人啊！）你的非常疲倦和非常感激你的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十八日，塞伏亞旅館。

再者：我要等到明天，才把這封信付郵，所以，讓你多逍遙一天。

第九信——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自從星期四以來，我天天騎腳踏車到處去旅行，在斐利士多（Felixstowe）接到你一封信，到一個多鐘頭前，汗流浹背，像隻落湯雞那樣地回抵費茲洛方場時，才接到你最後寄來的信。我得趕快換衣服，洗澡，把腳踏車上的泥土洗淨，卸下行裝，拆閱堆積如山的郵件，所以我沒有功夫可以坐下來讀你的信，只得站着把它吃下肚裏去。至於復信，我只有工夫在這可惡的地底火車上，塗鴉般地亂寫一陣；我現在正坐着火車要到康培威爾（Camberwell）的劇院去，據說他們要在那裏來個『新奇和別出心裁』的貨真價實的第一晚演出，以及其他的一切云云。

我們在奧爾特士加脫（Aldersgate）換車，這張信紙便要弄得又皺又污，一場糊塗了。哈！終於安然地坐在第二列車上了。不幸現在我竟沒有話可以告訴你。

啊，不要慌，總還有一點點話可以對你說的。我自從第一次看見你以後，就始終有一點點話要對你說。可是，那是不值一提的；因為和我的感想一樣的人，正是多得很多，而世界上只有一個愛蘭黛麗。

至於『發而不中』的問題，那是當然的。你還不明白你自己藝術的發展嗎？你為甚麼不讀星期六評論上的我的文章呢？你讀後就會甚麼都明白了。這討厭的火車，這麼跳來跳去，搖撼不定，我不能寫下去了；而且車子又已經開到厄勒芬站了。附帶告訴你，我的劇本多數是在這種環境中寫起來的。

我剛才說到『發而不中』的問題；『發而不中』是『貫徹主張』的初期表現。當你是小嬰孩，很小的嬰孩，尚無知覺，尚未出世的時候，你沒有骨頭。後來一個個小星點般的骨頭，像被攪着的牛乳中的點點牛油那樣，

在你的身上出現。這些小星點繁殖起來，生長起來，結合而成一個完全的小骨骼，愛蘭黛麗便是在這個骨骼上創造起來的。這是你變成女伶的經過。開頭你嘗試着表現一些藝術主張，可是不曉得要怎樣表現出來。後來你曉得怎樣表現主張了，便再多想幾個主張。當它們「發而不中」時，你覺得非常灰心喪志。可是，你的藝術主張最後結成一個整體了，這個整體便是你的全部藝術的表現。

關於不在公衆地方提起你的問題，我曉得你的感覺如何；不過我不能完全聽你的話。在這衆目睽睽的世界之前，我必須用很誠實的态度和你週旋，雖則我所表現的誠實，也許很不重要。這是我對你做藝術家的威嚴所應盡的義務，也是我對我的職業所應盡的義務。可是在私人的地方我只要使你歡喜，因此我不能不變成說謊者和演戲的人了。但你是了解這一切的；不過你對一種「事實」還未曾表現應該表現的驕傲；這事實就是：你是一個絕對沉着鎮定的女人，所以你實在不是愛情的奴隸。如果愛情不能完全受你的意志所支配，如果放恣是真正的放恣，而不是自願的，藝術的，有意的（因此是可取消的）喜悅，那麼，你對愛情便不會生起快感來。

我在胡說八道了。我在車上寫劇本的空閒中，零零碎碎地塗下這些話，給你做早餐桌邊的娛樂品。你將發見你的孫兒跟一切小孩子一樣，具有老人家的癖性。理想的老人家是小孩子，理想的小孩子是四十歲的人，理想的女人是男人，雖則女人每每把這種秘密潛藏起來。

現在我已經回到家裏來了；已是半夜的時分，我必須馬上就寢，以備明天屠殺莎士比亞的申伯賴。你告訴我，我的那些劇中扮演人物，真使我氣沮胆寒。他們沒有一個會做戲嗎？啊，你替他們說抱歉的話！你替他們的生存

說抱歉的話你知道做戲是一種多麼不易討好的職業嗎？

我聽見你跑去看一個逃兵，頗爲驚奇。他們對我說，你的孩子都跑去，並且想慫恿你冒險一同去，可是結果沒有成功。所以我當時以爲你是不會冒險去看的。附帶告訴你一句話：從前當我在此劇本上演之前，拿它來誦讀時，人家並沒像現在劇院觀衆那樣地哄笑。老實說，這是一個嚴肅的劇本；如果你能忍住不笑的話，這齣戲是會使你痛哭的。

我當然是個素食主義者。難道你以爲我有咀嚼動物屍體的習慣嗎？噫！然而，我承認從前確有這種習慣，這不過是十五年前的事；可是自從那時以後，我就絕口不吃肉了。我不能把我的拿手好戲告訴你，因爲我還沒有達到『拿手』這個境地。我不久就可以寄一篇關於我的文章給你；此文將在不日出版的一本美國雜誌上刊登；同時，倫敦一個最佳的非職業攝影師，擬於下星期日替我拍一張好照片。如果那位前來訪我的雜誌記者（他是個很聰明的傢伙呢，）寫起文來沒有牛頭不對馬嘴，你就可以同時接到那份雜誌和一幀照片。那篇訪問記一定會使你大失所望；可是那幀照片會給你甚麼印象，却要看你的預料如何了。我很怕我嘴角那種討厭的表情，會給你不好的印象。你在週杪出版的星期六評論裏，便可以很逼真地看到這種表情。因爲我將用不正當的手段，把你大大地讚美一番，甚麼都不管。

現在已是午夜一點多鐘，我差不多睡着了。

祝你大功告成！如果你沒有達到十全十美的境地，你便會使我心碎。

一八九六年九月廿一日，地底火車上，煙霧迷漫，污穢不堪，震動不定。

G. B. S. (蕭伯納)

第十信——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啊，你真好！可是雖則你對我這麼好，我今晚一定一事無成。這並不是因為我聽天由命，讓我的表演去碰運氣。我已經決定要怎樣努力表演了，但是我一跑到台上去扮演伊摩真這角色時，我便立刻俗不可耐了。沒有靈感，沒有溫柔，甚至連憂鬱悲哀也沒有。緊張，呆板，跟皮革一樣生硬。我一些感覺都沒有。我對我自己稍微有點認識。過了幾天，一切便會不同了。我想這是身體疲倦的結果。我的頭腦是疲乏的。我不能掛心，不能想，不能感覺。甚麼都不能。我把這神聖工作的每一點，都加以最謹慎的考慮和練習之後，我終於得到一些啓示了。（當事情順利妥當的時候，結果總是如此。這和我的意志全無關係。）我得到一種微妙的感覺，於是，於是我看透了當前的局勢（戲劇中的局勢），一切變得金黃燦爛了。

然而，今晚沒有「黃金」。只有暗晦沈重的爛泥。我無能為力，親愛的人兒。你知道，這和我沒有絲毫的關係。如果我有一次良好的表演，那是意外的事。這是神助嗎？世間似乎有一種雙重的動作，因為當一個人在接受這種天賜的慈愛之露，火燄和溫暖的時候，他似乎同時也在轉過身來，承受適當的懲罰。

啊，愚笨透頂的傻子啊，幹嗎因為這個人待你好，便浪費他的工夫呢？

亨利歐爾文今晚一定會有很好的表演，令人歎賞不止的。我以後想在現代劇中扮演一個角色啊，我是多麼疲倦，多麼僵硬，多麼無精打采啊。

E. T.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難道我們做女職員的，永不該接受那些被老婆忽略的男子底愛慕嗎？假如我們也使用起做老婆者的特權來，漠不關心，討人厭，發脾氣，以哭泣為武器，衣襟不整，憂愁滿面，鬱鬱不樂，那麼我非立刻預備再去細讀報紙分類欄中的聘請廣告不可！

女職員戀史

羅一山

——隱名氏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十月號美國婦女家庭雜誌——

有一次，一個老婆對我說，『像你這種女人都是海盜。你們以冒險和興奮為餌，偷偷摸摸把我們的丈夫奪了去。我們這些住在家裏的老婆，那裏有法子和你們鬥爭呢？』

我聽完這幾句話之後，便把心中的第一個念頭說出來：『那些不幸的犧牲者自己爬上船來，簡直在哀求我們把他們帶走，到那裏去都好，只要逃得開！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怎好叫我們做海盜呢？』

我們兩人的確很不客氣，很無禮貌，可是彼此的話都有一些道理。當一個男人在『老婆與女職員』的局勢下肇起事端來時，他的老婆總是怪『另一個女人』。然而，鑄成大錯的人往往是老婆自己——她沒有小心照顧一個好丈夫啊！

我們這些在辦公室裏討生活的女職員，大都沒有一般老婆印象中那麼胡鬧浪漫，詭計多端。可是我們也是人。女人到三十歲或四十歲時，還是喜歡得到異性的注意；月光和音樂還能使心弦震顫。一男一女同出同入，進餐跳舞，這種玩意兒比在二十歲時，還要使人覺得興奮，因為我們這時已經更懂得體味發人深醒的談話的價值了。當命運之神把一個想逃走的漂亮男子，送到我們跟前來時，如果我們用和善的態度歡迎他，我們真犯了天大的罪過嗎？

我們在社會上做事情的女人，確也有相當的好處。我們不必掛心僕役，家具裝置，孩子上學，出疹子，料理家庭賬務等問題。我們不必遷就丈夫在衣食方面的奇想。可是，啊，對方的好處呢！對方的好處真是多得不可勝數；做老婆的如果關心她的工作，有奮鬥獲勝的意志，那末，她是永遠不會失敗的。

如果丈夫對家庭的興趣沒有減少的話，老婆就不至於失掉他，他就不至於給別個女人搶去。做老婆的每每在想：一個使人無從抵抗的妖婦，引誘一個正直老實的男人，使他喪失理智。這種想頭倒很可引以自慰的，然而，事實上這種情形確是很少。一個男人因為覺得在家裏缺少了一些東西，於是只好轉個方向，希望可以找到所缺的東西。做老婆的一定以為這「一些東西」就是漂亮的臉孔和纖細的身體了。可是，老實說，身體上的吸引在「辦公室羅曼斯」上也許是最不重要的。

驅使一個男人去尋找新伴侶的推進力，往往是孤獨——希望得到一個可以了解他的思想和情感的人，一個和他志同道合，可以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從事生活鬥爭的人。這種需要，在一段圓滿幸福的姻緣裏是早已

滿足了的。家庭，子女，熱情的朋友，共同的興趣：這些東西是男女間最密切的連繫。可是，如果男人在過了幾年結婚生活之後，發見他自己在夢想和意志中越來越孤獨無依，他是會轉移方向，到外邊去尋找伴侶生活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接受一個有婦之夫的邀請時的情景。我們倆有一晚都工作到很遲的時候；天落着雨，我覺得疲乏，因此，接受邀請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事。當我把「好的」說出口時，我有點驚慌：他會拉着我的手，要求我的同情，說人家不了解他嗎？

他全沒這麼做。他很可愛；他告訴我，當他少時，他夢想要做一個大出版家，後來環境使他的志向不能實現。他也很熱心地告訴我關於他的孩子和老婆的事情。

事實上這些丈夫並不告訴你，人家多麼不了解他們。真的，他們是很忠於他們的老婆的，你說怪不怪？只有在過了些時以後，你才由他的片言隻語中，發見他們多麼孤獨寂寞，多麼感激那些曉得表示同情的人。他們倒底談些甚麼東西呢？哥而夫球，花園，嗜好，志向，和他們的子女。男人開始很少說賣弄風情的求愛語言，雖則，如果做老婆的真不忠於職守的話，他們到相當的期間，是會說出這種話，甚至說出更含危險性的話的。

自然，我並不是在那第一次的晚餐席上就發見這些東西，我在這方面所知道的，也不是全由那第一個有婦之夫聽來；而且，我是到五年後才給一個憤恨填胸的老婆叫做海盜。她的丈夫是個壯大而恬靜的男人——這種男人你常常可以在車上碰到，看來似乎頗為疲倦，很忍耐地帶了一匣匣家人囑買的東西回家。自私自利的女人往往窘迫這種男人。他在辦公室裏也很有耐心，以和藹可親的態度去應付一切人類間的問題。

他的老婆一天總要打多次電話給他——次數真是太多了；當他全神貫注在辦理要務時，她的電話來了，把他的工作打斷。一天晚上，當我們幾個職員正在辦公室裏討論一樁要事，遲遲未散時，電話的鈴聲響了。當乙先生拿起聽筒時，我隱約聽得見一個不高興的老婆底尖叫聲：『喬治，你今晚到底爲甚麼又遲遲未回呢？你真不能夠——』

乙先生聽完電話，態度還是很恬靜，可是他的嘴邊有一種特殊的表情，使我相信他已經忍耐得有點不耐煩了。當我們做完工作時，他請我去吃晚飯。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

辦公室的女職員縱使不會見過老板娘，也想像得到她們的樣子。我們知道她們送丈夫出去辦公時，是露着笑容，抑是不斷嗷嗷地責備他們，使他們不得不視辦公室爲避難所。

乙先生的老婆比那種喋喋不休的女人還要可怕；她是個『貶抑者』，始終不把丈夫放在眼裏。她不斷地以態度、語言和動作，去藐視丈夫：『喬治真是一頭笨驢，你看他給新賬目弄得昏天黑地，擾攘不安！』她的語調似乎是說，喬治不過是個長大的孩子，人家不該讓他主持這生意。她不斷地『瀉他的面子』。在危難的時候，我相信她一定是個很可愛的老婆。假使她的丈夫生病，她大約是會廢寢忘餐，衣不解帶，日夜服侍他的。可是她在平日的生活中，無論如何不能做個體貼入微的老婆。

讓我回頭敘述乙先生和我第一次同餐的情形吧。在兩小時內，我們一邊吃，一邊閒逸輕快地談論一些與個人無關的問題。後來我們一道去看電影。喬治在影戲院裏散散心，似乎非常快活。我那晚當然沒有叫他做『

喬治，」不過那晚却是我們友誼的起點。此後我們倆幾乎每星期都要同餐一次了。

跟他討論他的希望和計劃，鼓勵他去奮鬥。這是多麼快活的事情。他在了解中表示無限的感激。男人確是喜歡得到老婆的信仰的！做老婆的應該曉得怎樣洗耳靜聽丈夫的談話，同時曉得怎樣維持他們的體面，顯示他們的長處。可惜現在做新娘的女人，很少受過這種訓練。

你試觀察一般女人在聽人家談話的樣子吧。她們不是惶遽不安，心不在焉，便是很緊張地坐着，等候插嘴的機會，好像軍隊在預備反攻一樣。這在一個勞碌終日的男人看來，尤其討厭。辦公處裏的爭論已經夠受了；他回到家裏來，需要安慰，溫存，和情投意合的談話，並不需要唇槍舌劍的戰爭。

你看，我雖是個未婚女子，倒頗知道做丈夫者所喜歡的是甚麼，因為我常常希望家裏有一個人，會像我自己那樣關心我的問題；希望家裏有一個人，會在我每日工作完畢，身心疲倦，無精打采的時候，鼓起我的勇氣；希望家裏有一個人，可以聽我報告成功的好消息，與我同樂。我回家時如果把耳朵充塞着僕役糾紛的事情，和瑣碎討厭的閒談，是會像一般丈夫那樣覺得很不耐煩的；而且，我也不願成爲家人恐嚇孩子的工具；「等你爸回來打你！」

現在讓我回頭敘述我的故事吧。不幸男女的關係很少能夠停留在友誼的境地上。有一天，我終於覺得那個和我對坐的人，不僅是個很可愛的男人，而且是我唯一的意中人。不錯，我們墮入情網了。

此後的六個月，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時刻。一會兒感到無限的喜悅，一會兒陷入極度的絕望中。我們倆在苦

悶中兜圈子，覺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進退維谷，怎麼也找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可是，我始終忘不了一件事：喬治有兩個孩子，爲了他們的緣故，我無論如何不能破壞他們的家庭。所以，我終於不惜任何犧牲地引退了。這已是許多年前的事。我現在已經挨過當時的痛苦，失望，和人生空虛之感，能夠平心靜氣地把一切發生過的事情細細追想一番了。

難道我的行爲是澈頭澈尾錯誤的嗎？難道我們做女職員的，永遠不該接受那些被老婆忽略的男人底愛慕嗎？難道我們永遠應該維護那些自私自利的女人底利益嗎？假如我們也使用起做老婆者的特權來；漠不關心，討人厭，發脾氣，以哭泣爲武器，衣襟不整，憂愁滿面，鬱鬱不樂，那麼我們非立刻預備再去細讀報紙分類欄中的聘請廣告不可！

不，我並不憤恨。我對我的決定並不後悔。可是如果我將來又碰到這種幸福的機會，（而且不至妨害無辜者的生活的話，）我不敢担保我會像上次那麼慷慨！

墨索里尼之恨

墨索里尼頂恨的人是希特勒和貴族頂恨的東西是金錢，貓，和老年。他不喜歡人家提起他已經做祖父；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是他的五十壽辰，可是他禁止意國報紙記載這個消息。——摘錄自 John Gunther 的歐洲圈內。



我這慣於執球拍與游水的手臂，生怕帶上手銬，

日本新娘的自白 洪 鶴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五日

巴黎 Revue des Deux Mondes

我已經二十五歲了，我拒絕過許多婚事，弄得我的父母和他們的朋友都心灰意懶了，可是他們決定要履行他們的責任，替我找一個合適的未婚夫婿。

我所不喜歡的並不是求婚者本人。我怕想到日本丈夫。我憎惡日本人安排婚事的法子。想到要戴婚冕就討厭。我們的短髮怎麼繫得上那束髮帶呢？臉上塗粉點脂，手部也經過一番修飾，由媒婆領到一個男人的地方去，這我真不能忍受。我這慣於執球拍與游水的手臂，生怕帶上手銬。丈夫的權威叫我精神恐怖。我為甚麼要辛辛苦苦地就讀於那有名的御茶之水女子學校呢？假如我要做舊風俗的奴隸，我又何必喜讀莫泊桑，易卜生，托爾斯泰與紀德的翻譯小說呢？

還有電影院。西方女主角的戀愛，顯示女子所能享受的自由與快樂，在我心中掀起一種新慾望。我恐怕一個把我和我的絲椅墊，我的裝滿腰帶與和服的箱子，我所帶的海菜與魚乾，一起帶到他家裏去的日本丈夫，會

堅持叫我照古代做妻子的老規矩行事。

我怎能把我的思想表白給母親聽呢？她天天實行孔子的格言：『男高於天，女低於地。』她早晨比我父親先起牀，跟傭人一起工作；她往往替他寫筆跡秀美的信。她穿着黑色的和服，滿城奔跑，選擇禮品，履行社交情誼，然後回來，招呼，微笑，鞠躬，弄得精疲力竭。

我母親越說那青年有現代思想，有快樂家庭，有近情的母親，我越怕那些話是媒婆的圈套。

我剛赴一場婚姻會見回來，我照常沒答應。那青年有一張討人歡喜的面孔，一種半歐化的容態，可是却有一個大家庭。我脫身自由地回來了，可是感到疲倦不歡。我想恐怕不能這樣繼續下去吧。也許有一天，我得再與這位求婚者會見，首肯，成爲一位青年的模範妻子，這種模範妻子的美德，從小就深印在我腦中了。在這夏季溫暖的夜裏，我真想抓住時間，叫人生的現實等待我。

秋天跟着橘子一起來了。家人現在忙着在預備婚冕了。不過這婚冕並不是要戴在我額上的。新娘是我的妹妹。她着迷了，非常頂真地，已經答應接受最近向我求婚者的請求了。我寫此文時並不妒忌，而是感到大惑不解。我哥哥冷笑着，用這話來非難我：『你以爲爸媽不及御茶之水女校的青年畢業生懂事嗎？不及舉起粉鼻來拒絕婚事的摩登女郎聰明嗎？上次那位求婚者不是那種可以送回森林中去的野獸。他是銀行家岡田的兒子！』
妹妹的溫雅態度，叫男家的人喜歡了。他們最希望的是有一位溫順的媳婦。現在我們家裏要有銀行家了！

他的話叫我心裏不舒服。我回答說：「笨哥哥啊，你忘記了，妹妹再也不是我們家裏的人了。」

妹妹因為比我先結婚，很客氣地向我道歉，說她是因為順從父母之命才答應的，爸媽都切盼他們的女兒早日成家。她在初次的婚姻會見中，就已滿意。她說：「我不明白姊姊爲甚麼有勇氣再去赴那種婚姻會見。我寧願頭一次便答應。」

妹妹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接受我們的老規矩，這叫我百思不解。

我今天從海濱回來，紅着眼睛，皮膚曬黑了，頭髮膠黏着。這叫母親惱怒了。父親立刻決定我得再去讀法文和英文。他們兩個都說以後再做價值高貴的和服給我也沒用了。從此我就決心穿着西服。

父親想在外交界中替我找個丈夫，他說因爲我那可惡的性格，是不宜於日本生活的。我現在在影片上看見外國景物，再也不把它們當影片看了，我把它們看做我有一天會到的地方。可是日本外交家的太太要美麗，受過高深的教育，要能幹。我感到自己不配做了。我很熱心地和瑪利小姐讀法文，她是一位日本外交家和比利時貴婦的女兒。

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父親宣說他請了一位法國人，要到我們的別墅中來坐幾小時。

父親說客人是一位青年工程師，又聰慧又受過高深的教育，和他交往，對於父親非常有用。爲要報答他起見，已經答應他要介紹他到一個日本家庭中來。媽媽和我都要出來招待，行請茶道的儀式。

我們向父親鞠躬，於是他出去了。母親和我愕然相向。要行請茶道的儀式，先得跑到東京去把器皿帶來。我

既然剪了頭髮，也得拿假髮出來戴，才合古禮。

父親對我說：「我希望你會說幾句法國話。我不願外國人誤會，以為我們的女孩子落伍。」

我請瑪利小姐寫幾句子給我，讓我背誦出來。

這法國人又漂亮，又有禮，他一定細讀過日本導遊局所編的附圖日本風俗指南。

當我的母親建議走到大佛像前去時，我窘得說不出法國話了。當我們站在佛像跟前時，黎諾曼先生脫下帽來，拿在手中。我沒敢叫他戴上，同時他的無禮也叫我不自在，因為照日本的禮俗，戴帽子是表示敬重的。

這時電燈突然熄了。這位法國人便執住我的手，輕輕地握着，領我走出花園來。我不敢縮回來。他把我的手握了一會兒，直到我們跑到月光底下時才放手。

黎諾曼先生請我們到帝國旅館去赴晚宴舞會。母親想要拒絕：「叫我們的女兒去那樣放浪形骸是不好的。我最怕的是那痴女孩。這些西方禮俗要叫她動心了。」

父親說母親腦經太舊。他說：「我是自由主義者。我們不該無禮拒絕這外國人的邀請，況且叫我們的女兒去欣賞一次歐西禮俗，也是好的。」

「唔，那麼讓你主意吧；你是家主。」

父親說：「那麼我們就去吧。」

老實說，我的手又能被這外國人握着，我心中感到欣慰莫名。我的母親一定會以為藝妓才該這樣做的。假

如她懂這外國人所說的話，不知道她要說甚麼呢？他約我去打網球。我得向爸媽撒謊了。我是在賣弄風情嗎？一定是的，這是一種沒受兄權干涉的簡單自在的伴侶生活。我們倆竊竊談心，混得很熟。我心中一面怕，一面希冀獲得日本女人所得不到的快樂。

「假如我要求你父親，讓你跟我結婚，他會拒絕嗎？」

我回答不了。多難回答的問題呀！

我真快活。父親說：「我以爲這位法國人值得進我們家門，他來做女婿，我不會不喜歡他的。我們替你找日本丈夫，也找得討厭了，所以你倘使喜歡他，就不妨接受他的求婚。你自己去覆信吧。你得先確定你們已經互相了解。現在我要走了，讓你們母女去討論。」

母親臉上愁眉不展，想要把心事隱藏起來。我們倆都不說話。引動我的不但是旅行與新異的事物，還有一種她所不懂的祕密，我怎能向她解釋呢？我所希冀的事物都是她的教育所非難的。

瑪利小姐要來了。要寫這封接受的信是非她來幫忙不可的。我從來沒寫過信給男人。我很想向這一位未婚夫婿細訴我的心願。我所認識的有限的法文，難道能把我的心情表白出來嗎？

我聽見母親在祖先壇前道罪了，她叫祖先恕她生我。

我的未婚夫來看我了。他那表示滿意的滿臉春風叫我手足無措了。他很溫柔地責備我，說我信裏某句某字顯得太謙虛與感激了。他說：「這些話該由我說的。」於是把一隻金鋼鑽戒指套在我的手指上，鑽石反射出

愛星的七色。

我的家人進來，向我道喜。我的未婚夫看見母親那種生硬的表情，哥哥那種懇切的鼓勵，和妹妹那種怕羞的眼色時，不知心中作何感想。他最覺得好玩的是看見那羣僕人擠在走廊中，像一隻多頭的好奇怪物一樣。

他深深地向我的親屬鞠躬。接着他站在一旁，讓我先走出門去。我看見哥哥在生氣，聳着肩頭。男人怎麼讓女人先走呢！

我們在東京一間禮拜堂裏結婚，一位青年法國傳教士用日本話向我解釋，說結婚的誓約包括愛情與責任。他也送我一本教會問答。我在這本問答中尋找歐洲生活的基點，發現它們比我所要脫離的日本生活基點還要嚴謹。我把這件事問我的丈夫，他笑着說：「你現在在讀我從小時候便背得出，可是從那時起便忘了的書。」我領了法國護照時，心中有自由、平等、博愛的新計劃。最引動我注意的是自由這兩個字。言論、思想、行動的自由，不知到底像甚麼樣子呢？

我們的蜜月旅行在船上開始了。我的丈夫真喜歡我，一步也不離開我。他這樣做，把我從小訓練起來要做的職務都奪去了。起初我們兩人中有人掉下東西時，我們彼此都忙着蹲下去拾，所以往往彼此頭碰頭。要克服我的天性，讓丈夫先拾，是很困難的。

現在我已經在瑪里林的家族莊屋中初度法國式的生活了。這裏的家庭生活是跟留外的歐洲人不同的。這裏的家庭生活很像日本的家庭生活，叫我覺得非常驚異。我跟一位外國人結婚，經過這長段旅程，結果我

所度的生活，竟與我以為我要離開了的生活一樣！

比方說，這裏也有祖宗遺像，雖然不像日本人那樣把所有祖宗的牌位都集合在一塊聖地上。我不必像在日本時一樣，向所有的祖宗一個個鞠躬，可是這些照像比我們祖宗的牌位怕人。這些照像在朝我看着。雖然我叫兩位注目在我紙上的祖宗覺得驚異，可是無論如何，他們是讀不到這篇文章的。

庇爾每天早晨離家，晚間回來。他回來時，跟日本丈夫一樣，朝最好的椅子上坐下，並不拒絕我的殷殷注意。我可以弄點東西給他喝，替他拿拖鞋；他並不提抗議。

我的岳母和少女一樣活潑，我們不可提起她的歲數。這種日本的客套話講出來會得罪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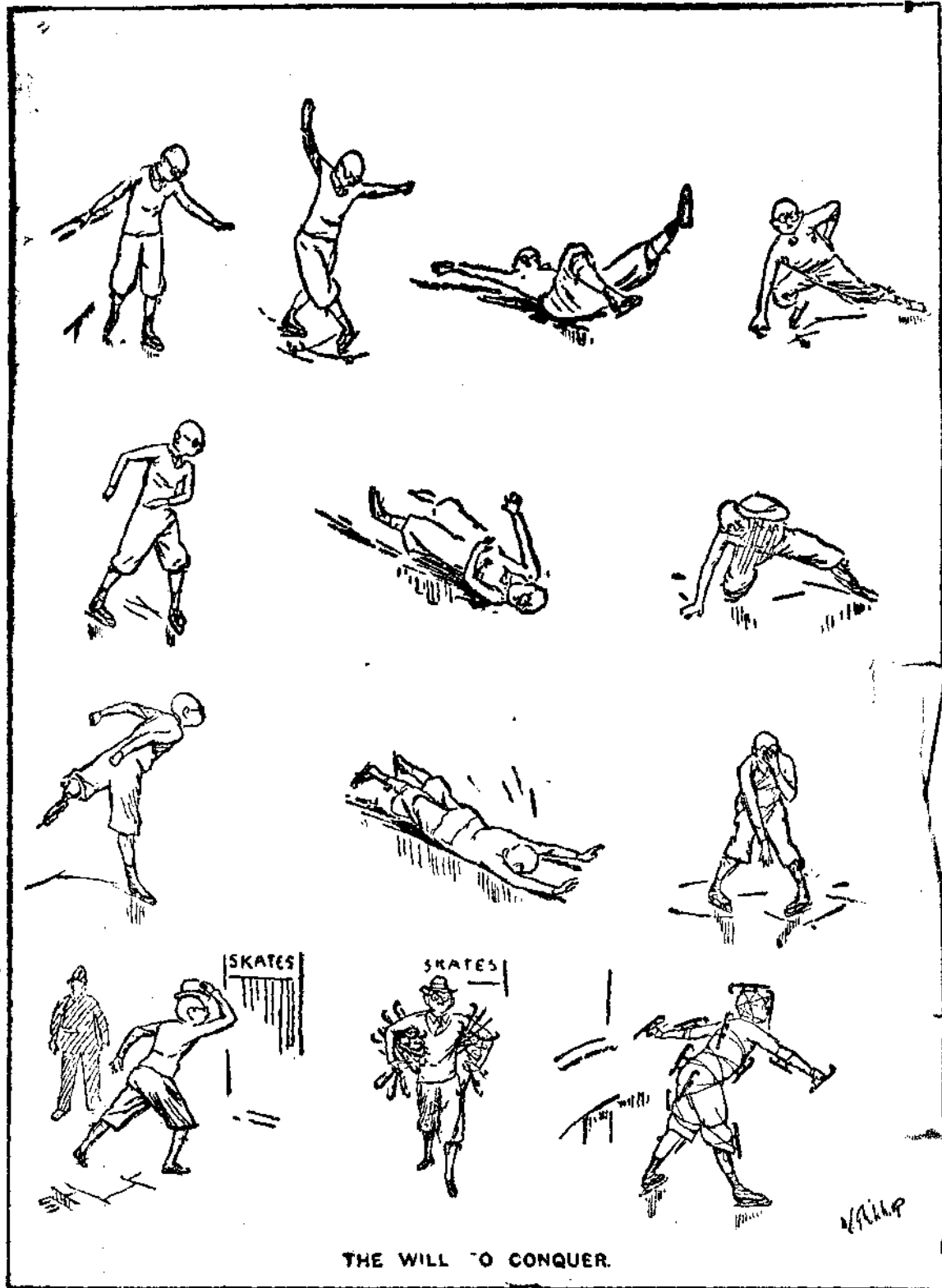
簡單說來，我的婚姻在好幾方面都跟日本婚姻一樣的。我覺得要一樣留心，一樣合禮。法國人的經濟與日本人的樸質祇是形式上不同而已。親戚是很重要的。我們該去訪親戚，也得請親戚。這裏也有節日可代日本節日。比方在二月裏，法國人不像日本人那樣拋豆過屋以驅邪，我們在這裏是投烤餅，同時左手握一枚錢幣。

最可驚異的是下星期我們屋裏要行一次日本的婚姻會見了。我沒想到會發現法國人的婚事普通是用介紹與媒人制的。這裏的青年男女對於這種風俗覺得平淡無奇。今天我要做我丈夫一位朋友的媒人了，你可以想像我做媒人時心中作何感想的！

我向來不做革命家，現在不得不做了。——托爾斯泰夫人語

防 跌 妙 術

轉載笨拙





山額夫人：你反對人工節育，是反對我的方法呢，還是根本反對人工節育？

甘地：是的，我根本反對人工節育。

甘地與山額夫人的談話

府炳麟

山額夫人書記 Anna Jane 筆錄。節譯自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號亞細亞雜誌

去年冬天，山額夫人費了兩星期的工夫，在印度宣傳節育問題。她演講了四十多次，設立了五十多個節育問題討論會。她獲得全印婦女大會，全印醫藥會，和孟買市政府的嘉許。

我趕忙放下手中的東西，和他握手。有一種光彩在他臉上發出。

「我到他那裏的一天，恰是他的靜默日。我不便

她會到甘地那兒住過兩天。下面的話是從山額

夫人自己的日記上節錄下來的。

「我們跑去見他。他站起來歡迎我，滿臉的笑意。

和他談話，只好參觀他那區居民的各種工作。晚上我和甘地等同進晚膳。他先遞給我一匙苦杏仁，煮爛的葱頭。接着是一碗熱菜羹，一杯熱牛奶，一只鮮橘。此

外還有別的菜蔬和米飯，很豐富的一餐。甘地正在試驗各種食物的滋養料，預備教給一般窮苦的鄉民；他們大半在饑餓之中掙扎着。晚上我們在月光下做禱告。甘地夫人分給我們食物和香料。她是一個短小，結實，並不十分動人的女人。可是十分和善客氣。

「第二天早晨六點鐘，我就去見他，這是昨晚約好了的。我陪他在村中散步。他雖然扶着手杖，但步履很健。我們談些關於食物滋養的問題。」

「七點時，我再晤見他，作第一次正式談話。在座的除了他，我和我的書記以外，還有四個他的人员。」

「下午三點鐘，我們作第二次會談。他坐在戶外，灼熱的日光之下，頭上披着一件白外套。我們就在蔭影下席地而坐。甘地在喪父以後，受到很大的影響，心裏感到很深的自疚。因此，他看兩性交合爲一種罪惡，一樁不潔的事。這在他的談話中，時常可以看到。」

一個著名的節育運動家和印度聖雄的會談，在歷史上和在目前，都有重大的意義。我們能夠看到他們會談的內容，真是難得的好機會。以下是琴愛娜女士的紀錄。

早晨的談話

山額夫人：我們都是爲人類謀幸福而工作的。我知道你的事業有較大的效果。依據我的思想，世界人類若要得到真自由，女人必須能控制她們獨有的生育能力；否則這世界將永遠充滿着苦惱，貧窮，戰爭。我要問：女人應該節制生育嗎？她們有沒有節育的權利？你知道什麼好的節育方法嗎？據我的陋見，生育過多實在是社會不安寧的唯一大原因。

甘地：我常常對婦女們說：『你們痛苦的泉源就是你們自己——不僅在生育問題上是如此，在各種問題上都是如此。』以我自己的妻子來說，我有時輕侮

她，也時常指導她。她現在不是一個全無知識的女人，這就是我時常教她的效果。但我不是她理想中的教師，因為我是一個粗蠢的人，我自己也免不了有獸慾發生。我用我的妻子做代表來研究女人。在南菲時，我認識許多歐洲女人，我更熟識那兒的印度女人。我同她們一起工作。我想指示她們：女人並不是丈夫或父母的奴隸。不論在政治上或家庭中，女人都有權反抗丈夫或父母。我很堅決地說，我以為女人必需依賴自己，才能解放。我並不苛責女人的無能。因為這的確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但我斥責男人；他們利用法律去壓制女人，把女人當工具看待。而女人却也甘心學做男子的工具！

我和西方女人交際不多，所以也許我的見解不是很正確。不過我對於印度女人了解很深。我會和許多受過教育的印度婦女會談。我懷疑她們有代表全印

婦女說話的權利。因為她們是不去和一般不受教育的女人接觸的。但我却和她們接觸過。我看待妻子和自己一樣；但她却太奴順我了，因為她要表現她的端莊嫻淑。有時她並不十分願意順從我，可是在她的不願意中仍有服從的成分。她真是一個印度型的妻子。我常教她謀她自己的獨立生活，可是她不肯這樣做。我覺得在我以後的生命中，假使我能使女人明瞭她們是有自由的動物，那麼在印度就不必討論節育問題了。只要她們肯在丈夫性慾衝動的時候，對丈夫說一個「不」字，可是問題是在她們不肯說「不」。

我讀過許多關於節育的書。我知道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泰戈爾，奈都夫人，和你，具有同樣的見解。我知道他們是反對我的。我也曾照他們所說的想過……我的見解是：即使你所提倡的各種節育方法是完美的；可是在印度，就未受教育的婦女來說，目前

也不必談到節育問題，因為印度婦女界有許多別的事情更需要救濟哩！至於一般受教育的女人，我想她們會做你的信徒；可是我怕這於她們是有害無益的。

山：你以為印度的非知識階級婦女會反對我嗎？比方說，孟買地方貧民窟裏的女人。

甘：是的。

山：我不能同意你的話。當我到孟買時，我首先去訪問貧民窟所的婦女。我看她們每人都帶有四個或四個以上的孩子。我問她們：「有過幾個孩子了？」「死了幾個呢？」死亡的數目很大。我又問她們是否希望再有孩子？每個女人都伸起了手，好像在說：「上帝啊，我不再要孩子了。」這不是表明她們有節育的需要嗎？她們也問我怎樣可以避免再生孩子？我想再往各鄉村去看那裏的女人，是否有同樣的感覺。現在我們且不必談怎樣去節制生育。讓我們先弄清這個問題：

究竟她們要不要有許多孩子呢？

甘：我不說：「她們希望有許多孩子。」可是我要說：「她們並不願意做可以減少生產的事。」因為她們是不願意拒絕丈夫的要求的。我想你一定會說：「既然夫妻雙方都不願停止性交，那末為什麼不採用人工節育法呢？」

山：你在民衆運動中教民衆不服從。你是不是也在教印度的女人在家庭中不服從呢？

甘：是的。但是這種「拒絕」——對丈夫說我不願——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可以不至發生嚴重的事。可惜她們不肯說「不」。

山：這是實際上做不到的事。這會引起離婚和家庭革命。一般的婚姻是需要一個和諧的夫婦生活的。甘：性交是要雙方同意的事，否則婚姻便是建立在不正當的基礎上。

山：這是對的。不過在未婚之前，青年男女決不會先談妥這個條件；雖然現在的青年，漸漸地在注意這問題。你更想到一個女人拒絕丈夫性的要求之後的苦惱！假使他因此遺棄她，那便怎樣呢？在美國，有幾州的法律，不許女人拒絕丈夫的性要求。我不知道印度的法律怎樣。不過禮俗已教她必須順從丈夫的性要求了。

甘：印度沒有這種法律。

山：但禮俗是如此啊。禮俗比法律更不容改變呢！

甘：是的。

山：那末，你在教她們接受她們所不能接受的道理了。這不使她們爲難嗎？

甘：假使她們知道怎樣去拒絕丈夫，那末夫婦間便不會發生糾紛。我要女人懂得她們有拒絕丈夫的權利。現在她們以爲自己是沒有這權利的。這確是難辦

的工作，可是如果我要從事節育運動，我就要這走路。

山：你以爲節育教育是無益的事嗎？在英國，有許多社會學者說：假使一個女人在還沒有生第五個孩子，還沒有潦倒，酗酒，墮落的時候，能受些節育的常識，那末她是可以得救的。美國有許多女人都受過節育的指導。在一定期中，避免了受孕和生產的痛苦，因此可以各自謀生。她們沒有一次復一次生產的恐怖；因此有愉快的精神，更好的心理狀態，更好的家庭和更好的愛情。甘地先生，你以爲性愛和性慾有分別嗎？你所反對的是性慾而不是性愛吧？

甘：是的。可是夫婦之間，只想滿足性的要求，而不願爲這性交的果實負責任時，那不是性愛，而是性慾。真純的愛超出性慾之上，而自己會有節制的。假使一個丈夫說：『我們不要生孩子，可是我們來交合吧。』這

不是獸慾是什麼？假使他們不希望有孩子，那麼他們就應該絕對不作性的交合。

山：那麼你以為除了生小孩的目的之外，一切性交，都只是獸慾的表現了。

甘：是的。

山：我以為這是一個軟弱的理論。甘地先生，兩性結合的動力是性的要求，一種生理上的要求；交合是這種要求的表現。還有一種動力，便是以尊敬、諒解為中心的愛。愛達到了高潮，即使發生性的交合，不論他們的目的要不要孩子，我決不稱之為性慾。

甘：這理論並不全對，世人不久會明白的。在印度聖經中，也可以見到性慾穿了性愛的衣服而被讚美着。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假使我僅把性的關係來看待妻子，那麼我們中間便沒有了解。我們的愛，便不是最高的愛。假使我們中間的愛更深些，那末我將更克

制我自己。我的妻子從不會克制不住自己的，她也沒有拒絕過我，雖然她常有不願意的時候。當我性慾衝動時，我實在忘了愛她了。我說過：『要女人知道妻子有拒絕丈夫的權利，是不容易的。』當我還沒參加民衆運動時，我有工夫教她，可是我不會好好地利用這時期。現在我却沒有時間去指教她了。

山：我以為性慾和愛是大不相同的。我崇信性愛也。許性愛是現代的新美德。牠正在漸漸地向更高的意識方面發展。我認為性愛是一種真實存在的力量。

甘：假使一個男子和兩個以上的女人交合，或一個女人和兩個以上的男子交合，這個男子或女人的性行為，是性愛還是性慾呢？

山：這是性慾，不是性愛。我以為純粹的愛是從愛本身發出來的。

甘：不。愛並不從本身發出來。假使你愛了兩個以上

的女人，你知道那個是真愛呢？

山：男女相悅，發生一種性的吸引力。於是他們感到一種新的人生經驗。這新的經驗使他們成爲更完美的人。性慾是只要發洩獸慾，是可恥的，不可告人的；交合之後，男女分手了事。性愛是二位一體的愛。性愛使夫妻有更深的了解，有更和諧的精神合作。

甘：你的話是受了西方一夫一妻制的影響。可是在東方並不如此。許多人相信一夫多妻或多妾是合法的。我會仔細想過這問題。在東方，這是很久的習俗，婚姻僅是一種契約。家長老早爲子女訂好婚約，子女無權過問。我法律上的妻子是一個無知識的女人。後來我遇到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知識遠大的女人。我們不可以有愛的結合呢？我像失了舵的船，幾乎失足。可是我懸崖勒馬了。我自己的子女教我回頭。我想，假使我毀滅了，我的子女也要毀滅的。

山：我不敢說你的意見是合理的，抑僅是個人的感覺。我們不可以說一個丈夫在許多妻妾中會對某一個女人特別傾愛嗎？假使一個男子能找一個他自己的唯一的女人，他們的人格交融了，他們的結合永遠和諧地生長。

甘：在大乘經典中，你沒有看見過都拉配迪那段神話嗎？她有五個丈夫，每個丈夫在妻子身上有一部分指定的權利。這也是被頌爲神聖的結合的。回教中仍允許男人有五個地位平等的妻子。回教先知並不說這是性慾。他們却以爲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是惡俗；他們相信假使世人都實行多妻制，那末世界就會安寧一些的。

山：我們不能把萬國的情形併爲一談。人類的種族像學校裏的班次那末多。……不過我同意你這一點意見：我們要從個人節慾做起。可是你想過這個問題

嗎？一個女人從出嫁到不能生產為止，在這時期內，即使她每年只和丈夫交合一次，她也可以有十個或十二個孩子的。所以就是最能克制性慾的人，也可以有一個大得無法維持的家庭。夫婦們一定要為此家累而犧牲他們畢生的幸福嗎？假使不希望有許多孩子，那末一對夫婦在一生之中，豈不是只能有四五次性交？

甘：爲什麼我們不教他們想：有四五個以上的孩子是不道德的。有了四五個孩子以後，夫婦就該分居了。假使我們如此教他們，不久可以成爲一種習俗的。假使社會學者不能用這觀念說服人們，政府爲什麼不制定一個法律來阻止生產呢？

山：我相信節育教育確能使男女獲得德、智、體、三育的佳果。你有沒有更合實際的方法可以教給我嗎？如果你有更合實際的方法可使印度的母親們不至受

到孩子太多的痛苦，那就是再好沒有的事了。

午後的會談

山：讓我們再談關於「絕慾」的問題。許多現代的神經學者和醫生都說：絕慾是違反生理的；除了特殊情形之外，絕慾是有害神經系的。你相信這個論斷嗎？

甘：我讀過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書。這是學者檢驗許多神經不健全的人後所得的結論。這些學者假想一般神經不健全的人可以實行禁慾。那知事實上他們並不能禁慾，却變成癡狂者了。這論斷並不是由檢驗健全的人得來的。

山：我正在懷疑哩。你知道有許多神經正常的人，也在實行禁慾。我舉兩個例子給你聽——他們並非邪惡的人。他們想壓制天賦的性的要求。我懷疑假使性慾是一種邪惡，爲什麼全善的上帝使每人都有性慾呢？

甘：我以為性的行爲必須雙方同意，若單由一方要求，這便是邪惡。其實，除了節育一法之外，我們不可以想別的方法嗎？不過節育並非絕對不可行，否則許多偉大的思想家不會從事於這種工作了。假使你感到某種方法不好，那末當然要找補救的辦法了。我所見到的辦法，便是叫女人向男子提出分居的要求。

山：那末女人的經濟問題怎樣解決呢？她沒準備自給自養，尤其是印度的女人。她們靠婚姻，靠丈夫生活。已生的孩子由誰撫養呢？你如果提議男女分離，你必須解決這些問題。

甘：是的。我建議國家應該救濟她們，保護她們。或許可以定一條新的法律。現在可以根據不貞，提出離婚，將來可以根據健康而提出離婚的。

山：還有一點：在西方，有許多思想前進的女人，不再甘心做丈夫的洩慾器了。女人有女人的性的要求，她

們也要來要求丈夫滿足她的性慾。這表明男女雙方都感到性生活是人生快樂中不能缺少的要素。你對於這一點意見怎樣？

甘：我得另想別法。我不能說一種方法便可以通行全球。我們可以找出許多方法來節制或限制這種慾望的。我既然不贊成人工節育法，那麼總得想出別種自然的方法的。可是你和我總不會走上同一條路；因為我是屬於相信『生活和慾望必須克制』的時代的人，而你的時代却相信『物質文明』、『享樂自由』。假使你立志要做提高人羣教化的工作，你得犧牲健康，甚至犧牲生命。世上有比健康更重要的事；也有比生命更寶貴的东西。

山：是的。我同意我們應使人類相信這更寶貴的东西。可是我並不強迫每個人節育。我不過爲人們想一種解決困難的辦法。

甘：啊，山額夫人，我知道你並不強迫他人節育。可是有些提倡節育者是在強迫人們這樣做的。

山：在美國，生產率在減低了。現在的老人比從前增多了，因為人們有較長的壽命。結婚年齡增高了，這使女人的受孕可能時期縮短。你是不是以為印度貧民的生產率並不高呢？那末印度每年增加的人口那裏來的？那一階級的人們生產率最高？

甘：中產階級的生殖力最高，因為他們可以享受縱樂的生活。貧民階級的生殖力並不高。假使這話不確，你不會見到貧民窟裏的女人僅帶三四個孩子了！她們並不像美洲或歐洲的苦女人，有一個可怕的高生產率的問題。印度大部民衆的命運是饑餓。我會和窮人同住過二十一天，我一些慾望也不會發生了。看到這種困苦，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慾望了。

山：但是，甘地先生，印度成千累萬的人，都把你的話

當經傳看的。你怎能叫他們——如此微弱，無知識的人——來追隨你呢？你是如此聖智，意志如此堅強的人，才能達到管束自己的地步。

甘：（微笑不言）

山：回過來講，你反對人工節育，是反對我的方法呢，還是根本反對人工節育？

甘：是的。我根本反對人工節育。

山：在你的經驗中，你有沒有見過一種生平不會經歷過愛，永遠絕慾的人？如果有這種人，他是不是一個天賦獨厚的人？

甘：我不能立一個定理出來。我知道許多高尚的人實行禁慾，我也知道有許多高尚的人並不限制性生活。

山：你有沒有鼓勵我的話可以讓我帶走，使我的『爲人類的工作』得到一些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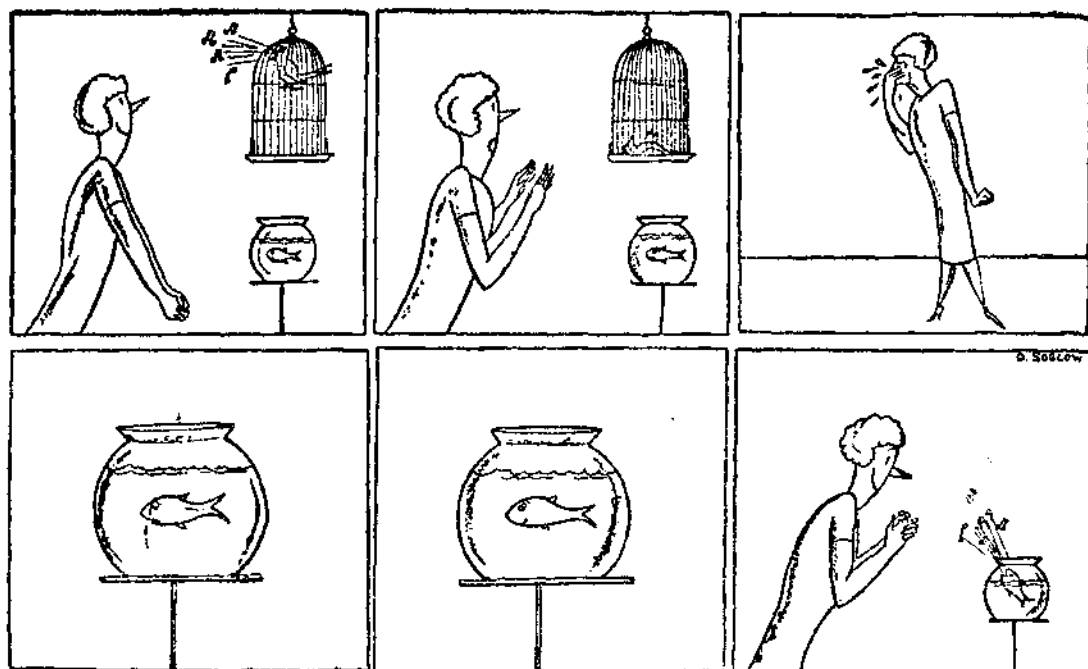
甘：我僅能說：『求上帝把真理引導你。』你也會如此向我說的。我很敬佩你的志願，否則我不會費這些工夫同你談論。在我看來，上帝便是真理；我甘願犧牲一切，甚至犧牲了印度，去尋求真理。假使有人為我打開茅塞，指出我是沈迷在愚人的樂園裏，我決不閉耳不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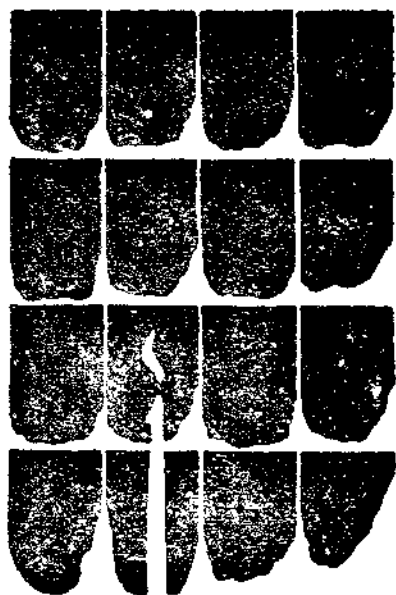
山：我們心中都存着為人類謀幸福的念頭。我說事實的結果將證明一切。不論做什麼事，善用知識是要緊的。好的方法會因用錯或濫用而產生不良的結果。當我宣傳節育時，我同時也宣傳改良兒童、家庭、人類各方面的教育問題的。

甘：不要帶着失望的心情回去，我們的見解顯然是比較接近了。

代 庖

轉載紐約客





一般人也許還沒有澈底了解林白的「生命房」的意義吧。這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科學家林白

吳志鵬

——William Laurence 原著 節譯自

一九三五年美國今日雜誌——

林白於一九二七年五月獨駕飛機橫渡大西洋，由紐約直飛巴黎，一躍而成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他的名字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又於人類史上再度出現了。

這一次他在科學上建立了功勳。他使大科學家也以為不很可能的科學之夢，變成事實。他已經創造一個人造心和人造肺，使人類或動物的器官在死後還可以繼續活下去。這個人造器官不但可為科學研究之用，而且可以做化學小工廠，製造無限量的「長生不老仙藥」去救瀕死的生命。

世界的人士久已略知林白不僅是飛行家。他已經在墨西哥猶曠旦半島 (Yucatan Peninsula) 未探險過的區域，發現四座重要的古城，也在美國拍布羅 (Pueblo) 城外的巨崖邊，發見一些由地面看不見的住宅。這些地方都是過去飛行家沒有注意到的。

後來在一九三二年四月的一天，美國科學雜誌上登載一篇短文，描寫一種可以洗滌血漿裏的紅血球的

新式「遠心機。」這個新儀器是洛基非勒醫學研究所設計的，而此篇報告的作者是林白。林白已經默默在這隱僻的研究院裏做了兩年的工作，沒有惹動社會的注意。

這報告敘述怎樣運用遠心力去分開密度不同的液質——林白少時在其父親的製酪場裏，已經知道這個物理原則。這是不難猜得到的。可是他對生物和醫學的興趣從那裏來的，却還是個秘密。

關於這個秘密，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他在一九二八年由紐約乘飛機帶了一些肺炎的血清到軌柏克 (Orbeck) 去救他的飛行同志和朋友本奈特 (Floyd Bennett)。這血清是洛基非勒研究院供給的。當他的長子於一九三〇年誕生時，他和洛基非勒醫院的醫生接觸的機會漸多。他就在這一年入該研究院任研究員。

該院的卡勒爾博士 (Dr. Alexis Carrel) 已於一九一二年發明一種科學方法，使隔離起來的細胞，可以在玻璃裏長期生活；有一片小雞的心臟，用這種方法保存起來，已經活了二十三年。可是科學上還沒有一個儀器，可以代替心肺的功用，使一個完整的器官，永遠不受疾病的傳染。林白做了卡勒爾博士的生物機械助手之後，便開始研究這個問題，於一九三一年五月，製成一個不為微菌所侵的唧筒，可以使一條動脈的血液流通起來。這儀器須經過一番改良，纔能使卡勒爾博士把一個心臟、腎臟，或卵巢連接上去。據卡勒爾博士說，該院已於一九三四年春，初次造成一個模型，可以使一個完整的器官在體外生活。

林白在這四年的科學實驗工作中，也曾作二萬英里的飛行，由北極到熱帶去。在他起程之前，新聞記者看見他的飛機上有一個奇怪的小東西。人家問他這是甚麼東西，他談諧地答道，這是「天鈎。」後來大家才知道

這是他所發明的芽胞新捕捉器；他應美國政府農業部的請求，帶這儀器去調查北大西洋的植物種類。他在這次飛行中搜集幾百種標本，其中有許多是人類未曾見過的。

一般人也許還沒有澈底了解林白的「生命房」的意義吧。這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很重要的發明。科學家有了這個儀器，就可以詳細研究生命的重要過程，觀察生命在各種常態和變態的情形之下的神祕微妙動作。科學家從今以後可以觀察人類重要器官的生長，工作，衰老，死亡的各現象，進一步研究刺激生長與工作的方法，和消滅衰老與死亡的方法。

這個勇敢的偉大飛行家，現在已經變成一個科學上的神祕人物，將來的發展是未可限量的。

老人學校

美國奧克拉何馬城有一間老人學校。有志求學者至少須上七十歲，始有入學的資格。該校共有學生九百人，其中上九十歲的有四十人，上八十歲的有三百人。最老的兩個學生一個是一百歲，一個是一百零二歲。這間奇特的書院的教育政策是讀書與娛樂並重。

關於做祖父的藝術，最後這幾課確有其可愛迷人的地方。這些老學生清晨起身，便得趕快到學校去；手裏帶着書包和午餐的籃子，與孫兒們並肩而行，倒頗有特殊的風味。他們入校讀書，完全是自己的興趣，不是受人家強迫的。這是他們最覺快活的事。如果他們想偷懶逃學，他們大約是不至受刑罰之類的不快待遇的；至多因為沒有考得第一名，給孫兒責罵幾聲吧了。——巴黎自然什誌。

名人傳語

麵包、美和友情是人生的三大需要。我們將創造一個新社會制度，使誠實服務的人都可以得到這三種東西。——Edwin Markham。

要是我們能睡得像該起牀時那樣熱，那就好了。——Walter Winchell。

沒有缺乏趣味的事；祇有缺乏趣味的人。——美國文豪 G. K. Chesterton。

我祇是一個普通人，可是天地良心，我比普通人更努力工作。——美國故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最殘忍的謊話往往是在靜默中說的。——英國文豪 Robert Louis Stevenson。

別祈求有較輕的擔，要祈求有健壯的肩頭。——美國故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快樂的祕訣不是做你所喜歡的事，而是喜愛你所做的事。——英國文豪 J. M. Barrie。

把機會造成困難的是悲觀者；把困難造成機會的是樂觀者。——Vice-admiral Mansell, R.N.

把城內外的一切聲音包括在內，世間很少比敲門聲更引人注意的聲音。——英國文豪 Charles Lamb。

四十歲是青春的老年，五十歲是老年的青春。——法國文豪 露俄。

除非你甯願做別種事，沒有一種事是真真的工作。——英國文豪 J. M. Barrie。

快樂是一種香水，你假如把它撒在別人身上，自己也不能不滴上幾點。——美國作家 Emerson。

腦子和降落傘一樣——祇有張開時才有用。——Lord Thomas Dewar。



我進入一個新的世界了，其美麗與不可思議，真是
做夢也想不到。

海底歷險記 胡悲

Paul Brown 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二年

七月號美國田與河流雜誌

西印度羣島中海地的貢奈夫灣，海水頗為平靜，我們的小船徐徐地跟着波濤上下起落。我踏出船緣，走下扶梯。我直走到海水要淹到肩頭時才站住，船上的人便把那笨重的銅頭盔套在我頭上，緊結在我的雙臂下，以防脫落。我看得見那露齒而笑的黑種土人，在替我抽氣，空氣從我頭上的活門抽出，發出噓噓的聲音。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曉得一切都準備好了，於是就開始沉下三十呎深的海底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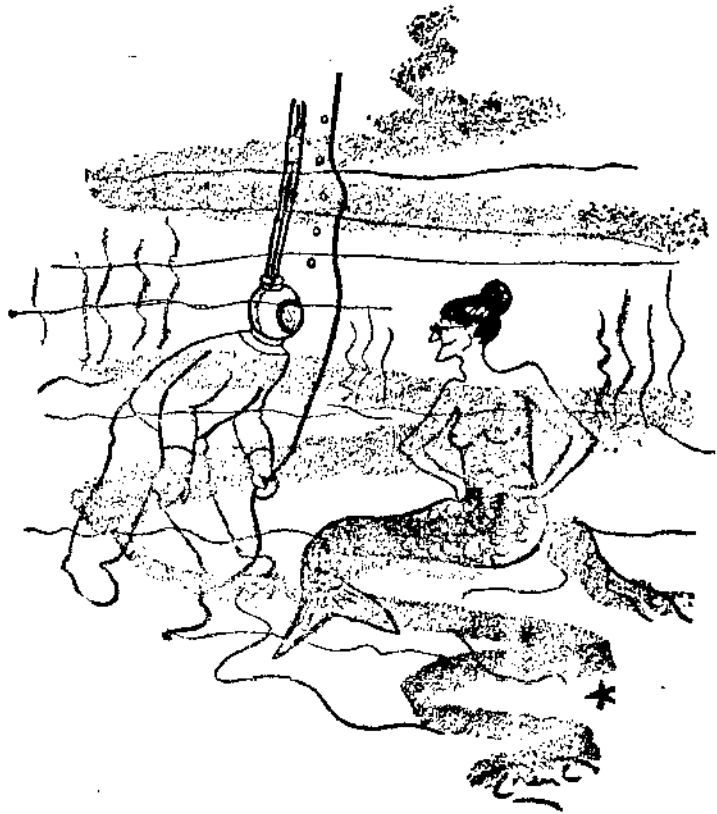
我進入一個新的世界了，其美麗與不可思議，真是做夢也想不到的，我以前所猜想海底的情形，是完全錯誤了。在這新世界中，我得從新學習走路。跨步是不能快的。稍微跳一下，就會變成帶飛帶跳，把你送到超過你原來的目的地很遠的地方，可是移動時却是很慢的。手與臂都要慢慢地移動。從水面上射來的光，光度柔和，透過一切東西，好像是無影的燈光一樣。

當我踏到海底時，我的脚上有一隻寄居蟹，倉皇地逃進殼裏去，用一隻煽動着的海葵來掩護，很笨重地跑

開有一隻大海盤車收縮了，就此消失。前面有一座童話式的小型城堡，是用珊瑚造成的，有甕塚，港口與稜堡堡中穩藏着許多快活的小魚，五顏六色，應有盡有。它們一羣羣從石隙中游出，游到我所戴的銅頭盔的玻璃前，目不轉睛地注視我。接着，它們突然同時跑開，好像得到甚麼信號一樣。幾乎立刻就有一小羣鸚鵡魚出來替位，鸚鵡魚是一種顏色鮮麗的大魚，嘴部硬而有力，可以從礁石上把一塊塊的珊瑚咬起，把隱藏在裏邊的小魚與蝦蟹當飯吃。接着有一條約五呎長的小鯊魚，緩緩地游過去。那條鯊魚對我看了一會，可是當我伸手去拿那掛在浴衣帶上的魚杖，回到我背後的珊瑚石上來時，它已經游到三十呎外的黑暗中去了。

當我走近時，珊瑚突然從鮮黃色，蒼紫色和橙黃色變成一律紅褐色了！我向前俯着，看見整個珊瑚岩的表面，佈滿着珊瑚蟲。這些蟲住在它們自己所造的管子里，而這些管是造在寄生主的身上的；它們一見甚麼東西，便立刻縮進管裏去。這些管看起來像是不整齊的灰色泥煙管軸，可是却很柔軟易屈。上部緊閉着，完全看不出裏邊會有這種花形美麗的蟲類。我把肩頭靠在珊瑚上，我從岩石上搔起一隻來。這些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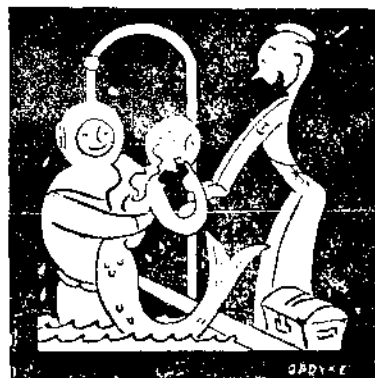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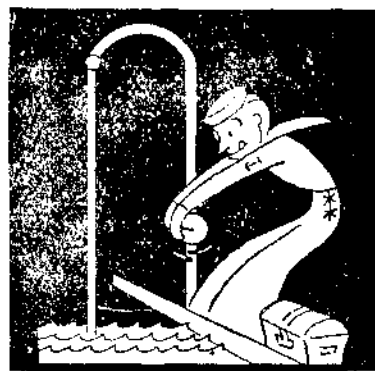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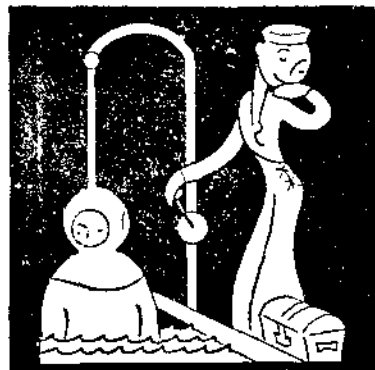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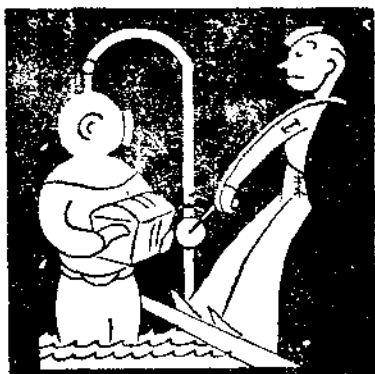
“少年人，你來幹嗎？”



色的小珊瑚蟲都閃入石洞中去，整塊礁石的顏色又變了，我所看見的祇是純白色的珊瑚本身而已。

接着有一條大鱸魚遲緩地穿過礁石的罅隙，尾巴朝我擺動着。不一會，我覺得我週身有許多鱸魚了。我從袋裏拉出一條六呎長的釣魚線來，線上套着一隻大鈎，用一隻小蟹做餌。潮水把那上餌的魚鈎朝那羣鱸魚流去。有一條兩呎長的鱸魚祇把它看了一眼，便若無其事似地吞下去。我急忙把線拉回來。那條魚把線拉過去，在這段短線的末端，拼命滾動掙扎着。我差點兒站不住腳了。我真沒想到那條區區兩呎長的魚，會這樣大鬧一場的。後來我才曉得，這是因為我不能快步走動的緣故。我孤身站在那羣牙齒銳利的鱸魚中，假如它們同時向我襲擊，我一定非進醫院去不可的。後來當那條鱸魚疲乏無力時，有一條鱸魚來把它的尾部咬去一口。整羣鱸魚立刻都向那條受傷的鱸魚進攻，我急忙把線拉回來，可是魚鈎上祇剩一個魚頭了。海中魚類的橫暴，在這裏一覽無遺。

這時海底的景色已經改變了。海菊，海梔子，輕搖着的海藻，以及艷麗的海紫莖這些海中動物，都已經縮回它們的護身老家去了。我坐在一隻有軟墊的櫻紫色腳凳上，才曉得原來是一叢海棉，在底下震動着。我改坐在一大堆腦狀珊瑚上，注視海底景緻的重新開展。有一隻形狀可厭的大海鱸，興風作浪地游過。有一些小河豚，身體像生長過度的栗子的刺皮，自由在地游來游去。這時我的面前突然來了許多紅鼈，我至少抓到二十隻。這是一種最有趣的行獵法。我永遠不曉得這些魚可會跟我搗蛋，叫我的頭盔進水；我也永遠不敢說繞在我手腕上的繩子會不會割破我的皮，叫我流血，在海底流血是非常危險的事；我也不敢說大魚會不會來咬我。



我不曉得我到底潛水多少時候。我的手指已經起皺紋了，這是應該回去的記號。可是我還想看看在那礁石的拐灣處有甚麼東西，於是就朝那伸在較深水中的珊瑚石端走去。我剛轉彎時，一座花紅柳綠的海底花園展開在我眼前。各種海草曼妙地擺動着，長得非常可愛。櫻色與紫色的海棉，長在火山石上，活像煙肉。稜角形的珊瑚伸張雙臂，好像在擁抱一樣。有一條光艷奪目的蝴蝶魚游過去，身體很小，可是幾乎跟天上的虹一樣美麗。

——接着又是一條，接着來了許多條，一切都是我前所未見的東西。

我注目看這些魚，它們一轉灣時便消滅了，可是當我在看時，其中有一條魚是永久消滅了。那條魚游得太近一朵狀如大『花』的海中管蟲了。那條蟲的觸角（也就是那朵花的花葉）一覺到有魚游過去，便閃電似地關了起來，把這條小魚吞進肚裏去，這肚子同時也就是保護管。

我正在看海花吃小魚時，我逐漸覺得珊瑚後突現一片長黑影。我再詳細一看，才曉得我所見的是一條六

呎長的梭魚！那條梭魚正在用那雙動也不動的空洞眼睛在審量我。一時我竟無力移步。那條剛才游了過去的鯊魚我並不怕，可是這條梭魚却叫我害怕。現在一切都要讓這條魚雷形的野蠻兇犯去決定了，看它要把我怎麼辦，而不是看我決定要怎樣的。接着我才曉得我忘記把釣魚線收回來，線端的鈎子上還掛着一塊蟹肉。潮水慢慢地把魚餌流向梭魚那一面去了。我當時當真是在釣那條大魚了，可是事實上我是不想捕它的。我祇希望它決心不來吃我就好了。我趕快把那鈎拉回來，想叫那條大魚吃不到餌，可是梭魚游得比鈎快，把那餌吞下了。我想把線拉回來，因此把鈎鈎在梭魚的下顎上了。

梭魚立刻掀波作浪，向後拉去。我被拉得跌倒了，慢慢跌下去，像電影中的慢動作一樣。當我跌得平臥海底時，海水開始咯咯地流進我的頭盔了。到我跪起來時，海水已經淹到鼻子上了。因為那條梭魚在拼命掙扎着，把我的手臂都拉得痛了，因為掙扎得太快，所以連魚影都看不清楚。

我冒命伸手去拿那三叉的魚杖，想要向釣魚線伸去，一直貫過那條掙扎中的梭魚的頭。可是我沒法子把魚杖向線伸去，因為那條魚左右掙扎着。我想把線從腕上放掉，可是辦不到；我想要用魚杖把線割斷，可是也不能夠。我正在躊躇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時，我的腰部突然朝後撞去。那條魚擊中我的頭盔了！幸虧是擊中銅盔，不是擊中玻璃，我才得以保全生命。

我既疲倦，又受傷，一臂抱住一塊突出的珊瑚石，另外一手拿着魚杖，向前蹣跚去，覺得碰到甚麼障礙，我再接再厲地向梭魚所在地蹣跚去，我漸漸覺得臂與腕恢復原狀了。我用手小心地拉，一直拉到另外一手拉得到線，然

後慢慢地把魚拉到近海底的地方。我把魚杖回魚盤去，身體靠在杖柄上。這條魚再努力掙扎一下，幾乎又把我推倒在地上了。接着那條魚轉過身子，肚子朝天，漂在潮水中。

我乏力地兜回那美麗的轉彎的地方。我找不到通上水面的繩索，也找不到船底的鐵鏈。我當時也無心去找那些東西。我想要回水面去，於是就上去了，我用雙手朝空氣管和接在頭盔上的小繩向上拉。於是我就浮回水面受傷流血的手，還拉着那條死梭魚，魚杖突出在魚頭上。

這是我在海地珊瑚礁附近潛水的第一次遊記。在魚類繁多的淺水礁附近潛水，是釣魚者所能閱歷的最偉大的經驗。鯊魚多得讓你有視無覩；而且除了偶然有兇暴的梭魚以外，事實上是沒有甚麼大危險的！

“喂，我們不是賭錢來的啦！”

轉載判宜





他喃喃地念了一些咒語，然後一邊使勁將籐索一拉，一邊用馬來話說聲『起來』，那條鱷魚馬上浮到水面，發着哀怨的鼻聲，跟他上岸。

土人殺經記 田望中

——Antony Gordon 原著，譯自英國烏木什誌。

一九一一年，我住在英屬北婆羅洲西岸S地，那時到附近各地去旅行。有一次，我在旅中認識一個名叫伊士摩（Ismail）的奇特馬來人。

他的年紀約莫有五十歲，短小精悍，身體非常強壯而活潑；在他那頭灰白蓬鬆的短髮下，一對小黑珠般的眼睛發射着光輝。一些簡陋的土式茅屋在柏達士河（the river Padas）邊的椰樹叢下集合着，造成一個鄉村。他雖是該村的村長，可是他的住宅也

是這麼一間茅屋。在這個美麗如畫的環境中，伊士摩和他的妻兒過着漁夫的窮苦生活。

他捉吃人的鱷魚的妙技是遐邇聞名的；他把這些兇猛的怪物捉上岸後，每每用一種沉着勇敢的態度去馴服它們。據說，這種妙技是祖傳的；伊士摩會念出一種催眠的符咒，使鱷魚完全屈服，受他的指揮。這種妙技的祕訣，是深藏胸中，不可告人的，正如在他祖先的胸中一樣，到適當的時候，才傳授給子孫。

我在傍午時分抵達該村。土人望見我的船靠岸，男女老幼成羣結隊跑來看熱鬧。當我上岸時，伊士摩走近來歡迎我，很有禮貌地請我到他家裏去。他在屋中的地上鋪了一張蓆子請我坐，給我喝一杯清甜可口的椰子汁。後來又用土製的烟草捲了兩根香烟，一根遞給我，另一根自吸，才蹲坐在我跟前，開始把村中的一切消息告訴我。

談到鱷魚的時候，他說他前一年曾應柏達士河沿岸各鄉村的請求，捉了四十餘條大鱷魚上岸，然後殺死；這些怪物的身體，平均都有十六呎長。我聽完這段話，好奇心不禁大發，很想親眼看看他表現妙技的情形。所以我便決定馬上僱用他，到附近的地方去試驗一下。

在距離該地一天航程的南部，有一條叫做拉古旦（Lakutan）的小河，以產鱷魚著名。那邊的鱷魚

兇惡無比，真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附近的居民被它們騷擾得苦不堪言，每年都有許多土人，給這些可怖的猛獸吃掉。

這樣死於非命的人非常之多，土人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他們不去想出一個對付鱷魚的辦法，只是因循苟且，漠不關心，以為這是無可逃避的天命。

後來，犧牲的人命真是太多了，土人才如好夢初醒，決定把這些吃人的東西儘量屠殺，以絕後患。下面我向伊士摩敘述的故事，便是拉古旦河沿岸時常發生的悲劇之一。這樁事情是最近發生的，而且是最悲慘的，使土人忍無可忍，熱血奔騰，立誓復仇。

情形是這樣的。有個十六歲的馬來少女，在光天化日之下給一條大鱷魚攫去。這女孩是獨生女，那天剛跟她母親渡河到對岸去採果實。回來的時候，他們都走上小舟，當小舟尚未離岸時，那少女坐在舟邊洗

洗足。小舟的前部突然搖撼起來，母女未及防備，都跌到水裏去。原來有條大鱷魚潛伏水裏，全身一轉，巨尾一掃，小舟翻覆了。那母親浮到水面時，看見她的獨生女已經沉入水中，在那怪物的饞吻裏掙扎着，不禁大驚，立刻奮不顧身，潛到水裏，拚命拉住她女兒的雙足。可是，唉，一切已經太遲了。鱷魚把它的戰利品越拖越深，那可憐的母親，終於不得不放手了。她這時已經精疲力竭，同時心中悲哀得幾乎發瘋，在水中掙扎了一些工夫，好不容易爬上岸來，她痛苦萬狀地哭泣着，誓把這條鱷魚殺死，一洩胸中的悲憤。那少女的父親沙勒（Saleh）也覺得女兒的仇恨非報不可。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使這位魔術家可以表現他的妙技，同時也可以消除我對他的魔力的懷疑。於是，我以相當的報酬，請伊士摩到拉古旦河去捉這條兇狂的鱷魚。他滿口答應了。

伊士摩居然大功告成！因為在上述慘劇發生不到一星期之後，他已經用鐵鉤和大繩在那少女犧牲生命的地方，捉到一條大鱷魚了。大家都相信這條便是「正兇。」後來得到實證，果然一點也不錯。

伊士摩在捉鱷魚時，的確表現了驚人的妙技。他先殺死一隻雞，掛在一個大鐵鉤上做餌。鐵鉤上縛着十幾條六尺長的釣魚粗繩。這些粗繩是有特殊用途的。當鱷魚把餌吞下去時，它沒有辦法可以把繩兒咬斷；因為如果它想用這種方法脫逃，那些粗繩是會纏住它的牙齒，使它的嘴巴動作困難的。這些粗繩的另一端，則縛在一條堅長的籐索上。當一切都準備好了的時候，伊士摩把掛着魚餌的鐵鉤放進水裏。鱷魚把魚餌吞下去之後，便游到河底去，把籐索慢慢拖進水裏。

伊士摩探明了鱷魚潛伏的地方，可是並不用力

把它硬拖上岸來。他駕着獨木舟，拉住了籐索的一端，就在岸邊獨個兒靜靜地站着，似乎有一籌莫展的樣子。過了一會，他喃喃地念了一些咒語，然後一邊使勁將籐索一拉，一邊用馬來話說聲「起來！」那條鱷魚馬上浮到水面，發着哀怨的鼻聲，跟他上岸。伊士摩返身坦然騎在這個俘虜的背上，隨心所欲地命令它走來走去，毫無驚慌或勉強的樣子；此種舉動足以證明他對馴服這些兇惡魔王的絕對自信力。後來在將執行死刑的時候，那條鱷魚一點沒有抵抗的表示，只是在催眠術的魔力下，帖帖服服地讓伊士摩把它的顎部、脚部、和尾巴緊縛起來。

這樣縛牢之後，伊士摩便把兇犯交給村人去審判。那悲哀的可憐母親，現在歡喜得幾乎發瘋，在兇犯的四週狂舞着，一邊拿起一柄長槍，向空亂揮，一邊咒詛着鱷魚的全族。那條鱷魚似乎曉得犯了重罪，也顯

然猜出將要發生的事情，因為它兀自用一種怪可憐的聲音哼着不停，好像是在求饒似的。可是饒命的哀求是無濟於事的，因為那女人已經不能再等候了，她舉起長槍，用盡全力，向兇犯的心臟直刺過去。接着她的丈夫立刻拿起利劍，加上一刀。其他的村人也在這時擁擠前來，刀槍齊下，了結兇犯的性命。

他們把這條鱷魚的腹部剖開，居然在裏面發見銀手鐲、脚鐲、衣服和毛髮，都是沙勒的女兒生前的東西。此外又發見三年前被吃掉的兩個女人底首飾。

父母看見他們獨生女的遺物，悲憤莫可言狀；鱷魚之死，似乎還不能消除他們胸中的怒氣。那母親拿起一把斧頭，把兇犯的牙齒一根根地斫碎；那父親生了一堆祝火，然後把鱷魚的頭割下，放進火裏煎炙。這個頭顱由鼻尖至頸邊，長三呎餘，看來全身至少也有十五六呎長的。

伊士摩又在拉古旦河裏另外捉了三條鱷魚，都是會吃過村中土人的。他所用的方法與上述的一般無二。後來他更活捉一條，縛在他的小舟後，由拉古旦河口一直拖到我的地方來送我，這更可證明他的勇敢。技術。這條鱷魚很小，全身不過十呎長。伊士摩把它放在沙灘上展覽，跟它開玩笑，弄得此間的村人覺得又驚又樂。後來我用來福槍對準它的心臟開了一槍，結果了它的性命。

蕭伯納爲英王及辛夫人撐腰

(倫敦廿五年十二月九日電) 世界著名文學家蕭伯納，認爲英王愛德華能堅持主張，可與辛博森夫人結婚，因內閣對此事的憲法問題，毫無根據，且不信各自治領反對此次婚姻。因國王倘能與美國女子結婚，以後當也可與屬地女子結婚，所以內閣所稱此項婚姻不能受人民歡迎，實太武斷。蕭最近曾在報端論及愛情問題，其後接到表示贊成的函件甚多，所以認爲世人都贊成國王，內閣實舉措失當。『他們(指內閣)不知辛夫人決不能接受次於王后的地位，因夫人如接受低等地位，必受美國人民的攻擊。至於有人主張國王可以秘密結婚，及必須與郡主結婚，更爲可笑。當世郡主，究竟還有清白的嗎？且辛夫人的血統，爲什麼不及郡主？夫人在本國地位甚高，美國爲民主國家，現在民主政體，已遍及全球，如竟有人希望君權仍能恢復，而民主國家重歸消滅，真是愚不可及了。英國內閣倘不贊成國王婚事，就是妄自尊大，且爲對於美國的侮辱。不知美國駐英大使，將取何種態度，恐將拒絕參加加冕典禮，也未可知。』蕭對於攝政主張，也稱爲愚不可及，至於王室中人反對國王的婚事，如國王堅持結婚，王室中人，當無可如何，但國王如竟遜位，則誠不幸已極。



當你開汽車要進城時，城門外有二十具被處死刑者的屍首，你轉個彎，却又看見一個青年在向一個少女求愛。

西班牙內戰慘景

金安人

西班牙通訊記者 Frank L. Kluckhohn 原著。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紐約泰晤士雜誌。

酷却是一致的。

在某城中，兵士與手中執刀的農民肉搏，正和過去時代一樣。在另一個城中，機關槍唱着噠噠噠噠的死亡之歌，混着斷斷續續來復槍的反應。戰艦與岸上的八吋大礮互轟，戰鬥機不分皂白地亂炸。

這是一種巧妙的現代游擊戰，無論在甚麼地方，

在這西班牙兇暴慘苦的內戰中，最新的戰術與最古的作戰方法混在一起。政府軍與叛軍雙方都沒有甚麼一致的行動，可是其殘

祇要能打死對方的人，不論用甚麼手段都可以。雖說

雙方各有其作戰的基本計劃，不過很不容易看出來

沿山路上，軍隊平臥地上，射擊從山中襲擊他們的伏兵，當敵機亂開機關槍時，就在熱日下遭遇死亡。

在把防禦打破以後，城市是用槍刺佔來的；另外一個城市被礮火與飛機轟炸以後，便有敵軍進城，一面呼

喊着，一面咒罵着。

×

×

×

在那進退不定的前線與後方，死亡是男女都有份的，這並非單單是一個戰爭，這是一個階級鬭爭。據親眼看見俄國革命的觀察者說，西班牙的鬥爭來得更為兇猛。

叛軍在進攻時，每一步都要遇到抵抗。政府軍在城市陷落時，往往逃入深山中，一方面是爲要保全生命，另一方面也是爲了要從安隱地帶狙擊叛軍。所以叛軍往往在攻克一城，佈告安民以後，所謂前線的區域，還是炮火密集。

這似乎是一樁奇怪的事，可是在離開西班牙一小時的地方，猶如從地獄到天堂，這並非誇張的話。戰地新聞記者覺得從來沒有看見這樣瘋狂的戰事。他們對於這內戰中每小時都有的殘殺，覺得痛心。

這真是驚人的事，當你開汽車要進城時，城門外有二十具被處死刑者的屍首，你轉個灣，却又看見一個青年在向一個少女求愛。在彈孔纍纍的戲院中，當敵機在上空威嚇翱翔時，裏邊還在放映電影，這種事真不容易叫人相信。你很平安地把汽車開了四十哩，突然會有子彈飛進車裏來。

這里有一個鬥牛場，在幾星期以前，羣衆擁在這兒看鬥牛者與死亡嬉戲。現在這班羣衆自身在這裏遭遇死亡了。子彈的發射是毫無規律的，先來一彈，接着來了一連串，後來又是一連串。在下午五點鐘，在早晨兩點鐘，在晨光熹微的時候，隨時隨地都有處決死刑的事發生。在巴達曹茲（Badajoz）地方，有四千人被判死。

全西班牙被一種產生恐怖的恐懼所籠罩着。與叛軍表同情者曉得假使戰況改變，政府軍也要這樣

處決他們。某軍官聽說他的弟弟被處決了，便怒不可遏要去打那些殺死他弟弟的人。這類事情，不勝枚舉。

× × ×

兩輛滿載政府軍的汽車向公路上駛去。上車的人看見前面路上有一個手執來復槍的守卒，以為是同伍的人，把車停下，拿出通行證要受檢查，可是等到他們曉得守卒是敵人時，已經太遲了。他們跳出車來就逃。子彈打中他們，他們跌在地上，受了致命重傷。他們請求叛軍快把他們打死。叛軍便說，「那麼說吧，你們軍隊的情形怎樣。」他們喘喘着。

叛軍又說，「你們既然曉得這些，一定還有甚麼旁的消息的，快說出來。」

過了一兩小時，他們死了。他們是內戰的犧牲者，他們分不清前線與後方，分不清男子與女人，分不清戰鬥員或非戰鬥員。

× × ×

這些中世紀的城市，就是最精勁的軍隊，也不容易攻破。這些城市是建造來抵禦古代戰爭的襲擊的；城牆厚二十呎，擋得住大炮的攻擊。就是在雙方作戰開火幾小時以後，要進城往往也得穿過城門才行。

就是這些中世紀城市與村鎮的堡寨，大多也是圓形的建築物，居屋刷粉的後牆向着城外。因此，祇消有一百男女，就可以抵抗精銳隊伍機槍大炮的攻擊幾小時，每個村落都有一番猛烈的抵抗。

從軍事方面看來，西班牙的道路是便於行軍。軍隊的軍輸比較便利。美國人在西班牙所設置的電話，幾乎每個村落都有，這叫雙方的司令部時時刻刻曉得全國的戰況。

× × ×

在叛軍進攻瑪德里，陷落鐵拉瓦拉(Telavera)

時，有一個摩爾兵士聽見電鈴在响，便把電話機拿起來。他聽見有一個聲音說：『是瑪德里軍部在說話。戰況如何了？』那摩爾兵士回答說：『唔，假如你真想曉得的話，我便告訴你吧，我們摩爾兵剛攻陷本城。』那摩爾兵士講好以後，連忙拋下電話機，得意揚揚地跑去告訴同伍的人說，他也曾『打過電話』了。總而言之，消息傳播得非常之快。

雙方的軍隊，都是五花十色，洋洋大觀。單講政府軍方面，是以『馬克斯主義』的軍人為防禦骨幹的。至於進攻計劃，這班男女軍人還沒有受過充分的訓練，有些隊伍是社會主義者，有些是安那其主義者，彼此都想破壞對方，都不聽對方的命令。

有一個政府軍軍人，被叛軍捕獲，判處死刑，叛軍的人問他當兵時的行動如何。

他回答說：『有時候照上峯的命令做；有時候照

我自己的意思做。』他結果被拉去槍斃。

這些義勇隊沒有一定的制服，穿戴各式各樣的衣帽。他們在防守時非常兇猛，要迫他們出戰壕來是不容易的。也許是因為他們曉得投降的人受了甚麼待遇的緣故吧。政府軍方面除了許許多多雜色軍隊以外，還有西班牙五年共和時代所養成的警察隊伍。至於叛軍方面，有三萬西班牙的徵兵，摩爾軍，外國軍隊，與摩洛哥的正規軍。

平時看見這些摩爾軍隊在路上閒步談笑時，看起來似乎沒有受過甚麼訓練，可是他們在作戰時，却是非常鎮靜沉着的。上峯命令，也遵守得非常嚴謹。他們相信，在戰事期間，他們有權可以搶劫。他們認為最可貴的掠奪品是無線電收音機。

× × ×

有一隊阿刺伯士著的摩爾軍，在西班牙軍官的

指揮下，向前進發。有兩隻政府軍的飛機，出現空際，像兩點小黑點一樣，漸飛漸近。

一個軍官發令道：『散開，伏下！』

他們便分散在路旁的橄欖樹後，伏在地上，把槍預備好。那兩隻飛機低飛，把機關槍向下亂掃。摩爾兵士予以還擊。接連打了好幾場，飛機才在遠方消失。

一個軍官喊道：『歸隊！』

他們便謙恭鎮靜地繼續前進。不久他們又要這樣沉着地去應戰了。

至於外國軍隊就兩樣了，其中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都有，甚至也有中國人，可是基本隊伍大多是西班牙的傭兵。這種外國軍隊既頑強又兇惡。當隊伍進攻時，他們便怒髮衝冠地前進，口中喋喋不休，心中充滿戰爭的慾望與對敵軍的痛恨。一發就不易收拾。

摩洛哥的正規軍大多是西班牙人，才智大約相

同，不過缺少團結精神。摩拉（Mola）將軍在北方所統率的徵兵隊伍，缺少訓練，精神最壞。

× × ×

簡單說來，關於軍事行動方面，我們不妨說這是一小隊受過訓練的軍隊，與依仗自然障礙以頑抗的大隊無組織對手的戰爭。

飛機作戰能力之大，在這裏比阿比西尼亞的戰爭尤甚。在革命的初期，政府軍的飛機在阻止摩拉將軍隊伍進犯瑪德里一事上，大有功勞。後來由意大利人和德國人駕駛的意德飛機，叫叛軍得佔優勢。

用飛機運載軍隊過敵人的地帶去打仗，是近來各國軍事專家所時常議論到的事。現在叛軍總司令佛蘭科（Franco）將軍在真實戰爭中實行了。他不但用飛機從摩洛哥運兵到西班牙來，並且也用飛機派軍隊經過政府軍的勢力範圍去援助被困在格

蘭那達 (Granada) 的叛軍。同時又從格蘭那達的工廠中運載炸藥以供軍需。飛機在搖動民心一點，也有很大的效力。

飛機對戰艦就沒有建立過甚麼大功勳了，雖然政府軍的軍艦占姆第一在船塢中時被炸，因此好幾星期不能行駛。叛軍的戰鬥機也有一次與政府軍的戰艦在海中作戰，叫佛蘭科得以從摩洛哥護送一隊兵渡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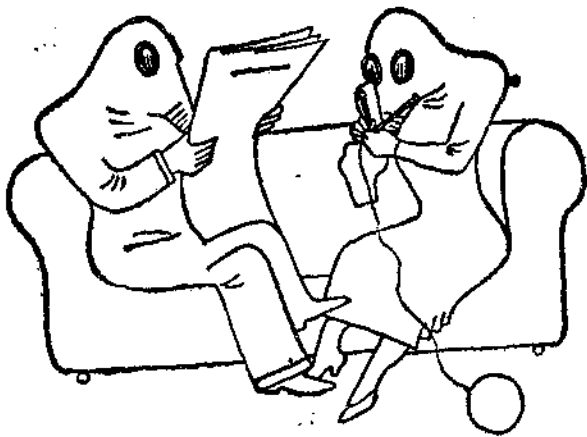
航海術造成不列顛帝國。鐵路造成美洲合衆國飛機將造成未來的世界國。

—— J.B. Haldane ——

別響，約翰先生正在構思一篇關於中國的小說呢。”

華君武作





現在防毒面具的製造家，和發明能制勝一切防毒面具的新瓦斯的科學家，彼此之間，好像正在舉行一種悲劇的賽跑。結果總是發明新毒氣的科學家跑在前面。所以希望利用防毒面具來防備毒氣，那簡直是妄想。

防 毒 面 具

王潛庵

——作者 Frank C. Hanighen 對戰爭軍備問題頗

有研究，著有販賣死亡的商人一書，風行一時。本文

節譯自一九三五年四月號美國新眼界什誌。——

歐洲注意毒瓦斯了。報紙上驚人的標題告訴讀者說，化學實驗室裏，正在製造着一種更可怖的新毒瓦斯。法國的晨報上，英國的倫敦觀察報上，意大利的民報上，充滿了這樣的論戰：一個裝了二十個「伊泊爾特毒氣彈」(Yperite)的敵人飛機，是否能把全城市的人全都窒悶死呢？或者這種消息是不是防毒面具製造者推廣銷路的一種宣傳呢？

關於這個問題，誰也不知底細，可是大家總是往壞的方面着想。人們買防毒面具不過是為萬全罷了。巴黎的人們像新婚的人察看近郊的平房似的，現在正忙着觀察那些氧化的毒氣防禦室；意大利人正在籌劃設立

醫治毒瓦斯的野戰病院所需的經費；倫敦的人士正在閱讀那種講毒瓦斯預防術的小冊子。家庭預算表的新必需費，養生的新法，社會上的新習慣，這一切都在改變那些處於毒瓦斯恐怖下的歐洲人的生活。

日內瓦的萬國紅十字會，對於喚起人民和政府預防毒瓦斯的工作，進行至今，已經有兩年了。自從一九三二年起，萬國紅十字會的機關報，每月出一特刊，記載歐洲各國預防毒瓦斯運動的情形；又把全歐為保護人民受毒瓦斯攻擊而組織的一種「大規模的消極防禦」運動，詳細敘述出來，使人得到深刻的印象。

德國現在正在把四種毒瓦斯的知識，灌輸給人民。一種是「白十字」（這是根據毒瓦斯氣筒上的標識而起的名字，）即是「淚瓦斯」使人痛苦流淚不止，結果可以使視覺失了效用，如果藥力強烈，更可使人流血而死。另外兩種名叫「綠十字」和「藍十字」，這是兩種最普通的「肺瓦斯」——綠氣毒氣和炭氧鹽化物毒氣。防毒面具可以防備這兩種瓦斯對眼睛和呼吸系的傷害。但是要防備「黃十字」毒氣，只有用那種最不便穿着和最不合實用的特種衣服才行。因為這種「黃十字」毒氣，（亦名芥臭液 *Mustard Gas*，又名伊泊爾特 *Yperite*，因為第一次在伊泊爾地方 *Ypres* 放射這種毒氣，故名。）能由皮膚侵進我們身體內，並能透過那種最重的棕黃色的軍服。

為使民衆熟悉這四種毒氣起見，德國有一個公司，把少量的瓦斯（數量很少，不能傷害身體，）用小瓶子裝在一個匣子裏，在市上出售，並且指導顧客們怎樣把這小瓶子裝在玩具的砲中，放射出去。這砲是和裝瓦斯的匣子一同出售的。這樣，我們便能和發出來的烟味接觸，熟悉這種瓦斯的氣味和特徵。法國各城市需要很多

的大警笛，以便在毒瓦斯降臨時警告人民。

在過去幾個月裏，歐洲防毒面具銷路大增。巴黎許多商店的店窗裏，都陳列着這種東西。據紐約泰晤士報的通訊說：「在意大利的京城羅馬，衣服店都替那些陳列衣服用的粉色面龐的假人戴上防毒面具，目的是在幫助政府警告人民：死神是會從天上突然飛來的。」防毒面具普通售十五元美金一個，但是近來因為產量日多，已經減至七元美金一個。

可是防毒面具並不是戴上就能夠預防各式各樣的毒氣的。流亡在巴黎的德國著名科學家克勞茲博士 (Helmut Katz) 曾說：「德國製造了一種新綠氣，有使人『乾死』的效力。他說：『這種毒瓦斯不是防毒面具所能防備的，也不是現在所用的那種解毒物所能救治的，這種毒氣能侵進肺部，和肺中的流質發生作用，使整個肺部充滿着毒血，受難者實際上就等於溺死在自己血液裏。』他又說，這種毒瓦斯比空氣重，所以人在地洞裏避難，更容易受害。」

現在防毒面具的製造家，和發明能制勝一切防毒面具的新瓦斯的科學家，彼此之間，好像正在舉行一種悲劇的賽跑，結果總是發明新毒氣的科學家們跑在前頭。因為各國的軍事機關，如果為保護他們自己的人民起見，允許人家製造出一種能制勝新毒瓦斯的防毒面具，把毒氣藥水配合的仿單，洩露給人家，那麼他們豈不是太不聰明了嗎？所以希望利用防毒面具來防備毒氣，那簡直是妄想。

「毒氣防禦室」在今日的巴黎極為盛行，恰像六個月前大家提倡防毒面具一樣。有一個公司用金屬板

在市場上建造一個能移動的小屋子，裏面有一個供給養氣的器械。屋門一旦關上，據說人們可以在裏面安居八個鐘頭。這個小屋子可以容納十個人，售價是九十元美金。

至於那種能容納好幾百人的毒氣防禦室——地底下的房子和廣大的隧道——仍然是紙上談兵。現在唯一具有這種大規模性質的毒氣防禦室，要算是巴黎的醫院毒氣防禦室了。這種防禦室有兩個，一個在引瓦立德，一個在凡爾賽。在凡爾賽的那個，是中古時代堡壘的地窖改造成的，能容四百人到五百人。

意大利曾經草擬了一個煞費經營的遷移城市人民的計劃，在宣戰的時候，就可以實行起來。計劃是這樣的：凡是那種職業上與城市生活很少發生關係的人們，就送到鄉村——到親戚家去或是住在收容所裏。凡是職業上絕對必需白天在城市裏的人們，只好晚上跑到郊外的房屋裏去避難，躲避毒氣。這種計劃和訓令都製成留聲機片，賣給人民，銷路很好。

關於保護人民，使他們不受毒氣的傷害，法國國防總監達臣將軍（Duchene）的意見是很重要的，他說：『我們將來決不用毒氣防禦室來保護一個大城市的全部居民。……如果從一百人中，我們能救出五十人的生命，那麼我們的勞力便已經得到適當的報酬了。』

這種意見若和那些神經質的人們的意見比較起來，還算不壞，因為那些神經質的人們相信一隊飛機能夠把倫敦和巴黎全部毀滅，這未免精到極點了。所以無怪乎全歐洲的國家都急急忙忙在作種種的準備，以防萬一的危險。



人類越文明便也越知道怎樣用最不仁的方法去
殘殺同類。

文明國的酷刑 默然

——轉譯自巴黎“Crapouillot”——

請把這篇短文細讀一遍吧！這些可怕的事實讀起來真令人觸目驚心。過去有這種現象，今日也不是沒有；去年的意阿戰爭和今年的西班牙內戰，都給世人看見這種殘酷的表演。人類越文明，便也越知道怎樣用最不仁的方法去殘殺同類。——譯者識。

一·英人在印度

一八五七年英國陸軍印籍軍隊的叛變。摘錄自 E. de Valbezen 所作的英人與印人（一八七五年出版。）

〔印籍兵士組成的英國陸軍第五十五聯隊，全部叛變。英當局派尼古生上校的軍隊去圍剿，將之擊散，捕獲印叛兵一百五十人。這些俘虜被押回拍紹阿（Peshawar）——近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譯者註。〕
 處死刑；此判決後來改為每三人中處死一人。〕

六月十日黎明時分，拍紹阿的英籍軍隊及土著軍隊，在廣大的操場上排成隊伍，站滿三邊；空的一邊列着十尊大砲。五十個被判死刑的叛兵，給重重的鐵鍊鎖住，集合在一個角落裏，或站立着，或蹲伏着。雄壯的軍樂，嚴整的軍容，和鮮明的武器，造成一個驚心動魄，慷慨激昂的莊嚴行列。

卡頓旅團長及其隨從到場之後，在場上巡行一週，軍隊鳴砲十響致敬。副官宣讀死刑判決書，行刑手續於焉開始。

英兵把十名俘虜縛在那十尊大砲的砲口上。砲隊司令官將手中的指揮刀向下一指，大砲齊發，在濃烟迷漫中，頭顱，手臂，腿腳及其他可怕的人體支離部分，向空飛舞。觀眾都聞到一股由燒焦的肌肉所發出來的臭味。

大砲一共開了五次；在場的兵士目擊這種殘酷的景象，戰慄不止；中人欲嘔的氣味幾乎把觀眾悶殺。

在這種可怖的酷刑中，那些被繳械的土著兵士默默地站立着，一動也不動。被判死刑的俘虜，差不多都是從容就義，視死如歸的；這種臨死時的英勇沉着的態度，在印人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

一個身體壯健的二十歲土著軍士，用滿不在乎的態度，一邊以手撫摩那尊要轟死他的大砲，一邊說，「大尉大人，不必縛住我。我沒有逃走的念頭。」

〔印度土著酋長拿那於六月二十七日，把孔坡（Cawnpore）的英國衛戍軍趕走，屠殺城中的歐人。幾百歐洲婦孺，被囚於一間平屋裏。後來拿那聽見英軍大隊迫近，遂於七月十三日，把監禁中的婦孺全部殺死或槍斃。〕

已死和臨死的婦女在那個屠獸場裏堆積了一夜。翌晨印兵把屍體拋進附近一口井中。接着便是慘無人道的景象！

前一日沒被兇徒殺死的幼孩，在死屍堆下爬出來，帶着血肉模糊的身體，在井邊像瘋子那樣地亂走亂爬着。拿那派來收拾死屍的僕人，連殺死這些脆弱的東西也覺得麻煩，只爽爽快快地把他們一個個活生生地拋進人肉堆裏。這一次歐人全部死亡，沒有一個倖免逃出。

〔英軍於七月二十五日克復該城，由奈爾上校發出下列的命令：〕

那口堆滿可憐婦孺死屍的井，必須慎重封妥，築成一個墳墓。……婦孺被拿那叛軍屠殺的房屋，不應由死難者的同胞打掃乾淨，或重加油漆。

將軍決命那些被處死刑的叛兵，用舌頭把無辜受難者的每滴血舐淨，然後就死。

等因奉此，副官將死刑判決書宣讀之後，行刑者須將每個劇犯押至婦孺被殺的房屋，命之以舌頭舐淨地板的一部分。你們必須澈底實行這道命令，使每個劇犯都得違背他們宗教的信條，心中苦不堪言。必要時儘可用鞭子痛打。劇犯做完此工作之後，即刻押至附近的斷頭台受刑，萬勿延誤。

二·法人在北非洲

一八三六年後法軍在阿爾及尼亞 (Algeria) 的戰役。摘錄自 Lucien de Montagnac 上校給其叔父、姊妹及朋友的書信集 (一八八五年出版)。

菲立浦村，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五日

……阿刺伯人給基督徒砍頭！這種舉動對阿刺伯人心理上影響之大，是你們料想不到的。他們相信阿刺伯人如果給基督徒砍頭，便不能入天堂。所以，在阿刺伯人的心目中，一個人被砍頭，比死了五十人更可怕。

我久已懂得這個道理，因此經過我手中的阿刺伯人，很少逃得出這種溫和的處置。在我管轄下的好軍人，都受過我的訓示：捉住阿刺伯人，馬上砍頭，切勿生擒，違者必受鞭打的處分。……至於當衆斬首，那是平常的事。

我的好朋友，和阿刺伯人打仗便得用這種方法啦。把十五歲以上的男子全殺死。捕獲婦女兒童的時候，便把他們裝在船上，送到瑪蓋撒羣島 (Marguesas Islands) 或其他地方去監禁。總而言之，殺死一切，不像狗那樣在我們腳下爬的東西。

瑪士加拉，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你在前信中間到我們處置女俘虜的方法。我們留下一小部分為質。其他的拿去換馬匹，或當載重的牲畜拍賣；我們在此國度裏，就是這麼尊重「大自然所創造的人類美麗之花的」。

阿刺伯人有許多很漂亮的、可愛的兒童也不少。這些可憐的孩子真有趣。在我們四個月來的軍事行動裏，有些景象給具着鐵石心腸的人看來，也會覺得不寒而慄。不過我們已經看慣了，無動於中，所表現的態度僅是沉着的冷靜。

摘錄自 Henri Thurot 所作的阿奎因納道與菲律賓人（一九〇〇年出版）

一個在馬尼刺僑居過的英人說了以下的話：

有些美國義勇軍的行爲有如土匪，完全不像兵士。他們每以搜查違禁品和武器爲藉口，搶劫民家，強姦婦女，偷竊珠寶，縱火燒燬鄉村。有些兵士在潘達堪上岸，搜查嫌疑犯。他們燒燬民房及當地的禮拜堂；他們在街上遇見一些迷路的婦女，抱着患天花的孩子逃亡，便把孩子由其母親的臂間強奪過來，拋進火裏取樂。

四·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羣島

摘錄自 Barthelemy de las Casas 神父所作的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羣島的專橫和殘酷 Jacques de Migrode 譯成法文，一五八二年出版於巴黎。

在海地

那些帶着刀槍的西班牙騎兵到處屠殺，行爲之殘酷令人寒心。他們結隊開進市鎮及鄉村，碰見土人便刺，用刀剖腹，將屍體割成碎片，好像在殺羊一樣；幼童，老人，孕婦，和臨盆的女人，也都未能倖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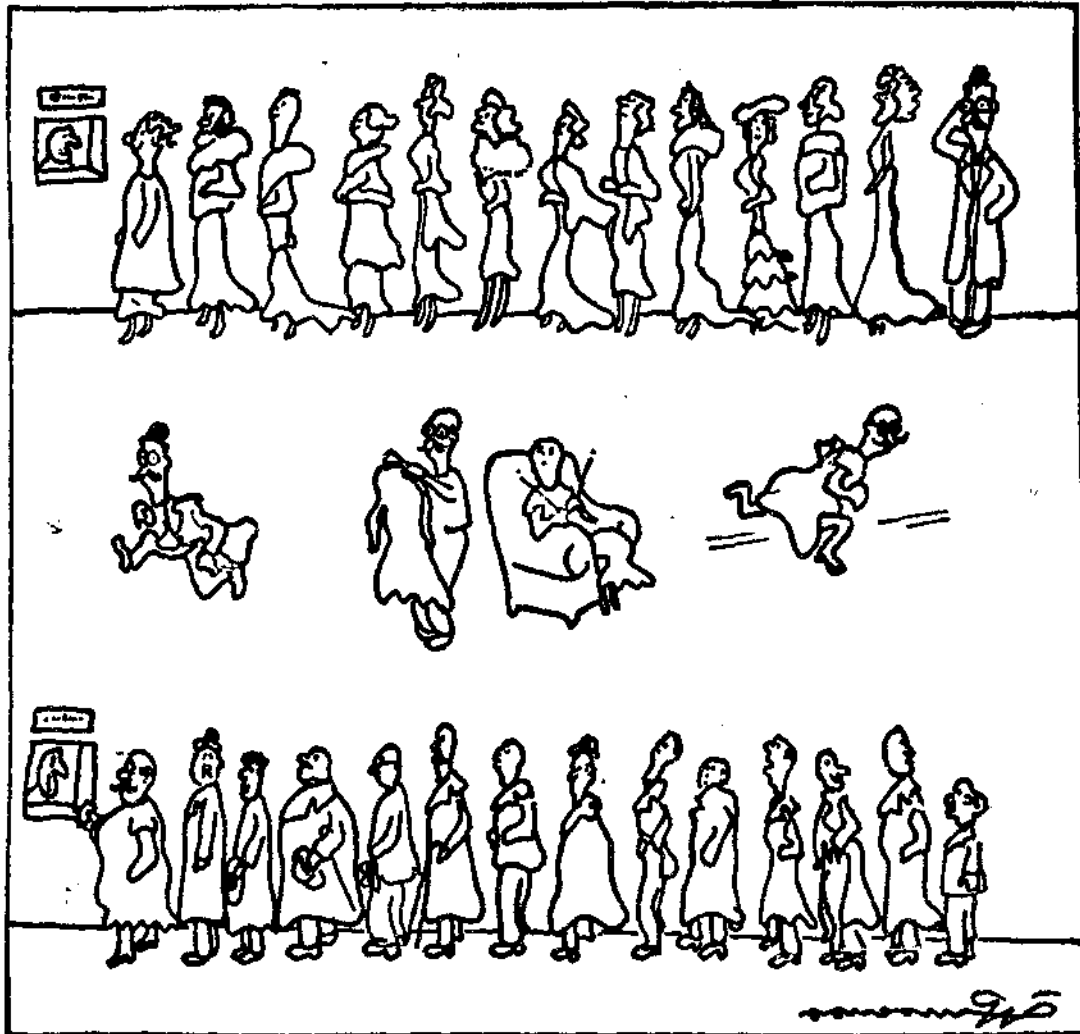
他們用種種方法打賭：例如，誰本事最好，會看準土人腹部正中，一刀剖開；誰的斬頭手法最妙；誰會一刀把五臟一古腦兒挖出來。

他們把孩子由母親的懷中奪過來，捉住兩腿，使孩子的頭顱和石頭撞擊，腦漿四濺而死；有的把孩子拋進河中，以爲消遣。當孩子沉進水裏時，他們總哄笑着說：『放你去超生吧。』

他們更用利刃向婦女小孩的身上猛截。有時裝置一些長絞架，使那些無辜受難者的腳差不多觸着地面；每個絞架懸十三人，據說是以紀念耶穌及其十二門徒的。他們把一切安排停當，然後縱火把那些懸着的人活活燒死。至於那些他們不願殺死的人，他們總是把他們的雙手割到幾乎和臂膀脫離關係，只留下一層皮連繫着，要斷不斷地，然後釋放他們，對他們說，「把這些信件帶去，把你們所受的待遇告訴那些逃入山中的土人。」

“娘兒們先走” (Ladies First)

華君武作





殺人犯偵察隊輒建奇功，手段的巧妙真令局外人驚異不置。他們處置殺人案件，總是用一種硬幹苦幹的精神，很有耐性地去搜集各種有關的證據，直到置正兇於法網之中，然後才在茂林士隊長辦公處裏的一個大封袋上，很得意地寫上「完結」兩字。

捉 殺 人 犯

許以牧

——William J. McElligott 原著。譯自美國“Cue”雜誌。

紐約市警察局的「殺人犯偵察隊」是由一些不怕死的勇士組成的。市中一旦發生殺人的案件，他們便全體出動，分頭去偵察調查，搜尋證據，直到案子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兇犯就逮時，他們才肯罷休。如果殺人犯還是在逃，逍遙於法外，他們便一刻不肯放鬆地工作着，不把案件當做「完結」。所以人家稱他們做「不放手的硬漢」，真是一點也不過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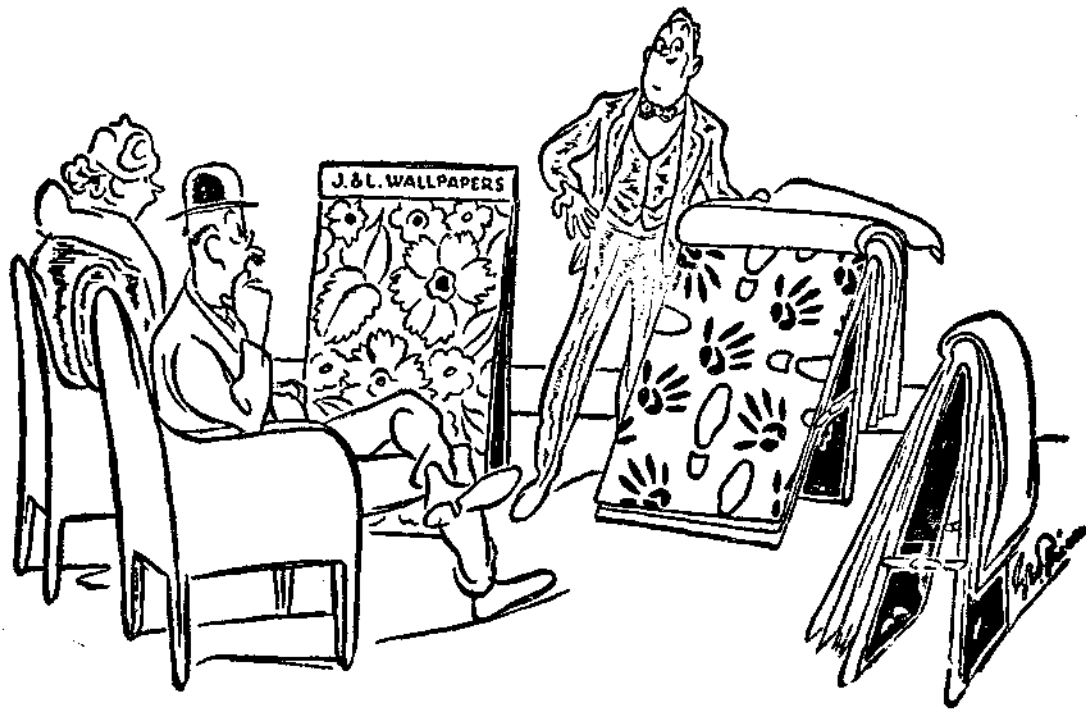
在他們手下辦理的殺人案件，十九是水落石出，圓滿解決的。他們輒建奇功，手段的巧妙，真令局外人驚異不置。他們有時能於命案發生後的數小時內，迅速破案；有時却須多年的工夫。可是無論為期長短，他們總是用一種硬幹苦幹，百折不撓的精神，很有耐性地去搜尋各種有關的證據，直到置正兇於法網之中，然後才在茂林士隊長(Captain Mullins)辦公處裏的一個大封袋上，很得意地寫上「完結」兩字。

也許是茂林士隊長強頑不屈的精神激動了他們吧。他是個愛爾蘭人，藍眼睛，說話的聲調很輕柔，模樣兒一點也不像電影或舞台上所扮裝的偵探。你如果在街上碰到他，一定會當他是商店老板的。可是你只要和他談幾分鐘，便會開始感覺到他的機警，和不怕死的精神；這種特質，就是「殺人犯偵察隊」的特質。

他解決殺人案件的方法是很簡單的，可是成績非常之好。他說，「尋覓線索吧。每個殺人犯都留下線索的。尋到線索之後，便得用腦經了。」他不大注意偵探小說型的破案方法。他說，「我們以指印，發射學，或被捕的惡漢或罪犯之相片集，去解決殺人案件，十九成功。」

滿哈旦「殺人犯偵察隊」的辦公處，是在紐約西區第二十街的警察局裏。隊員計共三十人，日夜總有一部分隊員在辦公處留守，一接到警察總局電報處的警報，便馬上出動。這種警報有時是殺人案件，有時是有發生命案可

“喜歡看偵探小說的朋友最喜用這種壁紙。”



能的打架事件。這三十個隊員是由正式偵探部隊中選拔出來的。他們可說是超等的偵探。一個偵探須表現特殊的才幹，卓識，創造力，和運用第二國語言的能力，才有資格做殺人犯偵察隊的隊員。

他們一接到警報，至少有四個隊員立刻跳上一輛速率極高的汽車，開到出事的地點。他們每人身上都帶着一個特別皮包，內藏顯微鏡，預備貯藏證據的小瓶，量尺，收指印的設備，當場檢驗血漬的藥品，以及其他必需的用具。

每個隊員在暗殺案發生的場所，都負擔着特殊的任務。有的混入羣衆裏，在人聲鼎沸中靜聽隣居的閒話。許多線索是用這方法獲得的。其他隊員則分頭尋覓各種證據，兇器，脚印，甚至一條小繩，都逃不出他們的注意。

警察局的特派攝影師，由各種角度攝拍房屋，場地，傢具，及死屍的照相。這些照相常常是極有價值的，因為在後來審問嫌疑犯時，它們可以給犯人的口供提出正面或反面的證據。有一個案件是以照相解決了的，有個嫌疑犯在審問時說，他坐在另一房間裏，親眼看見死者開槍自殺。可是警察局的照相證明他所坐的地方，絕對看不到死者在房間右隅的情形。他看見那些照相，知道謊話露了破綻，再狡賴下去也沒用處，終於承認自己是正兇了。

警察局攝影師又當場攝取各個證人所供給的證據。各種污漬都經過一番詳細的檢驗。這些超等偵探用一種巧妙的方法，在五秒鐘內便可以斷定污漬是不是人血。如果污漬確是血漬，他們就將之分門別類，保存起來，和嫌疑犯的血液比較。

殺人犯偵察隊員更在出事的場所竭力搜尋一切指印，他們個個是指印專家，知道怎樣用最新式的「硝酸銀」的方法，去盡量搜尋。肉眼看不見的指印，在「硝酸銀」的檢驗下，便清晰地顯露出來了。他們把被殺者指甲中的東西全刮下來，很謹慎地藏在一一個特備的小瓶裏，帶回去由毒藥學專家蓋特勒（Gatler）加以詳細檢驗。如果刮下的碎屑中發見一小塊人類的皮膚，他們便馬上去尋找面孔曾被抓破的人。

一根毛髮往往就是一個線索。蓋特勒博士運用一個強度的顯微鏡，和一架能夠剖析毛髮的精良機器，就能斷定那根毛髮是人的或動物的。他甚至能由毛髮的構造，斷定它是男性的或女性的，或屬於那一國人的。

現代的科學方法，如以「分光景」（譯者按——Spectrum——即用三稜鏡等分散之光所映之色帶）去分析死者身上器官的狀態，探索身上毒質的痕跡等等，也很有助於命案之破獲。可是茂林士隊長領導下的超等偵探所用的，還是那些老方法，甚麼指印啦，發射學啦，照相啦。

例如，我們試舉一個由一張銀行儲蓄領款單而破案的暗殺事件來說吧。有個女人在紐約東區第十九街她的寓所被殺殞命。胸部被兩顆子彈打穿。行兇的手槍不知去向，室內一如常狀，毫無混亂的樣子。殺人犯偵察隊員依例尋覓指印及其他線索，毫無所得。後來他們細心搜查，室內每寸地方都經過一番偵察。他們把靠壁的冰箱移開，終於在那角落裏的厚塵中，發見一張聯合儲蓄銀行的領款單。

這並不是甚麼有價值的線索，可是有個名叫史溫特（Swander）的偵探却小心翼翼地把它保存起來，因為他受過極高深的訓練，往往把無甚價值的東西當做重要的線索。他把那張領款單帶回辦公處，用強度的

顯微鏡加以檢視，發見單上隱約有六個號碼，似乎是儲蓄者的存戶號數。那儲蓄者顯然是使用成冊的領款單，每次領款，才填用一張的。他在寫上一張領款單的存戶號數時，用筆頗重，所以號數的痕跡遂隱約留在下邊那張單上。史溫特得到這個意外線索，馬上跑到聯合儲蓄銀行去調查，結果發見有這儲蓄號數的存戶名叫第馬可 (Dimarco)，存款尚有八千美金。史溫特叫銀行職員停止付款，如果有人前來領取該款，便須立刻通知警局。幾星期後，銀行通知史溫特，說康奈狄克州橋埠的第一國家銀行來電請把該項存款轉匯。史溫特立刻趕到橋埠去，查得那個以存款摺子請求轉匯款項的人，是當地一個皮鞋匠，名叫馬丁尼。史溫特運用他所學到的意大利語言，慢慢跟那個皮鞋匠交結朋友，用種種的藉口在他的鞋店裏盤桓。可是，關於那個被暗殺的女人的事情，馬丁尼一字也沒說出口過。

最後，有一天，一個賊頭賊腦的男人跑進鞋店，跟人家招呼一兩句話之後，就走到地窖裏去。史溫特有點疑心這人便是那個踪跡不明的第馬可。他立刻離開鞋店，暗中請當地警察局派幹員前來幫忙。警察把該屋圍住之後，史溫特就獨自走進地窖。他看見那個嫌疑犯站在一堆煤炭上。那傢伙看見有陌生人進來，馬上抽出一支手槍；史溫特很勇敢而沉着地走近他，跟他毆鬥，結果捉住了他，解除他的兇器。

第馬可被捕之後，矢口不認與暗殺案有關。可是紐約市警察總局發射學部的專家拿他的手槍去詳細研究，澈底證明殺死那女人的子彈就是那支槍裏發出來的。犯人看見證據確鑿，只好把實情和盤托出。法庭在審問之後，宣告他患神經病，終於判決無期徒刑；他現在正住在美國馬特溫監獄受懲戒呢。



壽險公司所建立的保障，和被保險者的聰明巧計，雙方競勝的事實，往往與小說一樣引人入勝。

保 險 騙 子

歐麗沙

——Kenneth Brown Collings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八月美國水星雜誌——

保險公司的鐘思先生被打電話的人煩擾了。「你們的要求未免太過份了，」那個人說。「祇因為我保了十萬元壽險，我不懂你們有什麼權利可以管到我的私事和商業上來。我的身體由你們檢查及格了，而且也付了第一期的保險費。那應該夠了吧。

可是你却差一個人到路邊那店里，問他們我買多少威士忌酒。你問我公寓中開電梯的人，問他說我的妻子不在時我可曾接待女客。你問我的同事我的經濟狀況如何。現在你又厚着臉皮要求我詳細敘述我的私事。你們有什麼權利可以這樣做呢？」

每當你保大筆壽險時，不論你曉不曉得，保險公司當局對你個人的事業，總是作很詳盡的調查。因為保壽險業是建立在平均律上的。保險公司是根據平均律，準備與你的早死打賭。可是他們得堅持他們不能輸掉。

保險調查員的答覆要點是「提防欺詐。」

欺詐不一定是有意的一個酒鬼也許會在壽險

表上說他素來不喝酒，沒有旁的理由，祇是因為不好意思。可是這並不能防止酒縮短他的壽命。或者有一個人說他付得起一筆很高的保險費，可是其實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也不夠付；於是當他破產的時候，那筆大量的保險費也許成爲他自殺的原因了。有情婦的已婚男子，並不是因為要欺詐才嚴守祕密的。可是當一個金髮美人爭風吃醋，把保壽險的男人殺死的時候，倒壽的總是保險公司。

種種的欺瞞都是很重要的，可是在欺詐案中，多半都是預定計劃，有意欺騙的。壽險公司所建立的保障，和被保險者的聰明巧計，雙方競勝的事實，往往與小說一樣引人入勝。

一個尼加拉瓜青年富翁，名叫馬特拉（Altamonte Juan Madera），在紐約保了一百萬元的壽險。其中的條件是倘使因意外而死，保險公司應負賠

償雙倍錢的責任。不久以後，有一次在班娜瓜湖（Lake Managua）一隻汽船上旅行的時候，他突然暈船得很利害，向汽船的欄杆衝去，跌到湖中淹死了。至少在死亡證上是這樣寫的。他的屍身遍撈無着。

於是他的家族就來信要求那一百萬元的保險費，加上意外死亡的賠償費。並且附寄各證人的誓詞，可是這些文件的字有些很像馬特拉自己的手筆。於是這壽險公司便派一個會說西班牙話的偵探到尼加拉瓜去。

他發現馬特拉所乘的汽船是他們自己輪船公司中的，所以那些證人也許是隨便喊來的。那偵探僱了三個熟悉中美森林情況的美國浪人。他們終於把他領到離尼加拉瓜九十英哩的一間木屋。在半夜里，他們突然破扉而入。馬特拉活生生地在裡頭，舉起一隻椅子向進來的人丟去。他所僱用的一個浪人低下

頭去避開椅子，舉起手槍就射。那偵探眼明手快，連忙把手槍擋開，正好沒有射着。他的目的完全是在發現馬特拉還活着。假使那粒子彈打中了馬特拉，保險公司還是要付一百萬元的。

一個壽險公司的職負漢尼 (Healy) 先生，在肺病療養院中欣賞音樂會中的音樂。那些彈奏音樂的都是病人，漢尼先生發現有許多表演者的名字同時也在他公司的保險人名表中。他們按月都有一筆不能工作的賠償費的收入。有許多人在美國各城中保過壽險。他們在身體檢查及格了以後，在可驚的短期間都生起肺病來了。

保險公司多方調查，後來有一個病人自述了。方法是這樣的：病人大約在療養院住了六個月——正好把肺上的傷痕暫時治好。於是他們回到故城去，不提他們到過什麼地方。普通用聽筒檢查胸部是驗

不出初期的肺病或治好的傷痕的。所以他們回去的時候便去保壽險，附帶不能工作時應賠償損失的條件。他們當然完全不承認有過什麼肺病。過了能引起爭論的時期以後，他們便寫信要求不能工作賠償費。於是他們回到同一個療養院里去，一生的收入已經安穩到手了。

這是在壽險欺詐案中所犯的最大欺詐案，在美國大約已經有一百六十件這種欺詐案發生了。這是在保壽險中惟一不靠死亡來欺詐的騙案。

在蒙坦那 (Montana) 地方，一個名叫李查士 (Richards) 的青年，保了五萬元的限期壽險。在到期前十五天的時候，他寫信給保險公司，要求以六千元做他不自殺的代價。他說他窮得要命，說他的妻子和子女都缺衣乏食；又說除非公司當局想要把五萬元全數付出，還是接受他的建議好。他在期限達到以

前幾天以準備一死來賺這一筆錢。

保險公司向來是不和你做這筆交易的，可是這一次他們暗中派一個調查員到李查士的故城去。他發現信上所說的是事實。這調查員召了李查士四位最要好的朋友來，包括他的醫生在內，叫他們誓守秘密。他們答應注意看住他，直到保險期一過，他沒有自殺念頭的時候才離開他。

這四個朋友互相輪流，日夜二十四小時，無時不守住他。他們恐怕他會服毒自殺，所以那醫生也帶着抽肚機不時隨侍左右。

在末了一夜，他們正在玩撲克牌的時候，李查士跑到浴室中去，吞服毒藥。醫生連忙跑出去，到他的車上拿抽肚機來，立刻把李查士肚中的東西全部抽出。他終於活着，感謝他的朋友阻止他自殺。

威佛利 (Waverly) 先生是美國西部小城鎮中

的商人，他有一個料理葬事的朋友名叫海斯 (Hess)，是專管收埋窮人的屍體的。有一天，威佛利到城裏去訪海斯。那天深夜海斯用汽車把他送回去。在過山的時候，汽車突然陷入泥中開不動了——這是海斯所說的——威佛利跳出車來，車傾覆了。幾分鐘後海斯發覺他已經死了。

普通的死訊發表：威佛利也被火葬了。直到火葬過了以後，威佛利太太才寫信要求保險公司償付兩萬兩千五百元的保險費。公司便派了一個調查員去訪問那焚燒屍體的工人。從他所敘述的，那死人的重量與高度和威佛利的重量與高度大不相同。

於是公司便派人注意威佛利太太的信件，不久便發現他的丈夫住在尼勃拉斯卡 (Nebraska) 結果威佛利與海斯雙雙入獄。那火葬掉的屍體當然是窮人的死屍。

保險公司爲什麼不願意和有情婦的已婚男子發生營業上的關係，原因完全在這里。美國費城的盧素(Russell)先生保了十二萬元的壽險，賠償費可以付給他的夫人。他懷疑他的丈夫和女打字員有曖昧的行動。有一天下午，她呼然一聲把她丈夫私人辦公室的門開了，她發現她的丈夫和他的女打字員在做一種不該做的勾當——至少不把門鎖起來是不該做的。她拔出手鎗來，把他們都打死了。

保險公司總得把十二萬元的保險費付出，可是在殺人一方面，法律是不容許殺人犯因犯罪而獲利的。法庭得另外指定一個接受保險費的人。可是在審理此案的時候，有一個陪審員以這女人一時神經錯亂爲根據，而解除她的罪名。既然解除罪名，她便不是殺人犯了，於是她得到那些保險費。

一切壽險都有互相濟助的性質，活着的保險人

都捐錢濟助死的保險。人假使活着的人被欺詐了，他們保壽險的代價一定增高，他們當然不情願因別人的欺詐而出錢。所以保險公司在你保險以前把你調查一遍，在你死的時候又少不了要調查一遍。無論什麼詭計，保險公司都記得的，因爲每種詭計都有人試過好幾次。

美國哈佛大學的種種

基金	美金一萬萬三千萬元
房屋設備	三千萬元
教職員及工人	四千人
教員	一千人
一九三五年學生	七千五百人
一九三五年暑期學校學生	一千五百人
校史	三百年



未來的小說家呀，隨便生在甚麼地方吧，可是不要生在甚麼大宗教的陰影下，別生在帶罪而生的重負下，別生在救贖的劫數中，出去生在流浪的民族中，生在盜賊或生活於光天化日下的快樂的勞動者中，他們是不想到他們的靈魂的。

給未來的小說家 陸茵

——「大地」著者賽珍珠女士原作。節譯自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紐約星期六評論——

我所要給未來小說家的第一個忠告，是叫他很注意出世的地方。他早年的生活經驗，是他一生的小說資料，生錯地方，是他最不幸的事，這種缺憾是無法彌補的。拿我自己來說吧，我是生得很不錯的，可是我還沒懂事，命運之神已經以傳教父母的形式出來作梗了。我生在美國，可是出世了三個月，便被放在菜籃裏帶到中國來了，我不幸生長在偏狹不和的傳教士社團中，我盡我所能，時常逃避到比較和藹可親的農民和街上的人羣中去，這些人普通是被稱為化外人的。我記得小的時候，站在我們所住的村莊山麓的大廟蔭影下，望着容貌慈祥的觀音，忍耐地站在那灰塵滿地的凹室中，覺得她非常可愛。我從舊約中曉得上帝是甚麼樣子的。「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記得我會固執地在我驚慌的小心中說道，「我選你——你容貌這麼慈祥。」

這些神像，農民和街上的人羣，與軍閥一樣，組成我最早的記憶。我們因戰亂逃難，躲在草房中逃命，咬緊牙關準備被殺，饑荒，水災，我們無法救助的臨死災民的哭聲，小村莊的可愛景色，豐收田中的黃金穀，在那無情趣的討厭學堂裏教了幾年書，少年學生的絕望，父母的自殺與慘痛，子女因被時代誤解而精神錯亂，熱烈激昂的青年革命家，慈和貞淑的女人，黑眼珠的美麗少女，我不得不把這些材料寫在書上，因為我沒有旁的可寫。

被用茶籃帶出我的故國，是我一生最大的誤錯——我要奉勸未來的青年小說家，盡力對這一點提出抗議——因為當初我把試寫的論文和小說寄出去，都被退回來了，理由都是說「我們對於中國的事不發生興趣。」我祇能寫中國的事物，而講英語的我國同胞，却不願意看！後來我找到願意出版的人，這是因為他看穿這些中國的題材，看出作者或許不是專重中國人，而是注重人類，把人類的生活寫出來。

「大地」這本書之所以會有人喜歡者，是因為裏邊有人類，這些人類和他們自己相像，像得認得出是人，讀者所以會喜歡這個故事，是因為這故事和別地方的故事也差不多一樣。他們不喜歡中國那一部份。他們不喜歡飢荒與匪患的悲慘生活，他們不喜歡那種對女人的態度，他們反對那種對性問題的坦白自然的態度。我收到過許許多多抗議，不歡喜忿怒，討厭這本書的信，他們所不喜歡的，都是最中國化的地方。

在「大地」出版以後，我所收到的第一封信，是一位傳教士董事會的董事寄來的。這是一封一個人寫給另外一個人的最可怕的信。信中那種沒良心的輕蔑的叱責，我一生一世都不會忘記。那封信控告我犯了不可說出的罪惡，因為我把中國人對婚姻與性慾的自然態度揭露出來。傳教士寫給我的信如雪片飛來，他們差不

多都覺得我是錯了，因為我不會把他們所以爲罪惡與痛苦——我以為是人生——的事置諸不聞不問，「用我的天才去榮耀耶穌基督。」

未來的小小說家呀，隨便生在甚麼地方吧，可是別生在甚麼大宗教的蔭影下，別生在帶罪而生的重負下，別生在救贖的劫數中，出去，去生在流浪的民族中，生在盜賊或生活於光天化日下的快樂的勞働者中，他們是不想到他們的靈魂的。

未來的小小說家呀，別先學別國的語言。我已經鑿成了那大錯。我是先學說中國話的。結果是我在寫中國小說時，盤踞在我腦中的完全是中國話，我寫的時候把它一字一字地翻成英文。我所被稱讚與被責備的都是中國成語，有好幾次我連所寫的英文是好在壞都說不出我曉得我一生對前置詞都要感到麻煩，因爲中國話前置詞很少，而英語却滿是前置詞。所以我奉勸未來的小小說家，要先學他所要寫的語言文字。

未來的小小說家別以爲終身住在一個地方，便可以叫自己在那裏受歡迎。事實正相反。有些病態的敏感的現代中國人，別特是那些出國的，不歡喜我所寫的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在中國，「大地」這本書除了不是中國人寫的以外，沒有人不喜歡這本書。中國時常有人說，「這本書是應該由中國人寫出來的。」

所以，我要對未來的小小說家說，假如他想度舒適的生活，他便該屬於一個地方，並且要寫那地方的生活。不過我想要警告諸位，小說家是沒有甚麼舒適的生活的。他時常會聽到這種時常聽到的控訴，「爲甚麼不用你的文字去榮耀耶穌基督，去榮耀中國，去榮耀美國呢？」——一直是甚麼榮耀。一個真想成個文藝家的小說家，

切切不要用他的才能去榮耀甚麼宗教，甚麼主義，甚麼民族，或甚麼東西。他要把他眼中的人類描寫出來。他不能順從其他任何看到聽見的話，也別忍從甚麼主義，不論是基督教徒，正義，道德，或共產主義者。

也許未來的小說家終於決定還是不做小說家好，那麼他最好還是去做旁的事。我最後要奉勸他，假使他能做別的事，還是做別的好。假使他做不成小說家，便不情願活，那麼就請他滿心快樂地來吧，因為世界上最痛苦的生活在期待他了。他將比誰痛苦十倍，因為他對於外界的打擊，對於每個人的感觸，對於一切東西，一切事物，都非常敏感。別人痛苦一次，他要痛苦一百次，因為他不但從自己的生活中受苦，而且也要從他所創作的人物的生活中受苦。他將看到不可容忍的醜惡，因為他不能不看一切事物。他的天性是觀察，感覺，正像他的天性是要創作一樣。可是他也要看到美好的事物，沒有人能看得像他那樣透澈。沒有人會像他那樣快樂，愛情對於他比太陽的光輝還要大，假使他盡力忠實工作，那麼無論如何，總有人加以賞識的，這種賞識比蜂蜜還要甜。假使各種觸覺都深濃到感到痛苦，這深濃是公平的，因為他的快樂也是深濃的。他的快樂將成爲最大的快樂，那種奇特的，稀有的，不可描摹的快樂，那種把世界握在手中，創造出男人，女人，看他們生活的，上帝的快樂。

伊索式的小寓言

人凝望着獅子說：『多麼偉大的動物啊！多麼兇猛，多麼強壯啊！難怪各種動物想到他就不寒而慄；難怪衆動物都公認他是萬獸之王。』『這該死的跳蚤！』獅子一邊叫着，一邊徒然想把那討厭的小傢伙趕開。——敦倫星期快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粉筆生涯

School House in the Foothills

黃嘉音

——Fila Enslow 原著 一九三五年紐約 Simon & Schuster 書局出版——

本書的原著者是一位年華二十五的美國女教員。她被政府派到偏僻的山地教書，目覩文化低落的貧窮區域的苦況。她在那裏吃盡苦頭，竭力整理當地教育，結果總算獲得相當的成就。她在本書中把她辦教育的情況繪聲繪影地寫出，甜苦辣，應有盡有。該書一部份曾刊載星期六晚郵中，引起美國大部讀者的注意。全書讀來充滿人穎情趣，甚有價值。——嘉音註

得委任狀

當我到山陰 (Shady Cove) 地方去教書時，我不曉得我是來幹甚麼的。我原來的心願祇是想結婚，組織一個好好的家庭，可是却到這裏來參加政治，傳教，衛生，醫學，打架這種工作，真非我這弱女子始料所及。

我曉得前一年的冬季，有過五位教員到山陰地方來教過書，有幾個祇教幾天。所以當我接到委任狀時，我心中嚇了一跳。可是州督學却告訴我，是因為看見我工作的效率與交際手腕的高妙，才派我去的。那間學校的聲譽一向就壞，那地方社會的聲譽更不行了。這是一個獲取教員新榮譽的好機會。我終於接受了。

我家裏的人聽見這個消息，都害怕了。他們記起了從山陰傳來的閒話：「水桶裏的死蛇……在學校裏鞭打教員……用石頭打破窗戶……教員把學生關夜學，學生的母親跑去打教員的臉。」這是一間野蠻的學校，我這五呎四吋高，重量一百零五磅的愛好和平的女子到那邊去，樂觀的成份是不多的。

那時正是一九三〇年，不景氣的浪潮遍佈全美。山中有幾百家煤礦都停工了；其餘的大多每星期祇做一兩天工。可怖的貧窮跟着來了，這些高傲的山居者現在不能自食其力了，有的竟接受慈善家的施捨，成爲一種習慣。

開學典禮

開學那天早晨，我猜想一定有許多家長出席的，果然不出所料。我父親是附近火車分站站長，所以有許多人一看就認識我是誰了；他們曉得我們家裏佈置得很整潔；屋裏還有浴室——山陰地方有種傳說，說我們天

天洗澡的；這些都是家境富裕的證據。我是講好七點鐘要到的，我到時已經有一羣人散立在山坡上了，男人聚在一起講話，母親們抱着嬰孩，趕她們的小孩去進學校，牙齒脫落了的老人家在講閒話。每個人都睜開眼睛向我審量着。這時我真像一隻老鼠被迫走過貓羣中啊。

學校的房子簡直一場糊塗。每片玻璃都打碎了，有些窗戶也破了。因為這些山中的小孩，沒有甚麼遊戲好玩，所以籍丟石子練力。裏邊更糟了。椅上，桌上，地板，都蓋着一層灰塵，碎玻璃，樹枝，和石頭；連鳥兒都在裏面築巢了。我順手把樹枝和石頭掃開，便搖鈴開會。

他們都慢慢地，莊嚴地走進來，擠在長檯上，坐在窗架上，蹲在地板上。有一個女人附耳對我說，「那邊那位平頭兄是傳教的，你要禱告請他好了。」可是我已經決意要自己禱告了。我站在那隻破桌旁，問那些小孩，看他們會唱甚麼歌，可是沒有人回答；他們祇是呆呆地坐着。我四面一看，心中想道，「啊，我祇要能把這些幽閉着的靈魂打開，那就好了！」可是還是沒有人回答。最後平頭兄終於鼓起勇氣來問了，「你會唱美國歌嗎？這好像是一首很好的校歌。」我說，「不錯。」於是我便獨唱美國歌了，因為沒有人幫我唱。

唱完了以後，我讀一章聖經。接着我做了一樁革命的事了。我說，「我們來禱告。」平頭兄咳了一下，可是我不睬他。我不但有話要對天上的上帝說，我也有話要給這些地上的聽衆聽。在我的禱文中，我把學校成功的一部份責任，擺在家長身上。我希望大家都為山陰的好處而表現一種合作的精神。有幾個人跟我喊「阿們！」可是禱告完畢以後，大家還是用緊張的態度朝我直望着。不過我曉得他們對我已經有一點印象了。

於是我說，「我要把我的計劃告訴你們，看你們有甚麼意見。」我提到學校與社會的關係，我說國民應該幫助教員，把學校造成社交生活與改良社會的中心。我告訴他們說，我做教員不願訴諸武力，其實我也不能訴諸武力的。我說這學校應該用慈愛與公正來管理的。接着我請他們發表意見。好一會大家都寂然不响。於是裝出笑容，轉向女賓說，「請你們女賓發表一點意見好嗎？」停了好一會，才有人慢慢地站起來。

她說，「我從來沒在公衆面前說過話，不過我要告訴你，我的幾個小孩時常和教員吵鬧。教員也時常責打他們。我想大概是因為從前的教員不懂事。你好像有另外一種教授法。我的小孩真壞，你得打他們，我歡迎你打他們，我並不是不希望他們出人頭地的。」

彪 形 大 漢

開學一星期了，我還沒打過一個學生，社會上的人都在搖頭了，因為他們是深信「不打學不會」的道理的。有些頑皮學生，把被罰的次數記下來。有一個計算起來該被笞一百零十下，在同學眼中，大有英雄好漢的氣概。可是這時我已經不得不施行鞭打了。假如山陰地方有報紙，這新聞一定被登在第一頁的。

有一天，一個重約一百八十磅，身長六呎的漂亮傢伙來入學，說他是新生，名字叫弗洛伊哈底遜，年二十四歲。有人警告我，說他是來搗蛋的，他以前是驅逐教員的領袖。他最喜歡幹的拿手玩意兒是在學校上課時，把一隻動物屍首從窗口丟進來。在十幾歲時，他曾因竊盜罪被送進改良所。他進來時手執棍子，像打棒球的巨棒一

樣，走一步就在地板上重重地敲一下。他在座位上伸手展腳，竊竊私語，話講得很響，總而言之，是一個搗亂份子。在頭三天中，我真是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這巨漢是不容易馴服的。老實講，我也有點怕他。在無法可施中，我祇好漠然置之，甚至隨他在桌子上抽煙。容忍過那週末之後，我曉得非想點辦法不可了。我在別個學生面前失面子了；家家戶戶都在議論紛紛，我決意要顯顯顏色給他看。

弗洛伊自己給我一個教訓他的機會。我把一些玩具貨車的車輪，給小孩們滾籐子玩。有一天早晨，我看見弗洛伊把一個男孩的車輪搶掉，丟下山坡去。這使我怒不可遏了。我覺得臉上熱烘烘地，可是我保持一種和平的聲調說：「去把那車輪拿回來！」他圓睜着眼睛望着我，明明不敢相信我會對他說這種話的。過一會，我又用沉靜的聲調說：「我向來是不叫學生做甚麼事的。」他又向我凝望了一會，然後把臉寬弛下來，說：「這次我要把它拿回來，不過以後我不這麼幹了。」

我說：「謝謝。不過因為你行動不軌，你回來時不妨帶一條大鞭子來。」

這時大家都停止遊戲了，學生都遠遠地站着看。最後弗洛伊把鞭和車輪拿來了，把車輪扔在地上。我說：「不能這樣，把車輪還給李慈。」他臉漲紅了，這是叫他失面子的事情。可是他終於蹲下去，把車輪拾起，還給那男孩。我又說：「把鞭子給我，到裏邊來。」

他向四週橫目一看，跟我走了。我把門關上，說：「弗洛伊，我並不是那麼笨，以為你不讓我打，我也有法子打你。你人比我大兩倍，力氣比我多四倍。可是現在我要打你了，因為你已經夠男子漢，應該曉得你做錯事，也夠男

子漢可以接受責罰。」

他從來沒有聽見這種說法。他完全屈服了。他眼睛望着地板，再也不是一個彪形大漢，而是一位難爲情的大小孩了。最後他含糊糊地說，「我想我做錯了，可是我再也不這麼幹了。」弗洛伊會說這種話，可說英勇已極，我心軟下來了；可是心中的教員身份我不能放鬆。我在他的背上和腳上重重地打，直到手打痠了，才道說，「這樣夠了。現在你可以去了。」後來我聽說他把傷痕指給人家看，表示他吃得住的意思。這件事叫全山陰的人都着了電了。我不打稚弱的小學生，偏揀彪形大漢來打，我獲勝了。

改邪歸正

從那時以後，弗洛伊再也不搗亂了。他低心下首用心讀書，成績也很不錯。有一天星期三下午，別個學生都回去了，他還坐在位子上。我問他是否有話跟我說。

他懶洋洋地說，「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我想今晚要是你去赴祈禱會，我想陪你回家。」

我躊躇着。弗洛伊對於女人的聲譽一向不好，在那黑夜道中與他同行，是很危險的事。後來我想他既然真悔過，想要改邪歸正，我是該幫助他的。我終於答應了。

家裏的人聽說是他要陪我走，也都驚異不置。可是那天晚上回家時，弗洛伊始終很恭敬地在我身邊走，全是一個質樸的君子。到我家門口時，他用手摸着帽緣，說了幾句有禮的道別話，說，「愛拉小姐，晚安。」於是一

個人轉身去走那四哩路的回家長程。

弗洛伊就學四月，幾乎可以說完全是一位模範學生。可是他後來受煤谷中一位年紀比他大一半的半老徐娘的誘惑，和她結婚，就住在採煤區的一片小屋中。他在那裏和鄰人爭吵了。有一天早晨，我到學校時，有人告訴我一個可怖的消息：「弗洛伊哈庇遜死了。他被仇人用手槍打去半個腦袋。」

慘淡經營

開頭我有三十八個學生。我曉得山陰這地方還有許多該進學校的孩子。我用種種手段去勸導家長，叫小孩來入學。在第二個月還沒完時，我已經有七十個學生了。根據州法的規定，我可以多請一個教員來幫忙，所以我便另外請一位。三個月後，學生數目增加到一百零十人，我又另外請一個教員了。在第二年八月開學時，我們的小木屋已經變成一間三棟房子了。在第四年的冬天時，學生數目達到一百五十八，比開頭增加將及四倍。學生有的年紀大到二十六歲，有的三十二歲，三十四歲，有一年冬天，一位六十四歲的老太婆來學習讀書寫字了。

這時不景氣正達到高潮，我祇好爲些貧苦的學生努力請命。我得去替他們求乞衣服，鞋子和魚肝油。學生的家長不但沒錢替子女買教科書，連鉛筆或每本五分的拍紙簿都買不起。

我們在把房子築好，設備換新以後，州政府所供給的錢已經用完了。我們得自己建造運動場和購買運動器械，設置旗杆和國旗。我想我們還需要一架鋼琴，不過我也曉得非得自己想法子弄錢不可。最後我終於買了

一架七十塊錢的舊鋼琴，算是我自己欠賬。經過四年的苦鬥，我終於付了三十塊錢了。其中有一部份的錢是這樣來的。我叫學生每人帶一顆雞蛋或一粒山薯到學校裏來，我再把那些東西帶到城裏去賣。有時候我們也開游藝會，入場券每張賣一角。可是到一九三二年以後，連游藝會也開不成功了，因為大家都沒錢。我們有時候甚至付五角錢債，表示我們正在想法子要付清。

同時我把學校造成社交中心。我組織「母親會」、「男孩俱樂部」、「女孩俱樂部」。我也開縫紉班。我搜集關於家庭經濟，烹調，醃藏法，保養兒童的書籍。我們研究食物與園藝，幫助他們去除害蟲。在父親會中，我們研究農林市場，簡便勞作法等。有一次，我甚至和他們討論教育問題。我們每星期四夜開學校游藝會，在開會的幾小時中，大家都歡娛快樂，暫時把貧窮忘了。開會時，大家普通都很規矩的。

社會慈母

在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間，山陰地方所受的不景氣最爲利害。那年冬天，有些男孩除了一條破外褲以外，沒有一絲衣服，有些女孩祇有一條單薄的棉布衣，沒有鞋也沒有襪。兒童在早晨入學時，沒吃早餐，赤腳走過冰雪滿途的地上；到後來有些小孩吃不消了，就有十幾個輟學。最後由朋友幸福會的協助，我們使每天中午在學校裏奉送熱餐。有些母親因爲肚子餓，假裝要問我事情，乘機嘗一口湯，情形十分可憐，我實在沒法子責備她們。這時候山中的教員，大多用她們拮据的薪金，來做救濟窮人的善舉。所以有些教員就住在學校裏，因爲她們

付不出宿費。有一位青年女教員，把自己的衣服改小，給赤裸的學生穿，結果自己祇好穿外褲上課了。

我向朋友捐舊衣服。女學生把捐來的衣服改造；男學生修理學校的房子，建造運動場，在學校與城鎮間，鑿造一條石子路。要是沒有事情做時，男人便去伐木來做窗門，或是給病人或跛子用。

勤 苦 學 生

我對學生的健康，十分注意。有一次，有一位最聰明的學生，名叫約翰美里斯，患盲腸炎了。他年祇十五歲，可是已經有六呎高。他不但是位好學生，同時也掙錢補助家用。他父親患病，家中共有九口。無論如何是不能隨他死去的。我趕緊去請醫生來，徵得他家長的同意，施行手術，兩星期後，幸虧病全好了。

約翰病好時，又充滿着決心，奮勇工作。他把三年的書在兩年中念完，然後進高級中學去。他在晨曦前起牀，早餐前在田中做一小時工，走三哩路去乘車入學，晚餐後又在田中工作，或在書本上用功。可是他在學校裏成績都是甲乙等的。整個冬天，他入學時所穿的衣服是一條褲子，一雙鞋子，一件汗衫；沒有內衣，沒有襪子，沒有外衣，也沒有大衣。

這時我發覺學生中有許多患扁桃腺炎，應該施行外科手術。我們便去請醫生免費捐助手術。結果得到十五個免費的。我起初沒料到有那麼多父母肯讓小孩去開刀，想不到竟有二十三個答應。我們後來沒法子想，祇好選出十五個病况較重的來開刀。結果成績幸虧非常完美。要是不幸有一兩個因此發生意外，恐怕以後山陰

地方沒人肯讓小孩去割扁桃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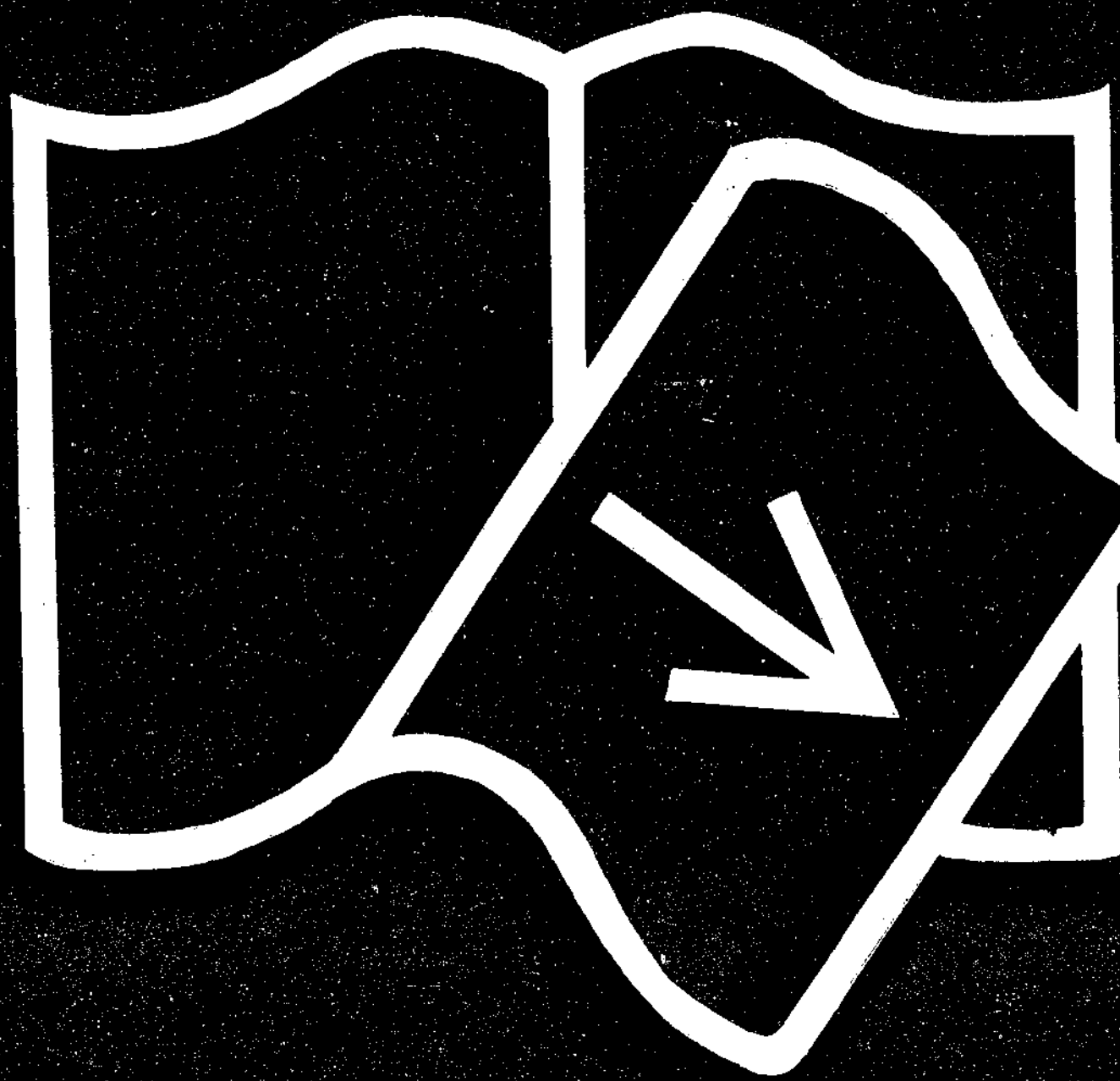
紅髮玩偶

亨利克文是山陰地方一個最正直的好人，可是窮得要命。有一天早晨，他差人來請我去。那個人說：「他的小女孩美利亞手砍斷了，他們要你去一去，也要請一個醫生同去。」我便跟台霧醫生一起趕去。原來有四個小孩在劈柴，七歲的美利亞幫他們忙。有一個男孩的斧頭把她的大姆指和食指幾乎砍斷，其餘的手指也受重傷。我希望能把這一家的窮苦情形描繪出來。那屋子祇有一間房間，房裏有一張牀和兩隻椅子，有一隻椅子缺右靠臂，搖動的椅腳也脫落一面，因此用繩子懸在天花板上。美利亞就坐在那隻椅子上，因為手痛，哭了兩小時，喉嚨都哭啞了；她的父親和母親輪流握住她將斷的手指。

我生火，把水熱起來。那小孩又痛又怕，呼叫暴跳，無法可制。我便對她說：「聽吧，好孩子，醫生要你手好，祇好叫你手痛了。要是你不安靜下來，你手是不會好的。你想吧，你想世界上你最喜歡的東西是甚麼，如果你保持安靜，我就去買那東西給你。」

她想一會兒，就咽泣着說：「噢，安斯羅小姐，我要一個洋囡囡！」

我便答應說：「我要給你的。」我曉得本地的人祇用玻璃瓶、洋鐵罐當玩偶，從來沒有一個真洋囡囡的。美利亞右手拉着懸椅的繩，左手向醫生舉着。她還在啜泣着，可是情願為一個洋囡囡而受盡各樣的痛苦。她又帶



原件短缺